

刻彭氏雜說引

余性耽子史每讀經則倦讀子  
史則終夜驅口耳從之不少休  
間質之今人人士今人人士鮮不然  
者固知雅音難調艷音易入其



大較狀也性耽成癖雅不欲拂  
余好剽日以子史為常業業之  
既久動盈篋笥而汗漫無紀旋  
復散太每私心懊悔焉歲甲申  
盡舉管時舊見整刷之得卷若

干而翻閱愈煩錯雜愈甚乃創  
為門類彙括諸節抄諸節抄稍  
稍就緒一舉手犁然辨也夫門  
類與作者大義奚啻什伯余為  
此姑以僂翻閱而世或執作者



大義以罪彭伯子嗟嗟伯子其  
無辭矣如避罪豕之誚而希冀  
於逐臭者之知我夫何敢夫何  
敢余是以長笑於大方之家  
萬曆辛卯秋七月朔日

楚黃亭州伯錢甫彭好古書





彭氏類編雜說總目

楚黃亭州熙陽子彭氏伯錢甫輯

天道類

地道類

君道類

臣道類

士道類

人道類

道學類

執學類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經學類

史學類

吏部類

戶部類

禮部類

兵部類

刑部類

工部類

右類凡十六條

彭氏類編雜說總目錄終

彭氏雜說目錄

一卷

天道類

造化

地道類

形勢

君臣類

君臣

君道類

君道

治道

順治

國勢

世變



民風	法制	教令	賞罰	君量
聽諫	聽謀	辨奸	聽讒	用智
壅蔽	君權	御臣	愛民	懷舊
惜費	崇儉			

二卷

臣道類	進諫	荐賢	舉劾	掩蔽
聞望	折衝	吏治	用黨	
士道類	慎言	謹行	處已	改過

廉節	高尚	遭遇	出處	躁進
奔競	鍊木	用木	歛木	炫木
敦本	慎与	尚友	散譽	取言
嫉邪	制奸	禁攻	寢兵	嵬行
任俠				

三卷

人道類	養生	達化	物化	玩物	嗜好
自用	自適	自信	自知	自愛	自下
	自是	自恃	見大	務大	



辨惑	執要	真情	機心	識微
事機	見機	慎密	過計	受命
輕勢	居功	尚勇	兢力	

四卷

人道類下

順事	擾事	去弊	責實	好名
徇迹	傳言	泥古	趨時	達變
兩全	惜時	謹微	禍福	盛衰
恩怨	施受	憂喜	利害	義利
公私	毀譽	謗義	愛憎	語默

五卷

道學類

順逆	真偽	華實	巧拙	輕重
常異	時勢	感慨	人情	物理
聖賢	禪繼	人物	異端	術數
非相				

論道	傳道	見道	論性	論心
論學	求師	養氣	全神	習染
制欲				

藝學類

論文

經學類

經學

史學類

史學

六卷

吏部類

用人

養木

求十

禮士

知人

任人

器使

取節

考功

資格

汰冗

名器

戶部類

才賦

井田

禮部類

名分

論禮

論樂

兵部類

任將

制敵

御兵

論兵

刑部類

刑法

工部類

役民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目錄

七



新刻彭氏類編雜說卷之一

伯子伯錢甫彭好古 編

季子季錢甫彭遵古 閱

門人 吳時集

吳勉學 校

天道類

造化

天地一元為十二萬九千六百年元分為十二會會分為三十運運分為十二世世分為三十季季分為十二月月分為二氣氣分為三候候分為五日日分為十二時積四





千三百二十時三百六十日為七十二候則天地之真觀  
日月之真明寒暑之代謝生物之終始又孰有外焉者乎  
耕野子

辰角見而雨畢天根見而水涸本見而草木節解駟見而  
隕霜火見而清風戒寒 國語

天其運乎地其處乎日月其爭於所乎孰主張是孰綱維  
是孰居無事推而行是意者其有機緘而不得已耶意者  
其運轉而不能自止耶雲者為雨乎雨者為雲乎孰隆施  
是孰居無事淫樂而勸是風起北方一鹵一東有上彷徨  
孰噓吸是孰居無事而披拂是 莊子天運

有時者氣彼非氣者未嘗有晝夜有方者形彼非形者未  
嘗有南北何謂非氣氣之所自生者如搖籬得風彼未搖  
時非風之氣彼已搖時即名為氣何謂非形形之所自生  
者如鑛木得火彼未鑛時非火之形彼已鑛時即名為形  
閔尹子

寒暑溫涼之變如瓦石之類置之火即熱置之水即寒呵  
之即溫吹之即涼特因外物有去有來而彼瓦石實無去  
來譬如水中之影有去有來所謂水者實無去來 俱閔  
尹子二柱篇

日月有合璧之元死生有循環之端定合璧之元者知薄



蝕之交有時達循環之端者知死生之會有期是故月之掩日而光昏月度而日耀日之對月而明奪違對而月朗是故死之換生而魂化死過而生來生之忘死而識空生忘而死見然則月之明由日之照也死之見由生之知也非照而月之不明矣非知而死之不見矣且薄蝕之交不能傷日月之體死生之會不能變至人之神體不傷故日月無薄蝕之憂神不變故至人無死生之恐

玄真子唐

張志和

天之行聖人以曆紀之天之象聖人以器驗之天之數聖人以筭窳之天之理聖人以易究之

郁離子

孔子東遊見兩小兒詰問其故一兒曰我以日始出時去人近而日中時遠也一兒曰日初出遠而日中時近也一兒曰日初出大如車蓋及日中則如盤盂此不為遠者小而近者大乎一兒曰日初出則滄滄涼涼及其日中如擘湯此不為近者熱而遠者涼乎孔子不厭決兩小兒笑曰孰為汝多知乎

列子湯問



地道類

形勢

今夫富人必居四通五達之都使其財布出於天下然後  
可以收天下之利有小丈夫者得一金櫝而藏諸家拒戶  
而守之嗚呼是求不失也非求富也大盜至劫而取之又  
焉知其果不失也 老泉項籍

國立中央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君臣類

君臣

天道圓地道方聖王法之以立上下主執圜臣處方方圜  
不易其國乃昌 呂氏

君道知人臣術知事 鶡冠子

上無為也下亦無為也是下與上同德下與上同德則不  
臣下有為也上亦有為也是上與下同道上與下同道則  
不主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為天下用此不易之  
道也 莊天道

害身而利國臣弗為也害國而利臣君不行也臣之情害



身無利君之情害國無親君臣也者以計言者也

韓非

子歸邪

聖主之治也其猶造父之御駟馬也齊鞞于轡術之際而急緩於脣吻之和正度于腦臆之中而執節于掌握之間內得於中心外合於馬志是故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取道至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是故權勢者人主之車輿也大臣者人主之駟馬也體離車輿之安手失駟馬之心而能不危者古今未有也是故御馬不調王良不足以取道君臣不和唐虞不足以為治也執術而御之則管晏之治盡矣明分以示之則驕驕之奸止矣

淮南子主術

訓政文子

晉平公問政於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其君之力乎其臣之力乎叔向曰管仲善制割隰明善削縫賓胥無善純緣君舉而服之亦其臣之力也師曠侍曰凡為人臣者猶庖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者壤地也臣者草木也必壤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也臣何力之有

韓非子說難二

景公畋於署梁十有八日而不返晏子自國往見曰國人皆以君為安野而不安國好獸而惡民母乃不可乎公曰何哉吾為夫婦訟獄之不正乎則泰士子牛存矣為社稷



宗廟之不享乎則泰祝子游存矣為諸侯賓客莫之應乎則行人子羽存矣為田野之不辟倉庫之不實則申田存焉為國家之有餘不足聘乎則吾子存矣寡人之有五子猶心之有四肢心有四肢故心得佚焉今寡人有五子故寡人得佚焉豈不可哉晏子對曰今四肢無心十有八日不亦久乎

晏子春秋

君道類

君道

且夫人之子未有不肖其親者麟之子不問知其為肉角矣鳳之子不問知其為九苞矣天子者天之子也是故肖天

時論

人臣之祿受之於君故不可不報君人君之奉取之於民故不可不愛民

范祖禹

人莫不有恃人臣恃陛下之命故能役使小民恃陛下之法故能勝伏強暴至於人主所恃者誰與詩曰予臨兆民凜乎若朽索之馭六馬言天下莫危於人主也聚則為君



臣散則爲仇讐聚散之間不容毫髮由此觀之人主之所恃者人心而已

王荆公

月者群陰之宰也月望則蚌蛤實月晦則蚌蛤虛月形乎天而群陰化乎淵聖人形德乎已而四方盡歸乎仁

呂氏

萬物備而爲人一物未体非人也萬民合而爲君一民不歸吾仁非君也

胡子知言

夫流於海者行之旬月見似人者喜矣及其期年見所嘗見物於中國者喜矣夫去人滋久而思人滋深亂世之民其去聖王亦久矣其願見之日夜無間故聖人之欲憂黔

首者不可不務也

呂氏

經年旱忽雨幸雨者如蹙國而見父兄月旱且雨如孤寡而遇故人若日一雨人共疾惡之如寇仇矣夏日集陽萬物銷鑠冬分其餘曝者熙和固知仁不可流義不可勝仁流則溺義勝則決

何之子

鳴鳩之哺子也旦則自上而下暮則自下而上欲其均也

誠齋

一人所以能敵萬人者非弓刀之技蓋威之至也一人所以能悅萬人者非言笑之惠蓋和之至也

譚子

昭公奔國走齊景公問曰君何奔國之蚤乎對曰吾少之



時人多愛我者吾体不能親人多諫我者吾志不能用內  
無拂而外無輔諂我者甚衆猶之秋蓬也孤其根而美  
枝葉秋風一至根且拔矣景公辨其言以語晏子晏子對  
曰不然夫愚者多晦不肖者自賢溺者不問墜迷者不問  
塗溺且迷而後問譬之臨難而遽鑄兵噎而遽掘井雖速  
無及

晏子春秋

正醢黃蚋聚之有酸徒水則必不可以狸致鼠以冰致蠅  
雖工不能以茹魚去蠅蠅愈至以致之之道去之也  
文王晝卧夢人登城而呼已曰我東北馭之槁骨也速以  
王奠我文王曰諾覺召車視之信有焉文王曰速以王禮

呂氏

塋之吏請以五大夫文王曰吾夢中已許之矣士民聞之  
曰君以夢之故不倍槁骨况於生人乎

賈誼新書

紂作桎數千視諸侯之不諂已者杖而桎之文王桎桎于  
羨里七年而後得免及武王克殷令投桎桎於河民輸桎  
者以手撤之弗敢墜也跪之入水弗敢投也曰昔者文王  
常擁此故愛思文王猶敬其桎况守其法教乎

賈誼新

書

昔楚子伐蕭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之士皆  
如挾纊德宗在奉天遣人謀賊寒而請袴求不能得憫然  
而遣之士亦竟為之用夫二君於艱難之中而用人不能



以實惠及之而徒空言悅之人亦不得其實惠而感悅其  
空言此何故也人之情得百金之惠於其已敵而不以為  
重而王公大人下一語接之則詫然以為已榮蓋凡出於  
意之所不期而分之所不及者為能動人 止齋

楚惠食寒菹而得蛭因遂吞之腹有疾而不能食令尹入  
問王曰豢食寒菹而得蛭譴之而不行其罪乎是法廢而  
威不立也譴而行誅則庖宰監食者法皆當罪故遂吞之  
今尹賀曰王有仁德天之所奉也病不為傷是夕也惠王  
之後而蛭出其久病心腹之疾皆愈 賈誼新書

中山君享都士大夫司馬子期在焉羊羹不遍司馬子期

怒而走於楚說楚王伐中山中山君亡有二人繫戈而隨  
其後者中山君顧謂二人曰奚為者也二人對曰臣有嘗  
飢且死君下壺殮臣父臣父且死曰中山有事汝必死之  
故來死君也中山君喟然而仰嘆曰与不在無少其於當  
厄怨不期深淺其於傷心吾以一椀羊羹亡國以一壺殮  
得士二人 戰國策

取民近貪刑民近殘行師近亂獨尊近亢厚族近私然而  
天下不為厲者知其不得已也君人者惧焉而恒以不得  
已之心行之善矣 鳳洲

君者何也曰能羣也群者何也曰善生養人也善班治人



也善顯設人者也善藩飾人者也省工賈衆農夫禁盜賊  
除奸邪是所以生養之也天子三公諸侯一相大夫核官  
士保戡莫不濃度而公是所以班治之也論德而定次量  
能而授官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是所以顯設之也  
修剋弁衣裳黼黻文章雕琢刻鏤皆有差等是所以藩飾  
之也善生養人者人親之善班治人者人安之善顯設人  
者人樂之善藩飾人者人榮之四統者具而天下歸之夫  
是之謂能群 荀子

成王以剪桐興而幽以王舉烽亡剪桐戲也舉烽亦戲也而  
興亡異焉則信与不信之異也夫不以幼而忽不以戲而

誑則天子豈有一言而欺天下哉而天下亦豈敢忽天子  
之一言 止齋

天道運而無所積故萬物成帝道運而無所積故天下歸  
聖道運而無所積故海內服明於天通於聖六通四辟於  
帝王之德者其自為也昧然無不靜者矣水靜則明燭鬚  
肩平中准大匠取法焉水靜 猶明而况精神聖人之心  
靜乎天地之鑒也萬物之鏡也 莊天道

故古之王天下者知雖落天地不自慮也辯雖彫萬物不  
自悅也能雖穹海內不自為也天不產而萬物化地不長  
而萬物育帝王無為而天下勸此乘天地馳萬物而用人



群之道也

莊天道

景公遊於麥丘封人祝曰使君無得罪於民公曰安有君得罪於民者乎晏子諫曰君過矣彼疏者有罪威者治之賤者有罪貴者治之君得罪於民誰將治之敢問桀紂君誅乎民誅乎公曰寘人固也

晏子春秋

體道者逸而不窮任數者勞而無功夫峭法刻誅者非霸王之業也篋策繁用者非致遠之術也離朱之明察箴末於百步之外而不能見淵中之魚師曠之聰合八風之調而不能聽十里之外故任一人之能不足以治三畝之宅修道理之數因天地之自然六合不足均也

南淮子

楊朱見梁王言治天下如運諸掌梁王曰先生有一妻一妾而不能治三畝之園而不能芸而言天下如運掌何也對曰君見其牧羊者乎百羊而羣使五尺童子荷蕪而隨之欲東而東欲西而西使堯牽一羊舜荷蕪而隨之則不能前矣且臣聞之吞舟之魚不游枝流鴻鵠高飛不集汗池何則其極遠也黃鐘大呂不可從煩奏之舞何則其音踈也將治大者不治細成大功者不成小此之謂矣

列子

異心之故也牛牧于田豕眠于圃非鳥雀之馭鳥雀從而乘之以其無異心之故也是故麟有利角無獸不伏鳳有



利嘴衆鳥不冥君有竒知天下不臣

譚子名峭

今夫雷霆之於人至明摭也一不當而謚之曰霆霹霖雨甘澤也有時而辱名之曰霍威德至於造物而不能盡滿小民之口

王鳳洲

善嚮者不於嚮於聲善影者不於影於形為天下者不於天下於身百仞之松本傷於下而末稿於上

呂氏

孔子見魯哀公公曰有語寡人曰為國家者為之堂上而已矣寘人以為迂言也孔子曰此非迂言也且聞之得之於身者得之於人失之於身者失之於人不出門戶而天下治者莫能知反之於己身者乎

呂氏

楚王問為國於詹何子詹何子曰何聞為身不聞為國詹子豈以國可無為哉以為國之本在於為身身為而家為家為而國為國為而天下為

呂氏

君子入廟而右登自阼階仰視椽桷俛見几筵其器存其人亡君以此思哀則哀可知矣昧爽而櫛冠平明而聽朝一物失理亂亡之端君以此思憂則憂可知矣日出聽政至於中冥諸侯子孫往來如賓行禮揖讓慎其威儀君以此思勞則勞可知矣緬然長思出於四門周章遠望亡國之墟必將有數焉君以思懼則懼可知矣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以載舟亦所以覆舟君以此思危則危可知矣



自公卿大夫至於百執事莫不有職而不能修其職小則削大則誅君之職異於公卿大夫百執事遠矣怠而不修又從而侵亂之天其謂之何其以為宜然而祐之耶亦將怒而殛絕之耶 方君職

天子大采朝日弁三公九卿祖識地德日中考政與百官之政事師尹惟■ ■ 旅牧相宣序民事少采夕月与太史司載糾虔天刑日入監九御使潔奉禘郊之粢盛而後即安諸侯朔脩天子之業命書考其國職夕省其典刑夜儆百工使無惰淫而後即安卿大夫朝考其職書講其庶攻

夕序其業夜庀其家事而後即安士朝而受業晝而講貫夕而習復夜而計過無憾而後即安自庶人以下明而動晦而休無日以怠 國語

夫酒醴者迫之飲愈不飲怒之飲愈欲飲是故抑人者人抑之容人者人容之貸其死者樂其死貸其輸者樂其輸所以民盜君之德君盜民之力能知反復之道者可以居兆民之職 譚子

古之王者其所為少其所因多因者君術也為者臣道也因冬為寒因夏為暑君奚事哉 呂氏

明君之道使智者其慮而君因以斷事故君不窮於智賢



者勅其材君因而任之故君不窮於能有功則君有其賢  
有過則臣任其罪故君不窮於名 韓非子主道

天下者器也天子者有此器者也器久不用而置諸篋笥  
則器与人不相習是以扞格而難操良工者使手習知其  
器而器亦習知其手手與器相信而不相疑夫是以所為  
而成也 東坡策略五

古之聖人惟其知天下之情而以術制之也故萬物皆可  
得而役其生皆可得而制其死牛服於箱馬服於轅鷹隼  
服於韝牛不可以有所觸馬不可以有所踉鷹隼不可以有所  
擊此三者喜怒好惡之情發於其外而見於人也是以因

其所忌而授之以與術至於終身制於人而不去

類窟

君術一

天下惟其權者可以使人有利者可以得無天子者收天

下之權而自執之歛天下之利而親用之者也故天下之

人上自公卿大夫之尊而下至於閭閻匹夫賤府吏胥徒僮

僕奴妾以次相屬而相役至於疲弊勞苦老死而不去緩

急可以使之相救危難可以使之相死蹈白刃赴深谷可

使用命而不敢辭何者彼利於人者固役於人也千金之

家恃其贏餘以旬貸鄰里之貧民薄息緩取而可以豪橫

於鄉黨刺客武士為之效死而莫之能制此權利之所致



也 穎濱臣事六

治道

治天下者其猶醫乎醫察脈以知證審證以為方證有陰陽虛實脈有浮沉細大而方有汗下補瀉鍼灼湯劑之法參耆苓朮伏桂硝黃隨其人之病而施焉當則生不當則死矣是故知證知脈而不知為方非醫也雖有扁鵲之識徒曉曉而無用不知證不知脈道聽塗說以為方而語人曰豕能為匠是賊天下也 郁離子

聖人之治天下不我賢愚因人之賢而賢之因人之愚而愚之不我是非因事之是而是之因事之非而非之聖人不以已治天下而以天下治天下天下歸功於聖人聖人



任功於天下所以堯舜治天下天下皆曰自然

閔尹子

世之淺人有居於河瀕而幸水之不至也則安然而不為之備一旦水至則傍徨四顧莫知所為於是毀室徙薪以塞之而後免於沒溺之患然是人也祇解目前之患而退有失所之憂既已失於其所而後將復之則薪與木既已習於水而不可動矣彼其初豈不愛室與薪哉勢有所迫故也天下之勢亦何以異於此聖人者惟先見其害而預為之備而已然豈有他術哉是亦築防以憂溺貯水以救焚者之智也

宛丘唐論

為政猶沐也雖有棄髮必為之愛棄髮之費而忘長髮之

利不知權者也

韓非子六反

今夫世之善養生者和其血氣平其心志導引屈伸以宣其弊而導其和故藥石飲食平易而紓緩惟其然故其效也得其所欲而無後患有賤丈夫焉不知其為如此不忍歲月之勤而急其效於耳目之前於是服毒石餌惡草以激之其效也剛壯勇力倍於平時然不過數年之後草石之力盡矣而餘毒遺孽潰烈四出故癰疽壞決之變一日皆作而不制嗚呼為國之道亦何以異此

張文潛

閔子騫為費宰問政於孔子子曰以德以法夫德法者御民之具猶御馬之有御勒也古者天子以內史為左右手



以德法為御，勅以百官為轡，以刑罰為筭，以萬民為馬。故御天下而不失，故曰御四馬者，執六轡；御天下者，正六官。

家語

水濁則無掉尾之魚，政苛則無逸樂之士。故令煩則民詐，政擾則民不宓，不治其本而務其末，譬如極溺，錘之以石，救火投之以薪。

鄧析子

天下之道，不見其速，未有見其遲者。浴焉而飼，飼焉而繭，繭焉而繅，繅焉而織，歷數月而後得帛。凡蚕者，皆以為同，然不聞厭其遲也。耕焉而種，種焉而耘，耘焉而獲，歷一歲而後得粟。凡農者，皆以為同，然不聞厭其遲也。見倚市門

者，得帛於一笑之頃，則回視蚕婦數月之勞，不勝其遲矣。見坐賈區者，得粟於一日之間，則回視農夫數月之勞，不勝其遲矣。功利之說，興變詐之風，起棄本徇末，竟收富強之效。於立談之餘，反顧王道，豈不甚遲而可厭哉。

呂氏

天下之患，莫大於不可為而亦莫大於可為而不慮。其終不計其所成，簡略而始之利未見，而害隨踵矣。天下之事，非簡畧之所能久也。以簡略而成，必以簡畧而敗。昔有善陶者，直必百金也，嘗苦其難信，然其器終身而不隳。鄰之陶者，直雖數金人之市者，踵至然朝用而夕隨傾，不能終以歲月是訛為之取舍哉。

止齋



周文王問於粥子曰敢問君子將入其賊則其於民也何若粥子對曰君子將入其職則其於民也旭旭然如日之始出也曰君子既入其賊則其于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入其賊則其於民也曠曠然如日之正中也有君子既去其賊則其於民也何若對曰君子既去其賊則其於民也暗暗然如日之已入也夫君子將入而旭旭者義先聞也既入而曠曠者民保其福也既去而暗暗者民失其教也

文王曰受命矣

賈誼新書

聖人之為天下興利也其猶春風之生草也各因其大小而量其多少其為天下除害也若川瀆之瀉於海也各順其勢

傾側而制於東南故異孔而同歸殊施而鈞德

董子繁露

遇夜則爇火有功而大明當天人皆仰日月之功矣遇旱則桔槔有功而沾濡浸潤人皆仰雨露之恩矣非爇火無光其光小也非桔槔無功其功隘也雖然私恩小惠每每駭人目而入人心常薰灼流著於天下者何哉譬之千金之子生陶朱猗頓之里其不見富於人也宜矣一或居顏之巷閔之閭即數千金而可以富名何者有之名起於無余之名起於不足也恩不施於堯舜禹湯之時而加於春秋戰國之日幾何而不薰灼流著於天下也與震風凌雨然後知夏屋之為斲斲也雷政霍世然後知聖



人之為郭郭也

暑牛之渴也監子飲之澹淖之汗牛渴已久寧復伺於清冷之水乎設其飲之於清冷之水牛然後知澹淖之汗不可以為終日之飲

程晏

治國之日舒以長故其民間暇而力有餘亂國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務而力不足

潛夫

賈生善為朮而不善為方董生善為方而未嘗言脈周公之於齊魯預知其後之強弱治亂閱數百千載而不爽此真知脈者也孟子之於齊梁并其為治之織悉而傳之此其真知方者也

方遜志

治大者宜簡愈大則愈簡故簡莫簡於君而相次焉治小者宜密愈小則愈密故密莫密於今而守次焉君以密隋文帝失之矣今以簡龐士元失之矣

何之子

治世如居室時草昧則度址構材其道為創創宜大而固時承平則封戶掃砌其道為守守宜謹而靜時中葉則完墻補漏其道為緝緝宜密而勤時末路則改棟易榱其道為更更宜通而變當創而守其業不光當守而緝其隙難防當緝而更破壞其綱當更而緝無救其亡

何之子

昔者子太叔問政於子產子產曰政如農功日夜以思之思其始而圖其終朝夕而行之行無越思如農之有畔子



八十一  
二十  
產以為不思而行与凡行而出於思之外者如農之無畔也其始雖勤而終必棄之 東坡思治

富人之謀利也常獲世以為福非也彼富人者信於人素深而服於人素厚所為而莫或害之所欲而莫或非之事未成而無已先成之矣夫事之行也有勢其成也有氣富人者乘其勢而襲其氣也 東坡思治

天下之勢譬如一身王公賢人所以養其身者豈不至哉而其平居常苦於多疾至於農夫小民終歲勤苦而未嘗告病此其故何也農夫小民盛夏力作而寤冬暴露其筋骸之所衝犯肌膚之所浸漬輕霜露而狎風雨是故寒暑

不能為之毒今王公賢人處於重屋之下出則乘輿風則襲裘雨則御蓋凡所以慮患之具莫不備至畏之太甚而養之太過小不如意則寒暑入之矣是故善養身者使之能逸而能勞步趨動作使其四体徃於寒暑之變災後可以剛健彊力涉險而不傷 東坡教戰守

長梧封人問子牢曰君為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為禾耕而鹵莽之 其實亦鹵莽而報予云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予來年變齊深其耕而熟耨之其禾繁以滋予終年厭殮 莊則陽

川淵者魚龍之居也山林者鳥獸之居也國家者士民之



居也川淵枯則魚龍去之山林險則鳥獸去之國家失政則士民去之

荀致仕

文子曰治國亦有法乎老子曰今夫挽車者前呼邪軒後亦應之雖鄭衛胡楚之音不若此之義也治國有禮不在文辯澆令滋彰盜賊多有

文子

魏文侯問於扁鵲曰子兄弟三人其孰最善為醫扁鵲曰長兄最善中兄次之扁鵲最為下文侯曰可得聞耶扁鵲曰長兄於病視神未有形而除之故名不出於家中兄治病其在毫毛故名不出於閭若扁鵲者鏡血脉投毒藥副肌膚問而名出聞於諸侯治之無名使之無形至功之成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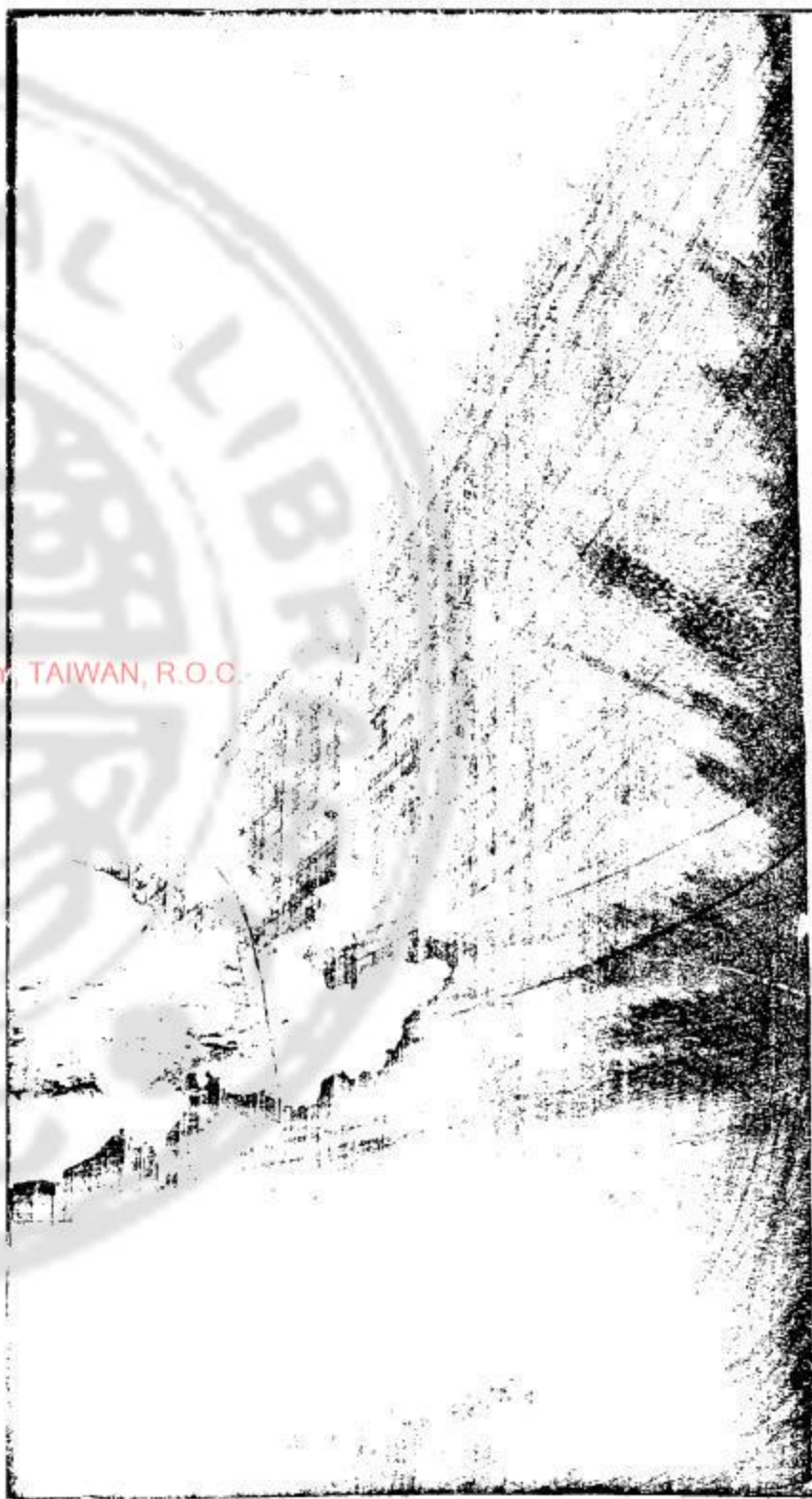
下廷之自然

鶉冠子

非欲彼彼也非民詐吏詐也慎勿怨盜賊盜賊惟豕召慎勿怨盜賊盜賊稟我教不有和睦焉得仇讎不有賞勸焉得鬭爭是以大人無親無疎無愛無惡是理太和

譚





順治

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於廟奏九韶以為樂  
具大牢以為膳鳥乃眩視憂悲不敢食一嚙不敢飲一杯  
三日而死此以已養養鳥也非以鳥養養鳥也夫以鳥養  
鳥者宜棲之深林遊之壇陸浮之江湖食之鱮鮒隨行列  
而止委蛇而處彼唯人言之惡聞奚以夫饒饒為乎咸池  
九韶之樂張之洞庭之野鳥聞之而飛馱聞之而走魚聞  
之而下入人卒聞之相與還而觀之魚處水而生人處水  
而死彼必相與異其好惡故異也

莊至樂

夫世之好種植者一日種之一日漑之一日培之朝伺其



長夕伺其蕃一日百至而不倦是其愛之亦至矣然木不加盛而日槁又有人焉既植而去之行三年而反而木之大可拱矣何也凡物之性不擾則樂而滋數治則殘而槁

文子辛鈇

人之能不足治三畝之宅循道理之數因天地自然即

六合不足均也

文子辛鈇

故治大國者若烹小鮮勿撓而已

文子

天下之弊好極治者必召天下之大難務窮利者必受天下之大害夫汗樽而杯飲簣桴而土鼓天下之人苟未厭其為禮樂也則吾之禮樂雖足以備天下巖容蔽而弗陳

可也昔堯營窟之居衣絺不封之塋天下之人苟不失其為生死之所安也則吾之制度雖足以建九筵之堂五禩之衣棄而弗用可也不亂則已不必邀其敬不欺則已不必盡其忠是謂不求備於民

張文潛

昔者舜問於堯曰天王之用心何如堯曰吾不靈無告不厭窮民苦死者加孺子而哀婦人此吾所彫心已舜曰美則美矣而未大也堯曰然則何如舜曰天德而出寧日月照而四時行若昼夜之有經雲行而雨施矣堯曰然則膠繆擾擾乎子天之合也豕人之合也夫天地者古之所大也而黃帝堯舜之所共美也故古之王天下者奚為哉天



地而已矣

莊天道

夫為天下者亦奚以異乎牧馬者哉亦去其害馬者而已

莊子

物之生林然熙燄孰吾榮乎孰吾枯乎已而莫知其然者其性也且而暴之夜而濡之一日風之二日霖之三之日蕩然矣惟人亦然無撻則寧無拂則全驅之以刑齊之以政臨之以德而天下之性蕩然矣堯之治天下不舉善不去惡不治小不教大民視堯亦天耳天何心於豕豢舜之治天下也必治之而後安雖然猶未與民相撻也三王之於民如恐赤子之啼而亟乳之至五伯則又鞭朴隨其後

也大道何從而行乎

此齋

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啣以濕相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與莫譽堯而非桀也不如兩忘而化其道 莊大宗師

陽子居見老聃曰有人於此嚮疾彊梁物徹䟽明學道不勌如是者可比明王乎老聃曰是於聖人也胥易技係勞形怵心者也且也虎豹之文來田後祖之便執殽之狗來藉如是者可比明王乎陽子居感然曰敢問明王之治老聃曰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 莊

子應帝王



馬蹄可以踐霜雪毛可以禦風寒齧草飲水翹足而陸此馬之真性也雖有義台路寢無所用之及至伯樂曰吾善治馬燒之剔之刻之錐之以通以羈馬編之以皂棧馬之死者十二三矣飢之渴之馳之驟之整之齊之前有楸飾之患而後有鞭策之威而馬之死者已過半矣陶曰我善治埴埴者中規方者中矩匠人曰豕善治木曲者中鈎直者應繩夫埴木之性豈欲中規矩鈎繩哉然且世世稱之曰伯樂善治馬而陶匠善治埴木此亦治天下者之過也

馬蹄

莊

至德之世其行填填其視顛顛當是時也山無蹊隧澤無

舟梁萬物羣生連屬其鄉禽獸成群草木

遂長是故

禽獸可係

羈而遊鳥鵲之巢可攀援而闕夫至德之世同與禽獸居族與萬物并惡乎知君子小人哉同乎無知其德不離同乎無欲是謂素樸素樸而民性得矣及至聖人斃斃為仁跽跽為養而天下始疑矣澶漫為樂摘僻為禮而天下始分矣故純樸不殘孰為犧樽白玉不毀孰為珪璋道德不廢安取仁義性情不離安用禮樂五色不亂孰為文采五聲不亂孰為六律夫殘樸以為器工匠之罪也毀道德以為仁義聖人之過也

莊馬蹄

昔者齊國鄰邑相望鷄狗之音相聞罔罟之所布耒耨之



所刺方二千餘里闔四境之內所以宗廟社稷治邑屋州閭鄉曲者曷嘗不法聖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殺齊君而盜其國所盜者豈獨其國耶并与其聖智之法而盜之故田成子有乎盜賊之名而身處堯舜之安小國不敢非大國不敢誅十二世有齊國故詎之徒問於詎曰盜亦有道乎詎曰何適而無有道耶夫安意室之藏聖也入先勇也出後義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備而能成大盜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觀之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詎不得聖人之道不利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則聖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故曰唇竭則齒寒魯酒薄而

耶耶園聖人生而大盜起培擊聖人繼合盜賊而天下始治矣夫川竭而谷虛土夷而淵實聖人不死大盜不止雖重聖人而治天下則是重利盜詎也為之斗斛以量之則开与斗斛而竊之為之權衡以稱之則并并權衡而竊之為之符璽以信之則并与符璽而竊之為之仁義以矯之則并與仁義而竊之何以知其然耶彼竊鉤者誅竊國者無諸侯諸侯之門而仁義存焉則是非竊仁義聖知耶故曰魚不可脫於淵國之利器不可以示人彼聖人者天下之利器也非所以明天下也擢亂六律鑠絕竽瑟塞瞽曠之耳而天下始人含其聰矣滅文章散五采膠離朱之目



而天下始人含其明矣毀絕鉤繩而棄規矩攬工倕之指而天下始人有其巧矣削魯史之行鉗楊墨之口攘棄仁義而天下之德始玄同矣

夫弓弩畢弋機變之智多則鳥亂於上矣鉤餌固罟罾筭之智多則魚亂於水矣削格羅落置罟之智多則獸亂於澤矣知詐漸毒頡滑堅白解垢同異之變多則俗惑於辯矣故天下每每大亂罪在於好知

右俱莊子語

聞在宥天下不聞治天下也天下不淫其性不遷其德有治天下者哉昔堯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欣欣焉人樂其性是不恬也桀之治天下也使天下惛惛焉人苦其性是不愉

也夫不恬不愉非德也非德也而可長久者天下無之故君子不得已而臨蒞天下苴若無為無為也而後安其性命之情故賢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托天下愛以身於為天下則可以寄天下

昔者黃帝始以仁義櫻人之心施及三王而天下大駭矣於是乎鉞鋸制焉繩墨殺焉椎鑿決焉天下昏昏大亂罪在櫻人心故賢者伏處太山嶼巖之下而萬乘之君憂慄乎廟堂之上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楊者相推也刑戮者望也而傷墨乃始離跂攘臂乎桎梏之間噫甚矣哉其無愧而不知耻也吾未知聖知之不為桁楊接摺也仁義之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不為桎梏鑿柄也焉知魯史之不為桀跖嚙矢也故曰絕  
聖棄知而天下大治 右俱莊在宥

豈兄堯舜之教民溟滓然弟之哉 莊天地

有虞氏之藥瘍也禿而施鬚病而求醫孝子操藥以脩慈  
父其色焦然聖人羞之 莊天地

國勢

夫西堯不能相王兩桀不能相亡亡王之機必其治亂其  
強弱相踦者也木之折也必通蠹牆之壞也必通隙然木雖  
蠹無疾風不折墻雖隙無大雨不壞萬乘之主有能服術  
行法以為亡國之君風雨者其兼天下不難矣 韓非子  
亡徵

天下之亂未嘗不激於其所偏而成於其所矯也偏則矯  
矯則亂亂則其勢又不能以不偏是以天下之勢一軒一  
輒隨所矯而禍亂伏於其間反覆去來無有窮已 止齋  
國無常強無常弱奉法者強則國強奉法者弱則國弱



韓非子有度

一卷

二十九

卬諺曰長袖善舞多錢善賈此言多資之易爲工也故治強易爲謀治弱難爲計故用於秦者十變而謀希失用於燕者一變而謀希得非用於秦者必智用於燕者必愚也蓋治亂之資異也 韓非子五嘉

譬之人身將欲飲藥餌石以養其生必先審觀其性之爲陰性之爲陽而投之以藥石藥石之陽而投之陰藥石之陰而投之陽故陰不至於涸而陽不至於亢苟不能先審觀已之爲陰與已之爲陽攻陰以陽攻陽以陰則陰者固死於以而陽者固死於陽不可救也是以善養身者先審

其陰陽而善制天下者先審其強弱以爲之謀 老泉

勢

千金之家久而不治使販夫豎子皆得執券以誅其所負苟一朝發憤傾困倒廩以償之然後更爲之計則一簪之資亦足以富何遽至於皇皇哉 東坡笑畧二

昔吳之先斷髮文身與魚鱉龍蛇居者數十世而諸侯不敢窺也其後巫臣教以乘車射御使出兵侵楚而闔廬夫差又逞其無厭之求開溝通水與齊晉爭強吳人不勝其弊卒入於越夫吳之所以強者乃其所以亡也 東坡笑畧下





世变

水積則生相食之魚土積則生自肉之獸禮義飾則生僞  
慝之民夫吹灰而欲無昧涉水而欲無濡不可得也 淮  
南子

羽皮不如綵麻絲麻不如袞冕佩玉至其有袞冕佩玉人  
始艱於自檢且將放焉以為安之求則曰不如袒裼之適  
夫絲麻雖質民不病於寒而袞冕佩玉之飾盛民始病於  
禮故凡近質者猶可措其末施之智而盡飾者益滋其無  
已之情 止齋

天之始渾乎國之始璞乎人之始嬰兒乎嬰之漸而章也



勢也亦理也因時而節之存始可也反始則謬 鳳洲

鑽燧生於茹毛上棟生於營窟質弊必文易窮必變也故

冬閉不固則春生不茂矣 誠齋

忠之變而入於質質之變而入於文其勢便也及夫文之  
變而又欲反之於忠也是猶欲移江河而行之山也人之  
喜文而惡質與忠也猶水之不肯避下而就高也彼其始  
未嘗文焉故忠質而不辭今吾日食之以太牢而欲使之

復茹其菽也 老泉

天子作弓矢以威天下天下盜弓矢以侮天子君子作禮  
樂以防小人小人盜禮樂以僭君子有國者好饜飲蓄粟帛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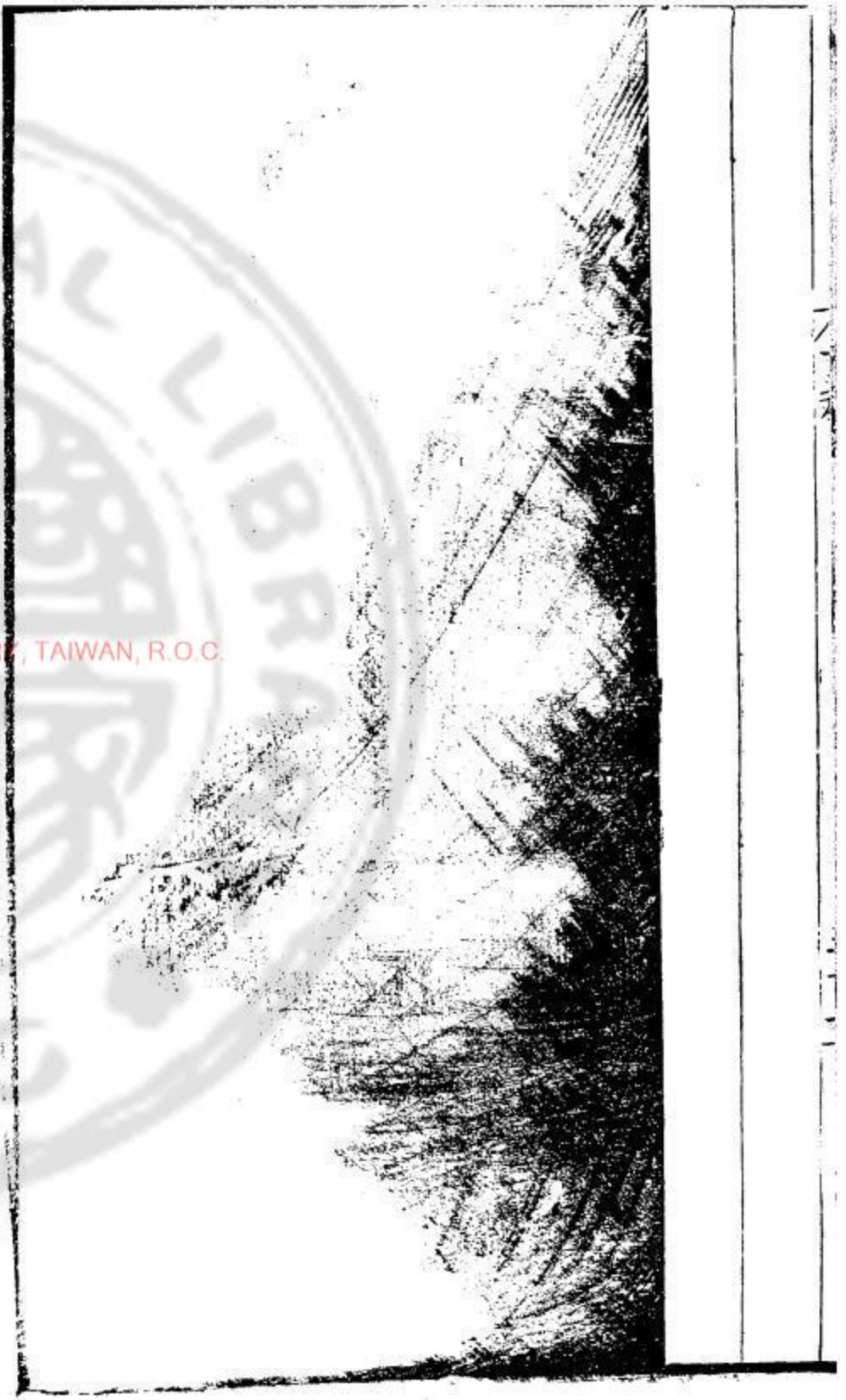
甲兵以禦盜賊盜賊拔甲兵踞粟帛以奪其國 譚靖爭

乳童拱手誰敢戲之豈在乎黼黻也牧童折腰誰敢背之  
豈在乎刑政也有賓主之敬則鷄黍可以為大烹豈在乎  
蕭韶也有柔淑之態則荆苧可以行婦道豈在乎組綉也  
而王者之制設溝隍以禦之陳檠戟以衛之蓄粟帛以養  
之張欄檻以遠之蓋有機于民不得不藏有私于已不得  
不防 譚子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刻彭氏類編雜說卷之二

伯子伯錢甫彭好古編

季子季錢甫彭遵古閱

門人 吳時集 校

吳勉學

臣道類

臣道

楚昭王失國屠羊說者從焉昭王反國將賞之說曰太王失國說失屠羊大王反國說亦反屠羊臣之爵祿已復矣又何賞之有王曰強之說曰大王失國非臣之罪故不敢





伏其誅大王復國非臣之功故不敢當其賞王謂司馬子  
綦曰屠羊說居處卑賤而陳義甚焉子綦為豕筵之以三  
旌之位屠羊說曰夫三旌之位吾知其賢於屠羊之肆也  
萬鍾之祿吾知其富於屠羊之利也然豈可以貪爵祿而  
使君有妄施之名乎說不敢當願復反吾屠羊之肆遂不  
受也 莊子讓王

馬之在原野三尺牧豎諛之而無罪及加羈勒而入君之  
閑雖國之貴臣不敢視其齒而蹴其芻豈誠重馬哉尊其  
為君之所御也 遜志彌拳

鄒忌子受相印淳于髡見之曰髡有愚志願陳諸前鄒忌

子曰謹受教淳于髡曰得全全昌失全全亡鄒忌子曰謹  
受令請謹無離前淳于髡曰豨膏棘軸所以為滑也然而  
不能運方穿鄒忌子曰謹受令請謹事左右淳于髡曰弓  
膠昔幹所以為合也然而不能傳合䟽鐸鄒忌子曰謹受  
令謹自附於萬民淳于髡曰狐裘雖弊不可補以黃狗之  
皮鄒忌子曰謹受令請謹擇君子毋雜小人其間淳于髡  
曰大車不較不能載其常任琴瑟不較不能成其五音鄒  
忌子曰謹受令請脩法律而督姦吏 史記

立天子以為天下非立天下以為天子也立國君以為國  
非立國以為國君也立官長以為官非立官以為官長也



臣之於君譬則手也夫手上以修頭下以修足蜂蚩傳体  
則博而扞之臣柰何務自保哉

槐野

枕有賣果者善藏柑涉寒暑不潰出之燁然玉質而金色  
置于市價十倍人爭鬻之予買得其一剖之如有煙樸口  
鼻視其中則乾若敗絮予怪而問之曰若所市於人者將  
以實適豆奉祭祀供賓客乎將街外以惑愚瞽也甚矣哉  
為欺也賣者咲曰吾業是有年矣吾售之人取之未嘗有  
言而獨不足子所欲乎世之為欺者不寡矣而獨我也乎  
吾子未之思也今夫徧虎符坐舉此者光說平干城之具

也果能受孫吳之略耶峻大社托長紳者昂昂乎高堂之  
蹕也果能建伊臯之業耶盜趨而不知御民困而不知救  
奸而不知禁法斃而不知脩坐糜廩粟而不知恥觀其坐  
高堂騎大馬醉醇醴而飲肥鮮者孰不巍々乎可畏赫々  
乎可象也又何所往而不金玉其外敗絮其中也哉

魏子

庚

為人臣者譬之手上以脩頭下以修足清煖寒熱不得不  
救鎖鐲傳体不敢不搏

韓非子有度

子見吾土木而衣剗也獨不見衣冠而土木乎小而為邑  
邑有令大而為郡郡有守其為禍福甚於神也罷軟者苟



三卷  
三  
祿貪縱者敗法非守令而土木與內附百姓外柔四夷生  
殺係其喜怒黜陟由其向背執天子之柄而位百僚之首  
不啻神之魁然而饗者也者則陳兵而驅入則復辟而居  
目瞽而黑白相混耳塞而淫雅不殊非宰相而土木與萬  
金雖積不救非臍之衿三窟徒營豈免排墻之厄吾恐棟  
焚而及巢燕全圯而殃穴蟻其不為吾祠之毀者幾希  
具是臣士偶對

人有兩妻者人詭其長者長者詈之詛其少者少者許之  
居無幾何兩妻者死客謂詛者曰汝取長者乎取少者乎  
取長者客曰長者詈汝少者和汝汝何為取長者曰居彼

人之所則欲其許我也今為我妻則欲其詈人也 國策  
臣鄰家有遠為吏者其妻私人其夫且歸其私之者憂之  
其妻曰公弗憂也吾已為藥酒以待之矣後二日夫至使  
妾奉卮酒進之妾知其為藥酒也進之則殺主父言之則  
逐主母乃陽僵棄酒主父大怒而笞之妾之棄酒上以活  
主父下以存主母也忠至於此然不免於笞此以忠信得  
罪者也 國策

高子問晏子曰子事靈公莊公景公皆敬子三君之心一  
耶夫子之心三也晏子對之曰嬰聞一心可以事百君三  
心不可以事一君故三君之心非一也而嬰之心非三也



晏子春秋

晏子飲景公酒日暮公呼具火晏子辭曰嬰已卜其日未卜其夜公曰善再拜而去 晏子春秋

天地盜太虛生人蟲盜天地生螻蟻盜人蟲生天其類乎  
我將安有我其死乎螻蟻將安守所謂奸臣盜國破則  
家亡蠹蟲食木木盡則蟲死 譚子

進諫

昔鄭武公欲伐胡問於群臣誰言可伐者大夫閔其思對  
曰胡可伐武公怒而戮之胡君以鄭為親已遂不脩鄭人  
襲胡取之宋有富人天雨墻壞其子曰不築必將有盜其  
鄰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  
人之父此二人者說皆當矣厚者為戮薄者見疑則非智  
之難也處智則難也故繞朝之言當矣其為聖人於晉而  
為戮於秦也夫龍之為虫也柔可狎而騎也然其喉下有  
逆鱗徑尺嬰之者則必殺人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  
人主之逆鱗則幾矣 韓非子說難



人惟有所愛也而後有所溺方其溺於所愛而視天下無以易此也是以不可奪然苟有天下之可愛者而甚於其所溺者以動之亦將忘其志而忽變其初何者所樂則大於彼也昔者陳子車死其妻与其家臣謀以殉葬定而後告陳子亢子亢曰彼疾固當養者孰若妻与宰得已則吾欲已不得已則吾欲以二子者為之也於是弗果用且其所以謀殉葬者愛其夫與主也而不免以身為之愛其夫与主豈甚於愛其身哉夫惟其愛夫与主也而不暇言理與之辨理之是非而必亡以禁惟其愛身者無甚於愛夫与主也則與之以不殉之利其勢將至於自沮是故人情

之偏可以利誘而不可以利劫 止齋張良

孔子行道馬逸食人之稼野人取其馬子貢說之不聽有邠人始事孔子說之曰子不耕於東海豕不耕於鹵海吾馬何得不食子之稼野人悅解馬而与之君子之自行也敬人而不必見敬愛人而不必見愛敬愛者已也見敬愛者人也君子必在己者不必在人者也又在己無不遇矣

呂氏

淳于髡使荆過薛孟嘗君禮貌而親郊迎之荆人攻薛髡至齊畢報王曰何見於荆對曰荆甚固而薛亦不量其力為先王立清廟荆固而攻薛清廟必危王曰嘻先王之廟



存焉疾舉兵救之薛遂全

呂氏

衛靈公近癰疽彌子瑕二人者專君之勢以蔽左右復塗  
偵謂君曰昔日臣夢見君君曰子何夢曰夢見竈君君忿  
然作色曰吾聞夢見人君者夢見日今夢見竈君而言君  
也有說則可無說則死對曰日并燭天下者也一物不能  
蔽也若竈則不然前之人煬則後之人無從見也今臣疑  
人之有煬於君者也是以夢見竈君君曰善于是廢癰疽

彌子瑕

國語

齊威王喜隱淳于髡說之以隱曰中國有大鳥止王之廷  
三年不飛又不鳴王知此鳥何也王曰此鳥不蜚則已一

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人于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  
人賞一人誅一人奮兵而出諸侯振警皆還齊侵地威行

三十六季

史記

齊威王好為淫樂長夜之飲沈湎不治置酒後宮召髡賜  
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  
亦醉威王曰先生飲一斗而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  
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傷御史在後髡恐懼俯  
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友嚴客髡褫鞞鞠臚侍酒  
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  
遊久不相見率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與飲可五六斗



徑醉矣乃若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窮樂此飲可八斗而醉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舄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送客羅襦襟解微聞鄉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齊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宗室置酒髡常在側

史記

武王既伐殷懸紂首有泣於白旗之下者有司責之其人曰吾治家孫也數十年間再易其鎔範矣今欲將易之不知其所業故泣吾祖始鑄田器歲東作必大售殷賦重重

耒耜者一撥不敢起吾祖易之以為工器會臺榭侈故其倍倍民凋力窮土木中輟吾易以為兵器會諸侯伐殷師旅戰陣其倍又倍前今周用斬獨夫四海將奉文理吾之業必壞吾亡無日矣故泣武王聞之於是偃干戈而親農事治家子復祖之舊

陸龜蒙

帝見王嬙美召壽責之曰何欺豕之甚也壽曰臣以為宮中美者可以亂人之國臣欲其遷於胡廷是使亂國之物不逞於漢而移於胡也臣聞太上無亂其次去亂其次遷亂今國家不能無亂陛下不能去亂臣為陛下遷亂耳君子曰良画工也孰誣其債哉

程晏



匹夫一怒挺而刃聞于是時而莊語之以詩書禮樂則益  
其怒而疾其聞耳而滑稽之士為之微言論擊朝諧談譁  
於其易則釋然一凌而散小夫婦人恣睢兇毒於冥冥或  
惧之以士師理官之法彼有傲然而已矣巫覡佛媪為之  
張皇神鬼拍徵機祥則彼且瞿目縮舌而駭汗夫苟可以  
解急鬪則朝諧談譁或捷於詩書禮樂苟可以惧冥兇則  
神鬼機祥或痛於士師理官滑稽機祥之說非君子之說  
其要於解鬪而惧兇則君子所以為勸於世也由此言之  
莫苟可以為勸於世雖戲如滑稽誕如機祥且不廢也况  
其言之根據古先而不流於虛誕者乎

荆川筆籌序

楚王修好於晉晉人殺楚使楚王謀諸左右曰何以報之  
左右曰黷其分矣又何報焉楚王怒寵姬楊華諫曰不可  
妾聞之寤口之言若羨寤心之言若冰今左右之諫雖不  
并君之口其亦寒心哉君若誅左右而擁其心無乃嗜甘  
之疾乎楚之使晉人戮之罪也君誠怒矣君獨不思晉之  
使猶楚也不告於天皇而私戮之亦与晉均也而君則欲  
晉之怒何君之遠怒耶楚王慙而釋之

外史

齊景公使人養所愛馬馬暴病死景公怒欲殺養馬者晏  
子曰請數其罪然後殺之於是數之曰爾有罪三公使汝  
養馬汝殺之當死罪一又殺公所愛馬當死罪二使公以



馬之故而殺人百姓聞之怨吾君諸侯聞之輕吾國當死罪三公乃喟然曰赦之  
晏子春秋

漢武帝時人有殺上林鹿者帝怒下有司殺之朔曰是人罪當死者三使陛下以鹿之故殺人一當死使天下聞之皆以陛下重鹿賤人二當死匈奴即有急惟鹿觸之三當死武帝默然釋殺鹿者罪  
東方朔

魏王將入秦魏敬謂王曰河內孰并梁重王曰梁重又曰梁孰与身重王曰身重曰使秦求河內則王与之乎王曰弗與也敬曰河內三論之下也身三論之上也秦索其下而王弗聽索其上而王聽之臣竊不取也王乃轂行  
呂氏

韓氏城新城期十五日而成段喬為司空有一縣後二日喬執其吏囚之囚者之子告封人子高曰惟先生能活臣父之死子高曰諾乃見段喬自扶上城左右望曰美哉城乎一大功矣自古及今功若此其大而能無有罪戮者未嘗有也子高出喬使人解其吏之縛而出之  
呂氏

言順比滑澤洋洋灑灑然則見以為華而不實故極恭厚鯁固慎完則見以為拙而不倫多言繁稱連類比物則見以為虛而無用惣徵說約徑省而不餘則見以為剗而不辨激急親近揆知人情則見以為語而不諛閑大廣博妙遠不測則見以為夸而無用家計小談以具數言則見以



為陋言而近世辭不悖逆則見以為貪生而諛上言而遠俗詭躁人間則見以為誕捷敏辯給繁於文采則見以為史疎釋文學以質性言則見以為鄙時稱詩書通往法古則見以為誦此臣之所以難言而垂患也 韓非子難言九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吾說當之其說出於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卑賤必棄遠矣所說出於厚利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矣所說陰為爭利而顯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以厚利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身矣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

泄之也而語及所匿之書如此者身危彼顯有所出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矣又知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必以為已也如此者身危同澤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費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掩其惡如此者身危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為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強以其所不能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與之論細人則以為賣重論其所愛則以為藉資論其所憎則以為嘗已經省其說則以為不智而拙之米鹽



博辨則以為多而交之畧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慮事  
廣肆則曰草野而倨侮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 韓非子  
說難

彼自多其力則母以其難擬之自勇其斷則母以其謫怒  
之自智其計則母以其敗窮之 韓非子說難

衛人迎新婦嬾上車問驂馬誰馬也御曰借之新婦謂僕  
曰拊驂無答服車至門扶教送母曰滅竈將失火入室見  
曰曰徙之牖下妨往來者主人笑之此三言者皆至言也  
然而不免為笑者蚤晚之時失也 因笑

凡說之難以至高過至卑以至治接至亂未可置至也遠  
舉則病繆近世則病庸善者於是間也亦必遠舉而不繼  
近世而不庸與時遷徙與世偃仰緩急贏絀府焚於浮匿  
隱括之於已也曲得所謂焉然而不拆傷故君子度已則  
以繩接人則用拙度已以繩足以為天下瀆接人用拙故  
能寬容因求以成天下之大事 荀非相

景公飲酒酣曰今日願與諸大夫為樂飲請無為禮晏子  
蹙然改容曰君之言過矣公酒而不聽少間公出晏子不  
起公入不起交舉則先飲公怒色變抑手疾視晏子避席  
再拜稽首而請曰君若欲無禮此是已公曰若是孤之罪  
也觴三行遂罷酒 晏子春秋



晉平公射鵠不死使豎襄搏之失公怒將殺之告叔向叔  
向曰君必殺之昔吾先君唐叔射兕于徒林殪以為大甲  
以封於晉今君嗣唐叔射鵠不死搏之不得是揚吾君之  
耻者也君其必速殺之勿令遠聞平公趣赦之 國語

客謂蒯通曰先生知累石君東郭先生何不進之於曹相  
國乎通曰諾臣之里婦奔里之諸母相善也里婦夜亡肉  
姑以為盜怒而逐之婦晨去過所善諸母語以事而謝之  
里母曰女安行家今令而家追女矣即束緼請火於亡肉  
家曰昨暮夜犬得肉爭鬪相殺請火治之亡肉家遽追呼  
其婦故里母非談說之士也束緼乞火非還婦之道也然

物有相感事有適可臣請乞火於曹相國 史記蒯通傳  
楚莊王時有所愛馬病肥死欲以棺槨大夫禮葬之下令  
曰有敢以馬諫者罪至死優孟聞之入殿問仰天大哭王  
驚問其故孟曰馬者王之所愛也以楚國堂堂之大何求  
不足而以大夫禮葬之薄請以人君禮葬之王曰何如對  
曰臣請以彫玉為棺文梓為槨梗楓豫章為頭湊發甲卒  
為穿壙老弱負土齊趙倍位於前韓魏翼衛其後廟食太  
索奉以萬戶之邑諸侯聞之皆知大王賤人而尊馬也於  
是王始以馬屬太官無今天下久聞 史記滑稽傳



薦賢

連城之壁瘞影荆山夜光之珠潛輝合浦揚聲於草華之  
堂炫耀於羅綺之堂者人所舉也世有賢人寧嘉材於幽  
岫韜迹於柴簞者人莫之舉也賢曷故哉故黔息碎首以  
登百里北郭刎頸以申晏嬰所以致命而不辭者為國薦  
士忠之至也德之難也昔子貢問於孔子曰誰為大賢子  
曰齊有鮑叔鄭有子皮子貢曰齊無管仲鄭無子產乎子  
曰吾聞進賢為賢蔽賢為不肖鮑叔薦管仲子皮薦子產  
未聞二子有所舉也故臧辰不舉展禽仲尼邳為竊位公  
孫子不引董生長孺訾為妬賢虞丘不薦叔敖樊姬貶為





不肖斯前識之良規後代之明鏡矣

劉子

有財不濟交非有財也有位不舉能非有位也

荀悅

楚莊王聽朝罷晏樊姬下堂而迎之曰何罷之晏也得無  
飢倦乎莊王曰今聽忠賢之言不知饒倦也樊姬曰王之  
所謂忠賢者諸侯之客與中國之士與王曰則沈令尹也  
樊姬掩口而笑王曰姬之所笑何也姬曰妾侍於王尚湯  
沐執巾櫛振衽席十有一季然妾未嘗不遣人之梁鄭之  
間求美而進之於王也與妾同列者十人賢于妾者二人  
妾豈不欲絃王之寵哉不敢以私願蔽無美欲王之多見  
則娛今沈令尹相楚數年矣未嘗見進賢而退不肖也又

焉得為忠賢乎莊王旦朝以樊姬之言告沈令尹令其避  
席而進孫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之策  
曰楚之伯樊姬之力也

韓嬰

晉平公問於初黃羊曰南陽無令其誰可而為之初黃羊  
對曰解狐可公曰非子之仇耶對曰君問可非問臣之仇  
也平公遂用之國人稱善焉有間公又問曰國無尉其誰  
可而為之對曰午也可公曰非子之子耶對曰君問可非  
問臣之子也平公又用之國人稱善焉孔子聞之曰善哉  
初黃羊之論也外舉不避仇內舉不避子初黃羊可謂公

矣

呂氏



淳于髡一日而見七人于宣王王曰子來寡人聞之千里而一士若比肩而立百壺而一聖若隨踵而至也今子一朝而見七士則士不亦無乎淳于髡曰不然夫鳥同翼者而聚居獸同走者而俱行夫求柴胡桔梗于沮澤則累世不得一焉及之羣黍梁父之間則鄰車而載耳夫物各有疇今髡賢者之儔也王求士于髡若浥水于河而取火于燧也髡將復見之豈特七士而已也 國笑

今夫所賢乎樹木者對松柏也其次樹菴李松柏可林桃李華悅人所不足不任風雨焚不并荆棘倫矣即若不意松柏化而為桃李菴李又化為荆棘恃是以譙呵對者則

■對者口噤莫為應彼其初固嘗植之也夫樹人亦類乎是 槐野

樹橘柚者食之則甘嗅之則香樹荆棘者成而刺人 韓非子

巫咸雖善祝不能自祓也秦醫雖善除不能自彈也以管仲之聖而待鮑叔之助此鄙諺所謂虜自賣裘而不信士自譽辨而不信者也 韓非子說林

趙宣子言韓獻子於靈公以為司馬河曲之後趙孟使人以其乘車于行獻子執而戮之宣子曰二三子可以賀矣矣吾舉厥也而中吾乃今知免於罪矣 國語



舉劾

撫按之權舉劾最重百官之所以懲勸公道之所以開塞其係于撫按舉劾亦最重然而今世所謂舉劾者愚窮異焉愚嘗得日聞邸報矣或曰今日某巡撫舉劾奏至矣愚不問而知之矣或曰今日某巡按舉劾奏至矣愚不問而知之矣何也其所舉者可不問而知其必藩臬方面大官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牽用聯伍不數十人不止也其所劾者可不問而知其必寂乎寡乎纔三兩人也如此則賢者盡大官而不賢者盡小官也則是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



少也夫使賢者盡大官又使賢者甚多而不賢者甚少則  
宜其政平而訟理苞直不行於上怨毒不結於天下可  
以卧而帖帙矣而顧不能然則是大官不能盡賢與賢者不  
必甚多而不賢者不必甚少也大官不必盡賢而賢者不  
則足以樹恩而小官無傷於任怨也欤又無乃勢弱者易  
凌而根固者難拔也歟而其所舉所劾之多與少又無乃  
厚市恩而薄引怨也欤如此則人心奚而得勸懲公道奚  
而得不塞也雖然固亦有藩臬方面大官而不舉或反見  
劾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是非能劾藩臬方面大官也

亦非其人之果不賢也或負氣倔强不善曲媚者也不然  
則受人拍嗾為之快忿者也亦有通判縣丞小官而不劾  
或反見舉者矣嘗駭而問其人焉則非能舉通判縣丞小  
官也亦非其人之果賢也或多援善鑽最有力者也不然  
則其親與故也如此則所劾者縱非小官則又服氣倔强  
與為人快忿者也所舉者縱非大官則必多援善鑽弁親  
且故也然則人心又奚而得勸懲公道又奚而得不塞也

荆川



掩蔽

景公病水卧十數日曾与二日鬪不勝公語晏子曰請召  
占夢者占夢者見晏子晏子曰日者陽也一陰不勝二陽  
病將已占夢者入以是對居三日公病大已公且賜占夢  
者占夢者曰此非臣之力晏子教臣也公召晏子賜之晏  
子曰占夢以占之言對故有益也使臣言之則不信矣此  
占夢之力也臣無功焉公兩賜之以晏子不奪人之功占  
夢者不蔽人之能

晏子春秋

闡望

昔漢武帝時舉國家之太柄悉付之公孫丞相張大夫而



汲長孺徒以議論風采備九卿位及淮南事起海內幾為  
之振動而其所逡巡畏縮而不敢發乃不在丞相大夫而  
在長孺何也唐楊文貞之始為秩宗為太常也一丞即耳  
爰立之命下而人賢口  
黎尹為之貶損而恐  
後又何也此則  
重者深而得逸之驗也 鳳洲

折衝

晉平公欲伐齊使范昭往觀焉景公觴之飲酒酣請君之  
棄罇晏子曰徹罇更之昭佯醉不悅而起舞謂太師曰能  
為象調成周之樂乎吾為子舞之太師曰冥臣不習昭趨  
而出公曰怒大國之使者將柰何晏子曰昭之為人臣也  
非陋而不知禮者也且欲試吾君臣故絕之也太師曰成  
周之樂天子之樂也昭人臣欲舞天子之樂臣故不為也  
昭歸以告平公曰齊未可伐也臣欲試其君而晏子識之  
臣欲犯其禮而太師知之仲尼閑曰夫不出尊俎之間而  
知千里之外其晏子之謂也可謂折衝矣而太師其與焉



晏子春秋

晏子使楚以晏子短為小門於大門之側而延晏子晏子不入曰使狗國者從狗門入今臣使楚不當從此門入墮者更道從大門入見楚王王曰齊無人耶子何為使乎晏子對曰齊命使各有所主其賢者使賢王不肖者使使不肖王嬰最不肖故直使楚矣

晏子春秋

士尹池為荆使於宋司城子罕觴之南家之墻擊於前而不直西家之僚徑其宮而不正士尹池歸荆王適興兵攻宋池諫曰宋不可攻也其王賢其相仁孔子聞之曰夫修之於廟堂之上而折衝於千里之外者其司城子罕之謂乎氏

吏治

問官府之政於鈴下馬走甲是乙非迄無定說至於太山之隈絕澗之曲農夫樵父相與画地而議長吏之能否若辨黑白若數一二彼豈識刺史之屏而望縣令之舄哉蓋愛憎絕於耳目之前是非公於郊野之外近者之蔽固不如遠者之明也

呂氏

廉吏自古難之雖然今之所謂廉者有之矣前有所慕於進而後有所懼於罪是以雖其嗜利之心不勝其兢進之心而其避罪之計有甚於憂貧之計慕與懼相持於中則勢不得不矯強而為廉其幸而恆處於有所慕有所懼之



地則可以終其身而不至於壞而世遂以全節歸之其或  
權位漸以極泄然志盈而氣盛則可慕者既已得之而無  
復有懼於罪至於蹉跎淪落不復自振則可慕者既已絕  
望萎然志消而氣沮且將其心冒罪而不辭是故其始也  
縮腹鏤骨以自若而其後也甚或出於饕餮之所不為人  
見其然則曰若人也而乃若是而不知始終固此一人也  
雖然此猶自其既壞言之也方其克志為廉之時而其萌  
革固已露矣苟捐之足以為名而得之足以為罪則千金  
有所必割苟捐之不足以為名而得之不足以為罪則錐  
刀有所必算人見其千金之捐乃其奇節而不知其錐刀

之算其真機也從而謂之曰廉嗟乎是安知古之所謂廉  
者哉古之所謂廉者必始於不見可欲不見可欲故其奉  
於身者薄奉於身者薄故其資於物者輕雖其一無所慕  
與無所懼而未嘗不廉蓋雖欲不廉而無所用之也 荆

川贈郭文庶

農民將有事於原野者老曰遵故實以全其穠庶可望矣  
乃其所嗜為獸之羞祝而迎曰鼠者吾其猶乎豕者其虎  
乎其感曰迎猶可也迎虎可乎豕盜于田逐而去之虎來  
無豕餒將若何或有決於鄉先生先生笑曰為鼠迎猶為  
豕迎虎皆為害乎食也焚而貪吏奪之又迎何物焉由是



知其不免乃徹所嗜不復謀 來鵠

石鍾乳餌之最良也楚誠之山多產焉于連于韶者獨名於世連之人告盡焉者五載矣崔公至穴人來以乳復告邦人悅是祥也穴人笑之曰是惡知所謂祥耶向吾以刺史之貪戾嗜利徒吾役而不吾償也是以病而紹焉今刺史令明而志潔吾是以誠告焉何祥之為士聞之曰謠者之祥也乃其所謂怪者也咲者之非祥也乃其所謂真祥者也君子之祥也以政不以怪誠乎物而信乎道人樂用命熙熙焚以効其所有斯其為政也而獨非祥也歟 子楨昔吾之家居也東鄰之人有四子焉其二子則先妻出也

其二子則後妻出也後子衣錦而食肉先子絮蘆而粗糲不充腸此豈非皆已之子哉紱於妻之先後而不知耳鹵鄰之人有五子焉一子樸一子敏一子朦一子僂一子跛乃使樸者農敏者賈朦者卜僂者績跛者紡五子者皆不患於衣食焉子誠如西鄰之人則於太平也將思之無不至處之無不當即民之凍餒者鮮矣 涇野子

有家者隨其家之所有而藉記之其常也凡其田晦租甌錢貫絲縷跂合櫛罌僮指之類此纖勤治生者之所詳而游閒華飾者之所略也兀其池館華樹物馬圖畫古物珍器之類此遊閒華飾者之所詳而纖勤治生者之所畧也



二者則更相笑矣而家之所以為家者則固在此而不在彼也欤

荆川江陰縣志序

古之為吏者無所忌於民而為民者亦無所忌於吏吏民不相忌故其情通而意協情通則無乖阻意協則無鬪爭郡邑之間吏不猜民民不疾吏懽怡愉如父子之相信兄弟之相愛平時追呼號召未嘗至於民之門而鞭朴笞箠亦未嘗切於民之肌膚間則出入阡陌勞來勸相以勉其耘耔蚕織之事然而其色溫然而不厲其辭委曲而不涇若有以傷民之情者故民之於吏依依切切常有戀慕感悅之意出力以供其衣食雖甚勞而不辭及無事之時

則又為補葺其宮室以庶免其無虞於風雨鳥鼠之害

止齋

養士養民亦猶乎養圃也時耕而耕時耨而耨時穰而穰是為老農孳之若子植之若棄是為圃夫何以故善養故也澤水為潤嘉谷不生疾風振之嘉樹不植即地施生終不可以凌節况其它乎今之長人者視一官如六傳置民事若罔聞亡論已抑或用志喜事汲汲焚趨樵赫之名譬之樞苗為害滋甚仲尼為政不廢期月三年彼且以鷹擊毛舉為能旦暮可足吾事惡在其養也古之受事受之事患弗勝勝矣患弗習習矣患弗成不貳事不移官蓋其慎



也乃今朝封梧檟夕尋斧柯籍第令有萌材不材奚辨

汪南明

鹵門豹為鄴令秋毫之端無私利也甚而簡左右左右因相

與比周而惡之居期年上計君收其壑豹自請壑文侯不

忍而復弃之因重歛百姓急事左右暮年上計文侯迎而

拜之豹曰往季臣為君治鄴而君奪臣壑今臣為左右治

鄴而君拜臣臣不治矣遂納壑而去韓非子外儲說左

母之愛子也倍父父令之行於子也十母吏之於民無愛

令之行於民也萬父母父母積愛而令窮吏用威嚴而民

聽從嚴愛之策亦可決矣

韓非子六反

永州之野產異蛇以齧人無禦之者焚得而腊之以為餌

可以已大風攣腕屢腐去死肌殺三蟲有蔣氏者專其利

三世矣問之則曰吾祖死於是吾父死於是今吾嗣為三

十二年絕死者數矣言之貌若甚感者余悲之且曰余將

告於蒞事者更若後復若賦則何如蔣氏大戚汪然出涕

曰君將哀而生之乎則吾斯役之不幸未若復吾賦不幸

之甚也吾氏三世居是鄉積於今六十歲矣而鄉隣之生

日感殫其地之出竭其廬之入曩與吾祖居者今其室十

無一焉與吾父居者今其室十無二三焉與吾居十二年

者今其室十無四五焉吾以捕蛇獨存悍吏之來吾鄉呌



驚乎東南隳突乎南北譁然而駛者雖鷄狗不得寧焉吾  
恂恂而起視其缶而吾蛇尚存則弛然而卧蓋一歲之犯  
死者二焉其餘則熙熙而樂豈若吾鄉隣之旦旦有是哉  
今雖死乎此比鄉隣之死則已後矣又安敢毒耶余聞而  
愈悲孔子曰苛政猛於虎也今以蔣氏觀之猶信  
捕蛇說 柳子

人之所信者手足耳目也目識多寡手知重輕然人未有  
以手量而目計者必付之於度量與權衡豈不自信而信  
物蓋以為無意無我然後得萬物之情故天地之寒暑日  
月之晦明昆侖焉薄於三十八萬七千里之外而不能逃

於三尺箭五斗之鉞雖疾雷霆風雨雪晝晦而遲速有度  
不加虧贏使兀為吏者如鉞之受水不過其量如水之浮  
箭不失其平如箭之升降也視時之上下降不為辱升不  
為榮則民將靡然而心服而寄我以死生矣  
蓮華編名 東坡徐州

晏子治東阿三年景公召而數之晏子對曰臣請改道易  
行而治於是明年上計景公迎而賀之晏子對曰前臣之  
治東阿也屬託不行貨賂不至陂池之魚以利貧民君反  
以罪臣今臣之治東阿也屬託行貨賂至便事左右陂池  
之魚入於權宗君迺反而賀臣愚不能復治東阿願乞



骸骨景公乃下席而謝之  
晏子春秋

兩黨

晏子見於子華子曰日者嬰得見於公公惡夫群臣之有  
黨也曰子將何方以弭之嬰無以應也吾子幸教以所不  
建子華子曰君之及此言也齊其殆矣乎游子之所以不  
立於君之朝以黨敗之也人主甚惡其黨則左右執事之  
臣有以藉口矣夫左右執事之臣其托寵也深其植根也  
固皆誕死黨之交布散離立睚累羅絡而為之疏苟非其  
人也則小有異焉者不得以參處乎其中也士以廉潔而  
自好者夫孰肯舍其昭昭以從人之昏昏洒焉若將有以  
浼焉又不容矣是以左右執事之人因其脩而墮之曰黨



人也人君曾不是察隨其所甚惡而甘心焉於是有流放  
戮辱之事夫士之自好者削斲數椽足以自庇而一簞之  
食足以糊口其孰肯以不貨之軀而投人主之所必怒者  
耶 子華子

士道類

士道

立德 立功 立言

凡人有所待於外者已有所不足也待粉黛而後都者非  
西施之容也待硃礪而後利者非莫錙之器也盛德之士  
豈待言語而後信于世哉 方遜志

有理而無益于治者君子弗言有能而無益于事者君子  
弗為君子非樂有言有益于治不得不言君子非好有為  
有益于事不得不為 尹文子

物莫壽於金石言于千載之上而傳于千載之下者皆托



金石以不朽焚金有時而銷石有時而泐其所托者未又  
其可恃也一得其托不銷不泐視古今如旦暮者果何物  
乎曰君子之論是矣夫見辱于市人誅宿而已忘見辱于  
君子萬世而不泯君子所以口誅筆伐於華門圭竇之間  
而老奸巨猾心恣胆落者恃此權也 呂氏

昔惠子以善喻鳴梁王詰之曰願先生直言無喻惠子曰  
今有人于此而不知彈者問之曰彈之狀何若應之曰彈  
之狀如彈則知之乎王曰不知復應之曰彈之狀如弓而  
以竹為絃則知之乎王曰知之惠子曰喻者以其所知喻  
其所不知夫誰曰不可 耕野子

人有談事功者予曰予嘗焚香就寢恍惚登第喻年出將  
以靖夷虜又數年入相以輔朝政又數季馳驛錦旋洋洋  
閭里覺而香之消者未寸人曰此夢也予曰然汝之事功  
亦猶是也古今事功得如禹稷伊周事功也下此皆夢也  
人有誇道學者予曰予嘗邀朋暮集酒闌起舞初為王祥  
而孝次為岳飛而忠次為楊震而廉次為劉關張而義人  
曰此戲也予曰然汝之道學亦猶是也古今道學得如孔  
顏思孟道學也下此皆戲也 盧曲城

昔者君子之處世不求有功不得已而成功則天下以為  
賢不求有言不得已而出言則天下以為口實 老泉



市南宜僚弄丸而兩家之難解孫叔敖其寢東羽而郢人  
投兵 莊徐無鬼

響不辭敲鑑不辭形君子正一而萬物皆成夫形非為影  
也而影隨呼非為響也而響和故君子功先成而名隨之

劉向

科第以致身而持以為暴是厲階也高位以行道而遽以  
謀利是盜資也 陽明

古者有貴賤之際有聖賢之分二者相勝而不可相參其  
勢然也治其貴賤之際則不知聖賢之為高行其聖賢之  
分則不知貴賤之為差昔者子思孟軻之徒不見諸侯而

耕於野比閭小吏一呼于其門則攝衣而從之以至于齊  
魯千乘之君操雉執贄因門人以頭交于下風則閉門而  
不內此非苟以為異而已將以明乎聖賢之分而不參于  
貴賤之際故其攝衣而從之也君子不以為畏其閉門而  
拒之也君子不以為傲何則其分定 東坡

鳳凰上擊九千里絕雲霓負蒼天足亂浮雲翱翔乎杳冥  
之上夫藩籬之鷄豈能与之料天地之高哉鯨魚朝發崑  
崙之墟暴鬣于碣石暮宿于孟諸夫尺澤之鯢豈能并之  
量江海之大哉故非獨鳥有鳳而魚有鯢也士亦有之

宋玉



盡之所尚相見則以數至門為勤不相見則以數致書為忠夫數至門者虛禮無用數致書者虛辭無觀得其無用與其無觀而加喜不得而怒此與嬰兒之好惡無異泉老吳慮曰義耳義耳焉用言之哉子墨子曰藉設而天下不知耕教人耕與不教人而獨耕者其功孰多吳慮曰教人耕者其功多子墨子曰藉設而攻不義之國鼓而使眾進戰弁不鼓而使眾進戰而馱戰者其功孰多吳慮曰鼓而進戰者其功多子墨子曰天下匹夫徒步之士少知義而教天下以義者功亦多何故不言也若得鼓而進于義則吾豈不益進哉子墨子

處已

焦螟之卑摸不肯為御鼠之啖天玄蟬之潔饑不願為螻螂之穢飽是以魯參不羨晉楚之富御寇不納鄭陽之賂抱朴子

夫賢母之育姝子也重闈以衛之桂檜以飾之下堂必保傳夜行必執燭是以窺踰之際不生而貞潔之德全也故庶恥者士之衛也軌物者士之餘也分守者士之傳保也節羨者士之燭也若必撤衛熄燭廢保去飾則宋姬冀女終不可期于世矣王遵嚴

今有人于此以隋侯之珠彈千仞之雀則世必笑之何也



其所用者重而所要者輕也 莊子

廉者立之美名也水名盜泉尼父不漱邑名朝歌顏淵不  
舍里名勝母曾子還車亭名柏人漢祖夜遁何者名害之  
也名之不善且猶羞之况親為污行以自辱其名哉 野裊

金以剗折水以柔金山次高移谷以卑安是以執唯節者  
無爭雄之禍多尚人者為召禍之門 抱朴子

胡母豹謂子思曰子好大壺莫能容子也曷亦隨時乎曰  
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瓦所以求容于世為行道也毀道  
以求容容何行焉夫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  
改矣 孔叢子

趙母嫁女女臨去教之曰慎弗為好女曰不好為惡女  
母曰好尚不可為况惡乎以此知歷世之難矣稽中散之  
行已峭潔薛道衡之造語精微以此何罪而見殺特非以  
為好耶 喻言

淮陰隱勇于膝下不損其龍躍而虎視也應侯韜奇于溺  
簣不妨其鳶翔而鳳起也故一抑一揚者輕鴻所以陵虛  
也乍屈乍伸者良才所以俟時也 抱朴子

臞生見曹相國曰臣之里有夫死三日而嫁者有終身不  
嫁者則自為娶將何娶焉相國曰吾亦娶其終身不嫁者  
耳臞生曰齊有隱士東郭先生梁石君世之賢士也隱于



深山終不誦身下志以求仕相國娶婦欲娶其不嫁者取  
臣獨不取其不仕之臣爾於是曹相國因匱生束帶安車  
迎東郭先生梁石君厚客之

韓嬰

東海有鳥名曰意怠其為鳥也矜矜狷狷而似魚能引援  
而飛迫脅而棲進不敢為前退不敢為後不敢先嘗是故  
其行列不斥而外人不得害是以免于患直木先伐甘井  
先竭吾聞功成者墮名成者虧孰能去功与名而還弃衆  
人純純常常削迹捐勢是故無貴于人人亦無貴焉

莊子山木

夫明而晦用之剛而柔出之此龍蠖之竟伸聖智之妙施

也

夢澤

雖隕樂恐其碎顛見蟻且憚置足也

夢澤

上不慕古下不落俗為踈為懶不敢為狂為愚為拙不敢  
為惡高竹林之賢而醜其放懷三閭之忠而過其沉智鴟  
夷之逝而汚其富

夢澤

自見者不明自是者不彰自伐者無功自矜者不長夫惟  
不爭故無充矣

老子

善行無轍迹善言無瑕謫故善人不善人之師不善人善  
人之資

老子

片善可嘉朝聞甘于夕死一諾猶重黃金賤于白珪

駱



賓王

善疑人者人亦疑之善防人者人亦防之善疑人者必不足于信善防人者必不足于智

郁離子

犀豹不動不入陷阱麋鹿不動不離罝罟飛鳥不動不挂網羅魚鱉不動不攬唇啄物未有不以動而制者也

淮

南子兵略訓

智之極者知智不足以周物故愚癡之極者知辨不足以喻物故訥勇之極者知勇不足以勝物故怯

尹文子

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脩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

也禮接于人人不敢慢辭交于人人不敢侮其惟高遠乎

孔叢子

客有問于予曰子號曲城何也曰以其地名之客曰君子惡曲而尚直請更為直何如曰以曲為直吾弗能也子知直之為直未知曲之不為邪乎嘗博求天地之理疏觀萬物之情乾取其旋坤取其轉四時取其循環七政取其周天山取其迴水取其遠龍取其蟠虎取其踞鳥取其回翔松柏取其曲結是故武夷九曲按名勝也攔杆六曲呈巧妙也方塘四曲開冰鑑也新月一曲照天文也春在曲江則愈佳谷開曲涇則愈奇觴流曲水則愈芳是故物有物



曲心有心曲事有委曲言有衷曲藝精于審曲道純于致  
曲以應萬幾則為曲當以裁萬化則為曲成以之布于三  
千三百則為曲禮曲之時羨大矣哉曰若然則惡直而尚  
曲乎曰何其然也弓矢相為用矢為直弓為曲蓬牆相為  
用樁以直蓬以曲綸鈞相為用綸以直鈞以曲規矩準繩  
相為用準繩以直規矩以曲有慇諫有諷諫慇以直諷以  
曲有忠告有善道忠告以直善道以曲有大義滅親有父  
子相隱大義以直相隱以曲邦有道危言危行邦無道危  
行言孫處治以直處亂以曲曲得其宜直在其中矣此之  
謂善曲直而有禮曲在其中矣此之謂善直是故曲直交

相為用也曰若是子何獨取于曲也曰吾將以直事君恐  
不遇以直規友友不從以直律家家不諧以直處鄉黨宗  
族鄉黨宗族以為方而棄當斯時也群斯人也謂天益高  
不敢不局謂地益厚不敢不踏是故立必鞠躬立常曲也  
坐必揣隅坐常曲也濟渡無舟行常曲也短衾獨寢卧常  
曲也負戴曲吾体提挈曲吾背跣跌草坐曲吾足天日奪  
目屈吾首然而憂戚百至可以曲解館穀無糧可以曲就  
世情難周可以曲盡人事拂亂可以曲處疾病纏豕可以  
曲守橫逆加我可以曲忍狂惡乘我可以曲避人呼我為  
牛吾曲認之以為牛呼我為馬吾曲認之以為馬曲之獨



適于用也如此是故揉木為耒耒以曲而適于用吾其為  
耒乎冶金為削削以曲而適于用吾其為削乎屈竹為簞  
簞簞簞以曲而適于用吾其為簞簞乎客曰善哉子之曲  
也首有時而曲亦不失為董宣之項足有時而曲亦不失  
為衛青之膝体有時而曲亦不失為陶潛之腰臂有時而  
曲亦不失為孔子之肱子之曲其異乎人之曲欤故定號  
為曲城子

盧曲城

子羽持重鏃渡河河伯命二蛟夾舡而奪之子羽怒殺蛟  
竟渡而後投鏃于河叔舍旅處館人乘其怒晉而請熬叔  
舍弗子及晉婦合即烹熬而食館人夫子羽非後璧也惡

挾豕也叔舍非愛熬也惡惧我也然則君子安可挾而  
惧也 何之子

夫析珪儋爵者靡識山林之味被裘拾穗者不挂人代之  
憂斯非不各適其適皆未免局于一隅闕曠之士絀焉如  
又以箕穎谷口為英雄則伊筦不齒於明智又以駟馬高  
蓋為竒杰則商山洛水之夫不列于人倫要以達權觀化  
視所遭矣壺有心豪大人執玄德神動天遊進可伊筦  
退可箕谷遇合則駟馬高蓋不遇合則商山洛水夫是之  
謂玄同 由拳壽范太僕

夫白龍魚服蝦蛆笑之豫且制之匪龍不靈則其所托者



然也今僕龍而魚服也彼且為蝦蛆彼且為豫且假令下吏而辱則大官榮耶為人陵轢而怒則陵轢人遂喜耶僕雖不肖釋此久矣

由拳與開之

百日墨守一朝而失之

由拳

君子病無乎內而飾乎外有乎內而不飾乎外者無乎內而飾乎外則是設履為穿也禍孰大焉有乎內而不飾乎外則是焚梓毀璞也詬孰甚焉

柳子厚

物之所受于天者異則其自處必高自處既高則必耀然有所不合於世俗蓋猛虎處于深山向風長鳴則百獸震恐而不敢出松栢出于高崗散柯布葉而草木為之不植

非吾則再拒而爾則不吾抗也

顏濟上劉長安

子列子窳容貌有飢色客有言之鄭子陽者鄭子陽即令官遺之粟子列子再拜而辭使者出子列子入其妻望之而拊心曰妾聞為有道者之妻子皆使佚樂今有饑色君過而遺先生食先生不受豈不命也哉子列子笑謂之曰君非自知我也以人之言而遺我粟至其罪我也又且以人之言此吾所以不受也

列子說符

臯逢鳴鳩曰子將安之臯曰豕將東徙鳩曰何故臯曰鄉人惡我鳴以故東徙鳩曰子能更鳴可矣不能更鳴雖東徙亦不能免于人之惡也

徐幹



公孫弘舉賢良鄒長倩贈以生芻一束素綵一襜撲滿一  
枚作書以告之曰芻之為物縱之則亂束之則謹人之情  
無以異此十忽為絲絲至微也十忽而後成則物未有不  
積微以至著者而况于善乎加素焉則為玄黃紫又有待  
于人而後成也撲滿者以土為物而用蓄錢者也有八穴  
無出竅滿則撲夫土微物蓄重債而不散則有傾覆之敗  
而况於人消息盈虛物極則反亦常理也故知束芻之意  
則能謹密而不失知素綵之意則雖小而必為大知撲滿  
之理善積而能散弘聞其言稽首再拜而後受  
醜雖醜不可以伐鄧林水雖勝火而升合不足以救焚山

寸膠不能治黃河之濁尺水不能却肖正之熱是以齷齪  
並全者甚稀先笑後號者多有 抱朴子

為善無近名為惡幾近刑緣督以為經 莊養生

孝子不諛其親忠臣不諂其君臣子之盛也親之所言而  
然所行而善則世俗謂之不肖子君之所言而然所行而  
善則垂俗謂之不肖臣世俗之所謂然而然之所謂善而  
善之則不謂之道諛之人也然則俗固嚴于君而尊于親  
耶謂已導人則勃然作色謂人諛已則怫然作色而終身  
導人也終身諛人也 莊子

莊子行于山中見大木伐木者止其身而不取也莊子曰



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于山而舍于故人之家  
殺雁而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  
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曰昨日山中之木以不材  
得終身天年今主人之鴈以不才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  
曰周將處于材與不材之間

方舟而濟于河有虛船來觸舟雖有憐心之人不怒有一  
人在其上則呼張歛之一呼而不聞再呼而不聞於是三  
呼即則必以惡聲隨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虛而今  
也實人能虛已以遊世其誰能害之

莊山木

夫函車之獸介而離山則不免于罔罟之患春舟以魚錫

而失水則螳能苦之故鳥獸不厭高魚鱉不厭深

莊應

莊周家貧故往貸粟於監河侯監河侯曰諾豕將得邑金  
將貸子三百金可乎莊周忿然作色曰周昨來有中道而  
呼者周顧視車轍中有鮒魚焉周問之曰鮒魚來子何為  
者耶對曰豕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斗升之水而活我哉  
周曰諾我且南遊吳越之王激鹵江之水而迎子可乎鮒  
魚忿然作色曰吾失我常與豕無所處吾得斗升之水然  
活耳君乃言此曾不如早索我於枯魚之肆

莊外物

夫玉生于山剖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



鄙野推選則祿焉非弗尊遂也然而形神不全 国笑

函堅則物必毀之剛斯折矣刀利則物必摧之銳斯挫矣  
威鳳以難見為神是以聖人以深為根芝麝以遺香不捕  
是以聖人以約為紀

人之有失雖已受害于已失之後久之竊訟于未失之前  
惟其不恃已聰明而兼人之聰明惟其無我而兼天下之  
豕終身行之可以不失

少言者不為人所忌少行者不為人所短少智者不為人所勞少能者不為人所役 三俱闕尹子  
為惡者畏人識必有識者為善者欲人知必有不知者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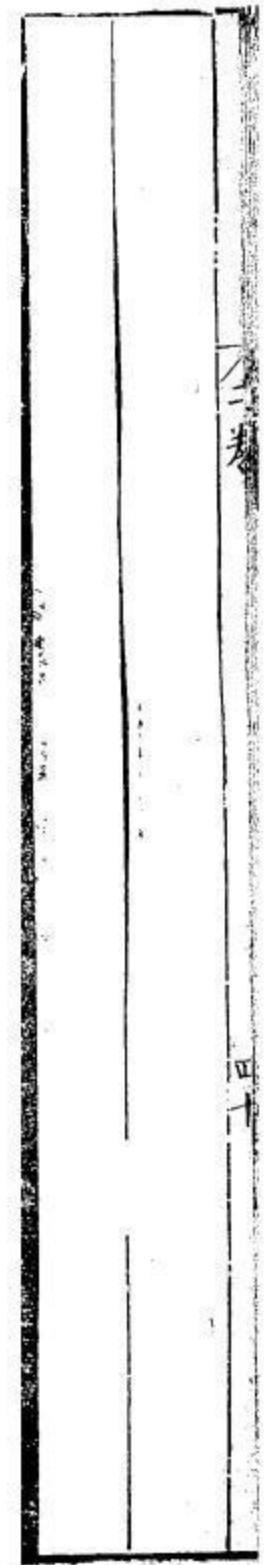
故人不識者謂之大惡 人不知者謂之至善 好行惠者

恩不廣務竒特者功不大善博奕者智不遠文綺麗者名  
不久是以君子惟道是譽惟德是守所以萬世不朽 譚子

儉于聽可以養虛儉于食可以養神儉于言可以養氣儉  
于私可以獲富儉于公可以保貴儉于門閭可以無盜賊  
儉于環衛可以無叛亂儉于賤官所以無奸佞儉于嬪嬙  
可以保壽命儉于心可以出生死是知儉可以為万化之

柄 譚子







新刻彭氏類編雜說卷之三

伯子伯錢甫彭好古 編

季子季錢甫彭遵古 閱

門人 吳時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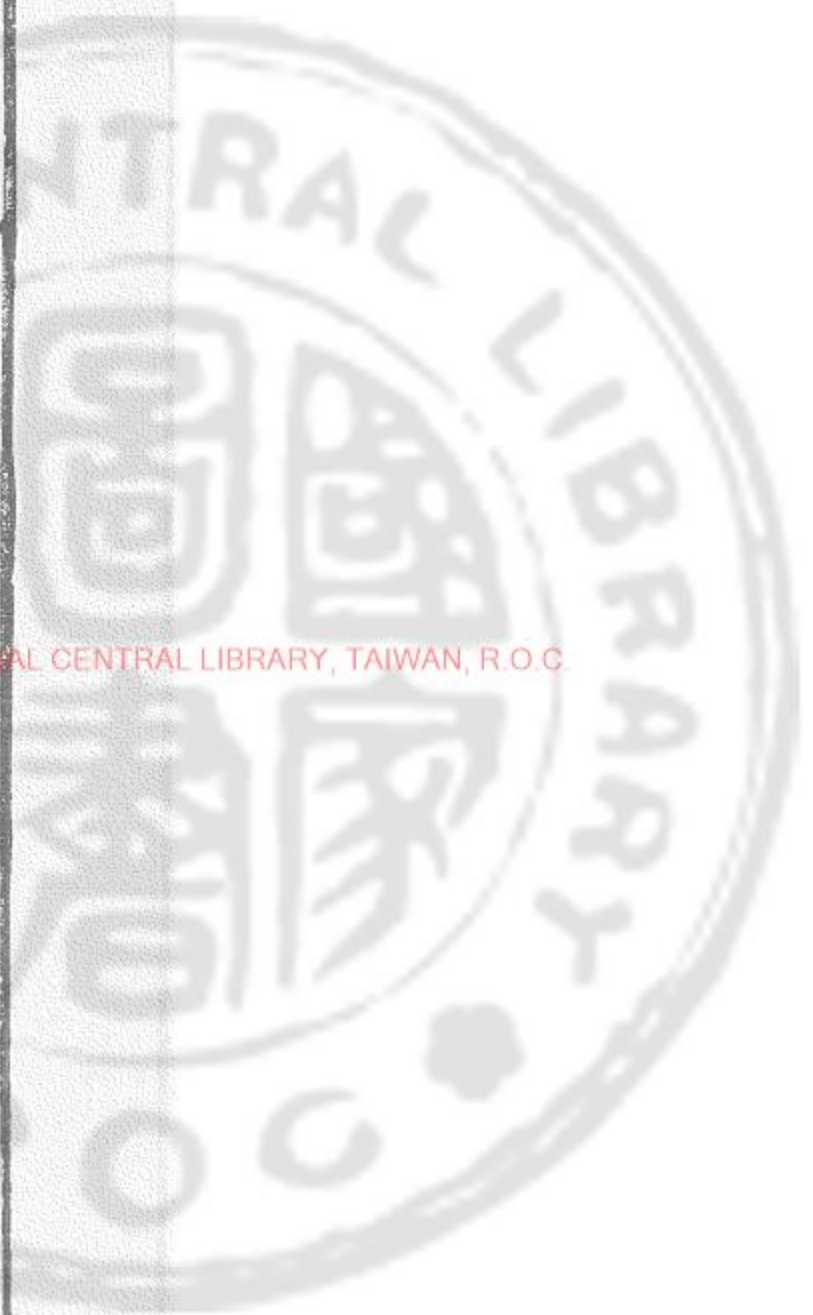
吳勉學

校

人道類

養生

夫服藥朮汗或有弗獲而愧情一集溟然流離終朝未食  
則囂然思食而曾子銜哀七日不饒夜分而坐則低迷思  
寢內懷殷憂則達旦不瞑勁刷理髮醇醴發顏僅乃得之





壯士一怒赫然殊觀植髮衝冠由此言之神躁於中而形  
喪於外不可遏也 稽叔夜

夫為稼於湯之世者偏有一溉之功者雖終歸於焦爛必  
一溉者後枯然則一溉之益固不可誣也而世嘗謂一怒  
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輕而釋之是猶不識一溉  
之益而望嘉穀於旱苗者也 稽叔夜

夫水之性清土者相之故不得清人之性壽物者相之故  
不得壽物也者所以養性也非所以性養也世之惑者恒  
多以性養物 呂氏

室大則多陰臺高則多陽多陰則廢多陽則痿此陰陽不

適之患也是故先王不處大室不為高臺味不衆琮衣不  
殫熱殫熱則理寒理寒則氣不達味衆珍則胃充胃充則

中大鞅

呂氏

流水不腐戶樞不蠹動也形氣亦然形不動則精不流精  
不流則氣鬱又 呂氏

持重器者惧其忽忽則遺亡持重寶者惧其慎過慎則墜  
棄是故輕生者死重生者亦死聖人重以持輕輕以持重  
輕重均則忘忘則無有無有則能常有 何之子

靈物至寶造化所靳故麒麟斃於田父寶劍沉於重泉譬  
之寄物於人經歲或亡寄寶於人取不越宿葆真自愛猶



懼不克延而又速之無乃不可乎 由拳集

馬之與人情性殊異至於筋骨之相束血脉之相持安逸則適勞頓則疲者同也乘之有道步驟折中少必無疾老必後衰及以之馳駕於場蕩漾其心腑振撓其筋骨氣不及出入走不及迴旋遠者三四季近者一二期無全馬矣

昌黎

庖丁為文惠君解牛手之所觸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踣砉然騞然奏刀騞然莫不中音合於桑林之舞乃中經首之會文惠君曰善哉技蓋至此乎庖丁釋刀對曰臣之所好者道也進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時所見無非

牛者三年之後未嘗見全牛也方今之時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視官知止而神欲行依乎天理批大郤導大窾因其固然技經肯綮之未嘗而况大軼乎良庖歲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季矣所解數千牛矣而刀刃若新發於硎彼節者有間而刀刃者無厚以無厚入有間恢恢乎其有游刃必有餘地矣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發於硎雖然每至於族吾見其難為怵然為戒視為止行為遲動刀雖微謦然已解如土委地提刀而立為之四顧為之躊躇滿志善刀而藏之文惠君曰善哉吾聞庖丁之言得養生焉 莊養生主



匠石之齊見櫟社樹匠石不顧匠石歸櫟社見夢曰汝將惡乎比予哉若將比予於文木邪夫租黎橘柚果蓏之屬實斲則剝則辱大枝折小枝泄此其以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終其天季而中道夭且予求無所可用久矣幾死乃今得之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耶且也若與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而幾死之散人又惡知散木 莊人間世

支離疏者願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挫鍼治繻足以糊口鼓笑播精足以食十人上徵武士則支離攘臂於其間上有大役則支離以有常疾不受

功上與病者粟則受三鍾與十束薪夫支離其形者猶是以養其身終其天年又况支離其德者乎 莊人間世

養形必先之物物有餘而形不養者有之矣有生必先無離形形不離而生亡者有之矣 莊達生

善養生者若牧牛然視其後者而鞭之曾有單豹者岩居而水飲不弁民共利行年七十而猶有嬰兒之色不幸遇餓虎殺而食之有張毅者高門縣薄無不走也行年四十而有內熱之病以死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養其外而病攻其內此二子者皆不鞭其後者也

夫畏塗者十殺一人則父子兄弟相戒也必盛率徒而後



敢出焉不亦知乎人之所取畏者衽席之上飲食之間而不知為之戒者過也 俱在達生

兵莫憐於志鎮鄒為下寇莫大於陰陽無所逃於天地之間 莊庚桑楚

天與地無窮人死者有時操有時之具而托於無窮之間忽然無異騏驥之馳過隙也 莊盜跖

達化

天地癰痔日月暉賊古今倏忽大千毫髮噫俯仰何有也 事業浮雲貨財荷楮捶腰頰頤堙堙逍遙噫富貴何物也 役夫勞形富人勞夢銍蘭橫麻墜菌墮穢噫貧賤何因也 老氏無生莊叟瓦注鄭人覆鹿楚國亡弓噫得失何關也 鷓鴣嚇鼠鷓蚌喪漁蠻觸生心槐檀講武噫勝負何事也 芝菌形均鼠璞聲并淄澠孰辨玉石誰分噫是非何決也 明妃窮廬宿留金屋鳴雁後誅文木蚤扎噫美惡何歸也 虞鰥龍工鄴尼漂女賜眇宮墻杜繁周孔噫毀譽何當也 授枕投微托兇風遠體亡白春薪佐麀顛噫榮辱何鍾也



蟪蛄春歔夔蝠晝夜縣解旦暮王侯腐草噫生死何向也  
乃畢箕殊好鵬鴟各腸鷗鼠鷓鷯其需易足鴻鵠燕雀厥  
志難齊故予讀夢歸賦而傷古人返璞之難讀遠遊篇而  
慨浮生閑道之遠 喻言

傭工道丐之人微倖得十數錢則買穀市酒一醉大叫自  
以天下之樂莫踰於已而千金之子苦身乞乞以程錙銖  
日喪若不足籍令此兩人易地而觀焉未始不啞然自笑  
也 荆川

齊富貴於蝶夢等榮辱於蝸角寄一身於貴賤榮辱之場  
一逆旅也起一心於貴賤榮辱之外一虛舟也外物於我

何有哉

人之所甚愛而至不可少者莫如七尺之軀也其住於世  
也能泣能笑能挈能擎能徙能倚無一不能無一不有而  
其聚諸有以住於世也則又有修有短而卒無不腐為野  
土化為瓦礫而後已者則此七尺之軀亦終不得自有矣  
以其終不得自有則當其暫而有之固亦不可據而私之  
以爲真有矣而况於種種嗜好其不如七尺軀之不可少  
者又不啻千百倍歟 荆川

舉世皆夢也夢夢也不夢夢也是故得失蕉鹿也物我蝴  
蝶也榮枯黃梁也噫通晝夜而獨醒者誰歟 釋莊子



駟者曰吾晨發梁休糧於方城之外夕邛邛而弗踵也且  
七百里矣術者曰何哉吾離形而儵乎七百里之外若步  
武也又能使人見之駟者曰唉欺哉選以問畸子畸子曰  
吾綦異是吾儻而遊九有之表際天地入無間探太始究  
有終駟者益惑畸子曰無惑也子以形之者也彼以氣之  
者也吾以志之者也 鳳洲

身之未生有象乎有名乎有彖乎身之既化有象乎有名  
乎有彖乎身前後而不能知安得於中偏執為我愛恋  
憂怖自貽伊戚故曰古人古事過太空今人今事即金空  
未來人事決定空室排千燭寧分千燭之光海納百川豈

辨百川之味杳冥恍惚誰分彼我身外之事何足介懷  
道院集

夫無累於外境而取足於內則夫大鵬之搏扶搖羊角而  
上九萬里尺鷃之旦莫決於槍榆其為逍遙一也 鳳洲  
陶土為器器即土器成而與土異甚成則用用則毀毀且  
朽朽復與土一器暫而土久所謂寄歸者與 何之子  
始予暴日以求雨也官師士民及家人咸曉之曰夫雨暘  
天也天積氣也隆隆高爾矣弗可梯也沈寡余矣北塊茫  
蕩爾矣呼弗聞也叩弗應也諛之弗喜也觸之弗怒也若  
頑焉當其潦也弗格之使倒流也當其旱也弗挽河漢而



瀉之也大化獨運適焉余矣遭其適也故潦於堯而旱於湯夫潦於堯而旱於湯堯弗知天也天亦弗知堯也湯弗知天也天亦弗知湯也何物而堯何物而湯何物而天適焉爾矣子暴而求必雨則無乃不惠乎余應之曰非也子不閑精誠之極乎夫精誠之極者不惠也不惠所以精誠也精誠之極神明通焉無不可為矣故可以耳視而可以目聽也可以手行而足指也神可存而器可廢也粗而入精形殼蛻也闇而生光玄照朗也故大荒可挾而六幕可遊也大鵬蚊虻焦螟高山須彌芥子毫光六合秋毫太山太山秋毫大小一矣不知壑之為殤不知殤之為壑不知

龍伯之為僂僂不知僂僂之為龍伯修短齊矣天卑邪地高邪日月闇邪深谷朗邪流而五岳邪九河峙邪齊州近邪眉睫遠邪蠖虺者飛邪翼而蜿蜒邪軒孔雖聖吾不知其聖夸父雖愚吾不知其愚黃屋左纛雖貴吾不知其貴被裘帶素雖賤吾不知其賤萬物之觀齊矣是皆不惠之道也不惠所以精誠也精誠則神一神一則物化物化則累釋神明通焉故風可反也日可回也月可捫也電可掉也霜可夏也陽可冬也水可蹈也石可遊也龍可下也馬可角也理也豈怪也哉夫六合廣矣何所有何所為何所不有何所不為有而有為而為無有而有無為而為有而



無有爲而無爲無不有也無不爲也有而有爲而爲理也  
人之所信也無有而有無爲而爲亦理也人之所不信也  
人之所不信而怪名焉亦惑矣今夫員而方蒼蒼茫茫者  
何物皦而煌煌朗照八方者何物嶮嶮而鬱蒼森而茫洋  
浩浩湯湯者何物發聲砰彭閃爍而有光者何物鬢而清  
揚顛而目睚須而吻張手攫而足鏘有聲卽卽者何物今  
此偶一見之斯不亦大怪乎六籍所載諸子所傳山海玄  
經之所列齊諧夷堅之所志都是物矣晉北山愚公不自  
量欲移太行王屋二山聚族而運之河曲智叟啞然而哈  
之愚公不止也且世世子孫稱平焉操蛇之神聞懼其不

止也告之於帝帝感其誠夸姦氏二子負二山遂移之也  
又有遭僊人山中者求不死之術僊人畀一木令之穿石  
馬后穿乃仙其人受教無日夜寒暑饒寒垂四十季石穿  
而仙去矣夫山非可移也石非可穿也精誠之極也 由  
拳禱雨記后

夫言死人爲歸人則生人爲行人矣行而不知歸失家者  
也一人失家一世非之天下失家莫知非焉有人去鄉土  
離六親廢家業遊於四方而不歸者何人哉世必謂之爲  
狂蕩之人矣又有人重形生矜巧能修名譽誇張於世而  
不知已者亦何人哉世必以爲智謀之士此二者胥失也



而世與一不與一唯聖人知所與知所去 列子天瑞

周之尹氏大治產其下趣役者有老役夫夜則夢為國君居人民之上總一國之事游樊宮觀恣意所欲其樂無比覺則復役人有慰喻其勤者役夫曰人生百年晝夜各分吾晝為僕虜苦則苦矣夜為人君其樂無比何所怨哉尹氏心營世事慮鍾家業心形俱疲夜亦昏憊而寐夢為人僕趨走作役無不為也數罵杖撻無不至也眼中噙嚔呻呼徹旦息焉尹氏病之以訪其友友曰若位足榮身資財有餘勝人遠矣夜夢為僕若逸之復數之常也若欲覺夢兼之豈可得耶尹氏聞其友言寬其役夫之程減已思慮

之事疾並少間

宋陽里華子中年病亡朝取而夕忘夕與而朝忘在塗則忘行在室則忘坐今不識先後不識今闔室毒之魯有僞生自媒能治之華子之妻子以居產之半請其方僞生曰吾試化其心變其慮庶幾有寥乎於是試露之而求衣饒之而求食幽之而求明僞生欣然告其子曰疾可已也試屏左右獸與居室七日從之莫知其所施為也而積年之疾一朝都除華子既悟迺大怒出妻罰子操戈逐僞生宋人執而問其以華子曰曩吾忘也蕩蕩然不知天地之有無今頓識既往數十年來存亡得失哀樂好惡擾擾萬緒



起矣吾恐將來之存亡得失哀樂好惡之亂吾心如此也  
須臾之忘可復得乎

秦人逢氏有子少而惠及壯而有迷罔之疾聞歌以為哭  
視白以為黑饗香以為朽嘗甘以為苦行非以為是意之  
所之天地四方水火寒暑無不倒錯者焉楊氏告其父曰  
魯之君子多術藝將能已乎汝奚不訪焉其父之魯過陳  
遇老聃因告其子之證老聃曰汝庸知汝子之迷乎今天  
下之人皆惑於是非昏於利害同疾者多固莫有覓者且  
一身之迷不足傾一家一家之迷不足傾一鄉一鄉之迷  
不足傾一國一國之迷不足傾天下天下盡迷孰傾之哉

向使天下之人其心盡如汝子汝則反迷矣哀樂聲色真  
味是非孰能正之且吾之言未必非迷况魯之君子迷之  
郵者焉能解人之迷哉榮汝之糧不若適歸也

四俱列

子周穆王

子產相鄭三季善者服其化惡者畏其禁鄭國以治而有  
兄曰公孫朝有弟曰公孫穆朝好酒穆朝好色鄧析曰子奚  
不時其治也喻以性命之重誘以禮義之尊乎子產用鄧  
析之言因問以謁其兄弟而告之朝穆曰吾知之久矣擇  
之亦久矣豈待若言而後識之哉凡生之難遇而死之易  
及以難遇之生俟易及之死可孰念哉而欲尊禮義以夸



人矯情性以招名吾以此爲弗若死也且若以治國之能  
夸物欲以說辭亂我之心榮祿喜豕之意不亦鄙而可憐  
哉我又欲與若別之夫善治外者物未必治而身交苦善  
治內者物未必亂而性交逸以若之治外其法可暫行於  
一國未合於人心以豕之治內可推之於天下君臣之道  
息矣吾常欲以此術而喻之若反以彼術而教豕哉子產  
忙焚無以應之他日以告鄧析鄧析曰子與真人居而不  
知也孰謂子智者乎鄭國之治偶耳非子之功也

列子

楊朱

齊田氏祖於庭食客千人中坐有獻魚雁者田氏視之乃

歎曰天之於民厚矣殖五穀生魚鴈以爲之用衆客和之  
如響鮑氏之子年十二預於次進曰天地萬物與我並生  
類也類無貴賤徒以小大智力而相制迭相食人取可食  
者而食之豈天本爲人生之是咬啞嗜膚席狼食肉非天  
本爲咬啞生人席狼生肉者

列子說符

天下莫大於炁毫之末而泰山爲小莫壽於殤子而彭祖  
爲天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既已爲一矣且得  
有言乎既已謂之一矣且得無言乎一與言爲二二與一  
爲三自此以往巧歷不能得而况其凡乎故自無適有以  
至於三而况自有適有乎

莊齊物論



余惡乎知悅生之非惑邪余惡乎知畏死之非弱喪而不知歸者耶麗之姬艾封人之子也晉國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於王所與王同筐牀食芻豢而後悔其泣也余惡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夢飲酒者旦而哭泣夢哭泣者旦而田獵方其夢也不知其夢也夢之中又沾其夢焉覺而後知其夢也且有大覺而後知此其大夢也而愚者自以為覺竊竊然知之君乎牧乎固執丘也與汝皆夢也余謂汝夢亦夢也是其言也其名為吊詭萬世之後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既使豕與若辯矣若勝我豕不若勝若果是也我果非也

耶我勝若若不吾勝我果是也而果非也耶其或是也其或非也耶其俱是也其俱非也耶豕與若不能相知也則人固受其黜闇吾誰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與若同矣惡能正之使同乎豕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惡能正之使同乎我與若者正之既同乎我與若矣惡能正之使同乎與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耶 二俱齊物論

草食之獸不疾易藪水生之蟲不疾易水行少變而不失其大常也喜怒哀樂不入於胸次夫天下也者萬物之所一也得其所一而同焉則四肢百體將為塵垢而苑生終



始將為晝夜而莫之能滑而况得喪禍福之所介乎棄隸者若棄泥塗知身賢於隸也 莊田子方

楚王與凡君坐少焉楚王左右曰凡亡者三凡君曰凡之亡也不足以喪吾存夫凡之亡不足以喪吾存則楚之存不足以存存由是觀之則凡未始亡而楚未始存也 莊

田子方

山林與臯壤與使我欣欣然而樂與樂未畢也哀又繼之哀樂之來吾不能禦其去弗能止悲夫世人直為物逆旅耳夫知遇而不知所不遇知能而不能所不能無知無能者固人之所不免也夫務免乎人之所不免者豈不亦

悲哉 莊知北游

有暖姝者有濡需者有卷婁者所謂暖姝者學一先生之言則暖暖姝姝而私自說也自以為足矣而未知未始有物也是以謂暖姝者也濡需者豕彘是也擇䟽鬣自以為廣宮大囿奎蹄曲隈乳間股脚自以為安室利處不知屠者之一旦鼓鼙布草操煙火而已與豕俱集也此以域進此以域退以其所謂濡需者也卷婁者舜也羊肉不慕蟻蟻慕羊肉肉羶也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至鄧之墟而十有萬家堯聞舜之賢舉之童士之地曰冀得其來之澤舜舉乎童士之地季齒長矣聰明衰矣而不得休



歸所謂卷婁者也

莊徐無鬼

衆罔兩問於景曰若向也俯而今也仰向也括而今也被髮向也坐而今也起向也行而今也止何也景曰叟叟也奚稍問也子有而不知其所以予蜩甲也蛇蛻也似之而非也火與日吾屯也陰與夜吾代也

莊寓言

溲乎洋乎游太初乎時金已時玉已時糞已時土已時翔物時逐物時山物時淵物端乎權乎狂乎愚乎 闕尹子不可謂之非我不可謂之非彼執而彼我之則愚 五鑑世之人以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分人我者殊不知夢

中人亦我思異彼思彼思異我思孰爲我孰爲人世之人以豕痛異彼痛彼痛異我痛分人我者殊不知夢中人亦我痛異彼痛彼痛異豕痛孰爲我孰爲人爪髮不痛手足不思亦豕也豈可以思痛異之世之人以獨見者爲夢同見者爲覺殊不知精之所結亦有一人獨見於晝者神之所合亦有兩人同夢於夜者二者皆我精神孰爲夢孰爲覺世之人以暫見者爲夢久見者爲覺殊不知暫之所見者陰陽之氣久之所見者亦陰陽之氣二者皆我陰陽孰爲夢孰爲覺 六七

耕夫習牛則獷獵夫習虎則勇漁夫習水則沉戰夫習馬



則健萬物可為我我之一身內變螻蛄外烝蟲蚤瘕則龜  
魚瘦則鼠蠹豕可為萬物 六七

土偶之成也有貴有賤有士有女其質土其壤土人哉  
六七

枯龜無我能見大知磁石無豕能見大力鐘鼓無我能見  
大音舟車無豕能見遠行故我一身雖有智有力有音有  
行未常有豕 六七

蜮射影能斃我知夫無知者亦豕則溥天之下我無不在  
六七

均一物也衆人惑其名見物不見道賢人析其理見道不

見物聖人合其天不見道不見物一道皆道不執之即為  
道執之即物 八筭

天地萬物無一物是吾之物物非豕物不得不應我非我  
我不得不養雖應物未嘗有物雖養豕未嘗有我 九藥

目之所見不知其幾何或愛金或愛玉是執一色為目也  
耳之所聞不知其幾何或愛鐘或愛鼓是執一聲為耳也  
惟聖人不慕之不拒之不處之 九藥

瓶存二竅以水實之倒瀉閉一則水不下蓋不升則不降  
井雖千仞汲之水上蓋不降則不升是以聖人不先物

九藥以上俱關尹子



影之問乎光曰吾昧乎體之陰君昭乎質之陽君之初吾之餘君之中吾之窮君之沒吾之滅君之清吾之明何君之好無恒俾吾之會無常與光答影曰子在空而無在實而有在翼而飛在足而走在鈎而曲在弦而直子之近乎燭出子體之外子之遠乎鏡入吾質之內子之自無恒豈吾之獨無常與影笑曰君第收光吾將滅影有之與無由君之與吾何背何正安推乎造化之命哉 玄真子唐張

志和

天地既位陰陽氣交於是裸蟲鱗蟲毛虫羽虫甲虫生焉人者裸虫也與夫鱗毛羽甲無所異也人自謂其異者豈

非乎能用智慮耶言語耶夫自鳥獸迨乎蠢蠕皆好生避死營其巢穴謀其飲啄生育乳養其類而護之與人之心好生避死營其宮室謀其衣食生育乳養其男女而私之無以異也何可謂之無智慮耶夫自鳥獸迨乎蠢蠕者號鳴呼噪皆有其音安知其族類之中非語言耶人以不喻其音而謂其不能言又安知鳥獸不喻人言亦謂人不能語言耶則其嘯鳴呼噪之音必語言耳又何可謂之不言語耶 無能子

無能子貧昆弟之子通相從焉一日謂無能子曰嗟寒吟饒有季矣夕則多夢祿仕而豐乎車馬金帛夢則樂寢則



憂何可獲易置也無能子曰晝憂夕樂均矣何必易哉通  
曰夕樂夢耳無能子曰夫夢與寤有所異也曰無所異無  
所異則安知寐而為之者夢耶寤而為之者夢耶無能  
射似庸者見虎而不見石斬暴蛟者見蛟而不見水是知  
萬物可以虛我身可以無以我之無合彼之虛自然可以  
隱可以顯可以死可以生而無所拘夫空中之塵若飛雪  
而目未嘗見穴中之蟻若牛鬪而未嘗聞况非見聞者乎

譚峭子

有言臭腐之狀則輒有所熾聞珍羞之名則妄有所嘆臭  
腐了然虛珍羞必然燬而熾不能止嘆不能止有惧殺將

若螻蟻者有愛鮑魚若鳳膏者知此理者可以齊奢儉外  
榮辱黜是非忘禍福

譚峭子

稚子弄影不知為影所弄狂夫侮像不知為像所侮化家  
者不知為家所化化國者不知為國所化化天下者不知  
為天下所化醉者負醉疥者療疥其勢強顛其病彌篤而  
無反者也

譚峭子

瓜髮者我之形何瓜可割而無害髮可裁而無傷蓋榮衛所  
不至也則是豕本無害而筋骨為之害我本無痛而血肉  
為之痛所以知喜怒非豕作哀樂非豕動我為形所昧形  
為我所愛達此理者可以出死生之外

譚峭子



物化

大塊噫氣其名爲風是唯無作作則萬竅怒號而獨不聞之  
之琴琴乎山林之畏佳大木百圍之竅穴似鼻似口似耳  
似斝似圈似臼似洼者激者謫者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  
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隨者唱喁冷風則小和飄風則大和  
厲風濟則衆竅爲虛而默不見之調調之刀刀乎 莊齊

物論

昔者莊周夢爲蝴蝶栩栩然蝴蝶也自喻適志與不知周  
也俄然覺則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夢爲蝴蝶與蝴蝶之  
夢爲周與周與蝴蝶則必有分矣此之謂物化 莊齊物論



指窮於薪火傳也不知其盡也

莊養生主

秦市幻人有能烈鑊膏而溺其手足者無能子召而問之  
曰受術於師其訣曰視鑊之烈其心先亡然後術從之悻  
則敗無能子願謂其徒曰無心於身幻人可以寒烈鑊况  
上德乎 無能子

無能子寓於秦村景氏一夕梟唱其樹景氏色憂將彈之  
無能子曰人之家因其鳴而凶梟罪也梟可凶殺之不能  
弭將凶而鳴非梟忠而先示於人耶殺之害忠也夫毛羣  
羽族偶隨氣之厚薄自然而形也非宰於愛憎者也誰令  
梟司其凶耶謚梟之凶誰附自耶天地言之耶梟自言之

耶天地不言梟自不言何又其凶耶謚梟之凶不知所自  
則鳳未又祥梟未必凶景氏止家亦不凶 無能子

鄭人有薪於野者遇駭鹿御而擊之斃之恐人見之也遽  
而藏諸隍中覆之以萑不勝其喜俄而遺其所藏之處遂  
以爲夢焉順途而詠其事傍人有聞者用其言而取之既  
歸告其室人曰向薪者夢得鹿而不知其處吾今得之彼  
直真夢者矣室人曰若將是夢見薪者之得鹿耶詎有薪  
者耶今真得鹿是若之夢真耶薪者之歸不厭失鹿其取  
真夢藏之之處又夢得之之主爽旦案所夢而尋得之遂  
訟而爭之歸之士師士師曰若初真得鹿妄謂之夢真夢



得鹿妄謂之實彼真取若鹿而與若爭鹿室人又謂夢何人鹿無人得鹿今據有此鹿請二分之一以聞鄭君鄭君曰嘻士師將復夢分人鹿乎訪之國相國相曰夢與不夢臣所不能辨也欲辨覺夢惟黃帝孔丘今亡黃帝孔丘孰辨之哉且恂士師之言可也 列子

作環舞者宮室皆轉瞰迴流者頭目自旋非宮室之幻惑也而人自惑之非迴流之改變也而人自變之惟清靜者故物不能欺 譚峭子

梟夜明而晝昏雞晝明而夜昏或謂梟為異則謂雞為同或謂雞為異則謂梟為同孰梟雞之異晝夜乎晝夜之異

梟雞乎孰謂夜之同梟雞乎梟雞之同晝夜乎晝不得謂之明夜不得謂之昏能齊昏明者其惟大人乎 譚峭子  
方咫之木置乎地之上使人蹈之而有餘方尺之木置乎竿之端使人踞之而不足非物有大小蓋心有虛實是故冒大暑而撓者愈熱受炙灼而惧者愈痛人無常心物無常性 譚峭子

至嬌者化為婦人至暴者化為猛虎心之所變不得不變是故樂者其形和喜者其形逸怒者其形剛憂者其形感斯亦變化之道也 譚峭子



玩物

凡情櫻於物者未有不累於中而喪失其所樂者也有人焉知夫軒裳圭組之足以為累而欲自遊於山顛水涯之外以為得所樂不櫻於物矣然不知方其有羨於山水而莫之致也則或煩勞而悵望而其既得也則或嗜深玩竒窮乎幽絕勞精神而不知止其據而私之也則一丘一壑悉以自占而若恐其或奪也其久而將去也則躊躇固戀而其既去也則或悵然有失如遷客之思其故鄉骨於懷而不能已此其患得患失於山水與夫患得患失於軒裳圭組者清濁有間矣其決性命之情以櫻於物而喪失其



所樂者則一也

石屋山志序荆川

人有生不識先墓指率然者而示之曰此而先人藏也則為之咨嗟涕洟而不已可以為孝乎之情也因境而生者也躬而土手而樹畢葬而不能舍攀栢而號草木變色鳥獸易性可以為孝乎之情也托境而篤者也

鳳洲

且令人重榆令人暝合歡蠲忿萱草忘憂

稽叔夜

無以樂饒深山之薇孰禁豕採無以禦寒南簷之日孰禁我曝夜行無燭遙空之月孰禁我弄晝寢無簟幽林之磴孰禁我眠炎蒸無翼虛谷之風孰禁豕乘饕殮無魚長江之釣孰禁我下晴溪溫瀑任意浴之不患乎無蕙蘭芳蕭

鬱任意吸之不患乎無薌攢峰壘障任意躡之不患乎無樓臺蕪藤野蕨任意貯之不患乎無藥餌喬松磨竹撫瑤琴也懸壁飛泉下玉漏也小桃間柳列錦屏也嫩草護苔設重茵也淡雲遠樹開畫幅也鳴鶴翔鷺呈歌舞也落花流水渙文章也怪石吾玩器也古洞吾離宮也澗毛吾珍羞也鹿豕吾僮僕也枝頭好鳥日相近呼吾朋友也煙外層巒時相拱揖吾賓主也乾旋坤轉太和流行吾父母也

廬曲

方吾之心間而無事以逍遙乎草堂而觀於魚鳥之飛鳴而潛泳煙雲之出沒而隱映融然右有凝於精爽然若有



釋於神是以物無逆於目目無逆於心而心無逆於物一  
旦情隨事以遷勃焉而有闢於是而心逐逐焉而目眈眈  
焉凡向之飛泳而出沒若有疑於精而釋於神者舉皆不  
知所在矣徐徐焉闢解而挽息乃始還而觀之則草堂向  
之草堂而煙雲魚鳥向之煙雲魚鳥也於是爲之憮然而  
一笑 荆川大觀草堂記

嗜好

累榭洞房珠簾玉宸人之所悅也鳥入而憂聳石巉巖輪  
茵亂結猿狖之所便也人上而慄五嶽六經咸池蕭韶人  
之所樂也獸聞而震懸瀨碧潭波瀾洶湧魚龍之所安也  
人入而畏頽顏玉理眇視巧笑衆目之所悅也軒皇愛嫫  
母之醜貌不易落英之麗容陳侯悅敦洽之醜狀弗貿陽  
文之婉姿陽春白雪噉楚採菱衆耳之所樂也而漢順聽  
山鳥之音云勝絲竹之嚮魏文侯好趨鑿之聲不貴金石  
之和炮羔煎鴻臚鴈熊衆口之所噍也文王嗜菖蒲之  
藟不易熊肝之味鬱金玄愴春蘭秣穗衆鼻之所芳也海



人悅至臭之夫不愛芳馨之氣若斯人者性皆有所偏也

劉子

自適

百季之木破為犧樽青黃而文之其斷在溝中比犧樽於  
溝中之斷則美惡有間矣莫於失性一也跖與曾史行義  
有間矣然其失性均也而楊墨乃始離跖自以為得非吾  
所謂得也夫得者困可以為得乎則鳩鴉之在於籠也亦  
可以為得矣趣舍聲色以柴其內皮弁鷩冠摺笏紳修以  
約其外內支盈於柴柵外重纏繳皖皖然在纏繳之中而  
自以為得則是罪人交辭歷指而虎豹在於囊檻亦可以  
為得矣 莊天地

忘足履之適也忘要帶之適也知忘是非心之適也不內



變不外從事會之適也始乎適而未嘗不適者忘適之適也  
莊達生

自信

巫馬子謂子墨子曰子兼愛天下未云利也我不愛天下未云賊也功皆未至子何獨自是而非我哉子墨子曰今有燎者於此一人奉水將灌之一人慘火將益之功皆未至子何貴於二人巫馬子曰我是彼奉水者之意而非夫慘火者之心子墨子曰吾亦是吾意而非子之意也  
墨子  
管者秦越人以醫聞天下天下之人皆以越人為命他日有病者焉遇越人而屬之越人曰嗟夫難哉夫子之病雖不至於死而難以愈急治之則傷子之四肢而緩治之則勞苦而不肯去夫傷子之四肢而後可以除子之病則天



下以我為不工而病之不去則天下以我為非醫此二者  
所以交戰於吾心而不釋也既而其人曰夫子則知醫之  
醫而未知非醫之醫歟夫非醫之醫者有所冒行而不顧  
是以能應變於無窮今子守法密微而用意於萬全者則  
是子猶知醫之醫而已

顏濱

人謂墨子曰今天下莫為義子獨自若而為義子不若已  
子墨子曰今有人於此有子十人一人耕而九人處則耕  
者不可以不益急矣何故則食者衆而耕者寡也今天下  
莫為義則子如勸我者何故止我

墨子

世俗之君子視義士不若負粟者今有人於此負粟息

路

側欲起而不能君子見之無長少貴賤必起之何故也  
義也今為義也君子奉承先王之道以語之縱不悅而  
又從而非毀之則是世俗之君子之視義士也不若視負  
粟者

墨子



自知

臧紇自以為聖白圭自以為禹長卿自以為相如楊雄自以為孟軻崔浩自以為子房噫千百世而下孰有許之者乎夫數子不自知而人知之人知數子而又不自知可慨也巳明堂寢室匠梓之能為也而自處無廬乘馬玉輅輪輿之能為也而自出無車何者工於理人而拙於自理也見殊毫之末者不能自見其睫舉千鈞之重者不能自舉其身何者知人則易而知巳則難也是故自知者莫先於知人而知人者莫貴於自知延陵子鳳不知美鴟不知惡陶唐氏不知聖有苗氏不知暴使陶唐氏恃其聖非聖也





有苗氏知其暴不暴也

譚子

魏昭王問田誦曰先王之諫曰為聖易有諸誦對曰臣之所舉也昭王曰然則先生聖乎對曰未有功而知其聖也是堯之知舜也待有功而後知其舜也是市人之知聖也今誦未有功而王問誦曰若聖乎敢問王亦其堯也昭王無以應 呂氏

厲之人夜半生子遽取火而視之汲汲然惟恐其似已也

莊天地

海魚有以蝦為目者人皆笑之不知晝非日之光則不能恃夜非燭之明則有所欺觀傀儡之假而不自疑嗟朋友

之逝而不自悲賢與愚莫知惟抱純白養太玄者不入其

撓 譚子



自愛

禽子問揚朱曰去子體之一毛以濟一世汝為之乎揚子曰世固非一毛之所濟禽子曰假濟為之乎揚子弗應禽子出語孟孫陽孟孫陽曰子不達夫子之心吾請言之有侵若肌膚獲萬金者若為之乎曰為之孟孫陽曰有斷若一節得一國子為之乎禽子默然有間孟孫陽曰一毛微於肌膚肌膚微於一節省矣然則積一毛以成肌膚積肌膚以成一節固一體萬分之一物柰何輕之乎

揚朱

今謂人曰予子冠履而斷子之手足子為之乎必不為何



故則冠履不若手足之貴也又曰予子天下而殺子之身  
子為之乎必不為何故則天下不若身之貴也 墨子

韓魏相與爭侵地子華子見昭僖侯昭僖侯有憂色子華  
子曰今使天下書銘於君之前書之言曰左手櫻之則右  
手廢右手櫻之則左手廢然而櫻之者必有天下君能櫻  
之乎昭僖侯曰寡人不櫻也子華子曰甚善自是觀之兩  
臂重於天下也身亦重於兩臂韓之輕於天下亦遠矣今  
之所爭者其輕於韓又遠君固愁身傷生以憂感不得也  
昭僖侯曰善哉教寡人者衆矣未嘗得聞此言也子華子  
可謂知輕重矣 在子讓王

自下

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間而窺其夫擁大蓋衆駟  
焉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  
晏子身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  
念深矣今子長八尺迺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是妾  
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恠而問之御以實對妾  
子薦以為大夫 晏子春秋



自用

世裕之人皆善人之同乎已而惡人之異於已也同於已而欲之異於已而不欲者以出乎衆為心也夫以出乎衆為心者曷嘗出乎衆哉因衆以寧所聞不如衆技衆矣而欲為人之國者此攬乎三王之利而不見其患者也此以人之國僥倖也幾何僥倖而不喪人之國乎其存人之國也無萬分之一而喪人之國也一不成而萬有餘喪矣悲夫有土者之不知也 莊在宥



自是

齊宣王欲以淳于髡傳太子髡辭曰臣不肖不足以當此  
大任王不若擇國之長者而使之王曰子無辭也寡人豈  
責子之令太子又如寡人也哉寡人固生而有之也子令  
太子如堯乎其如舜也凡說之行也不智聽智自非受是  
也今自以賢過於堯舜彼且胡可以聞說哉

呂氏

魏君驕恣晉師伐之魏君出走至於澤中饒渴而其御進  
酒舛假脯果糗魏君喜曰何給也御曰儲之久矣為君出  
亡而道饑渴也君曰知亡何以不諫御曰君好諛而惡至  
言諫恐先魏君作色御謝之曰君大賢也天下之君



皆不肖而疾吾之君獨賢也君喜遂徒行於山中倦枕御  
膝御以塊易逝行而去

賈誼新書

自恃

匹夫持挺而立於賁育之前賁育色變而不敢動非畏之  
也不知持挺者之勇怯也使人號於賁育之門曰我勇蓋  
天下賁育則笑而殺之耳何也真勇者固未嘗自恃其勇  
而驕久也 方深慮八

廷人無蹶負夥則蹶聾聵何罪惟強明而自聰詭皂白而  
誤官商人則過之 夢澤荅汪先生

楚人有習操舟者其始折旋疾徐唯舟師之視聽開帆擊  
楫雲飛鳥逝一息千里於是小試于洲渚之間平瀾淺瀨  
水波不興投之所向無不如意不知適有天幸遂以為盡



操舟之術矣。遽謝遣舟師，傲然自得，沿視溟渤而極視江湖，推鼓徑進，亟犯大險，吞天沃日之濤，排山倒海之風，轟魁澎湃，奔鯨駭蚪，乃徬徨四顧，膽落神喪，墮將失枕，身膏魚鼈之腹，為世大戒。然則召今日之危者，豈非前日之幸乎？使其自試之時，已遇風濤之變，則將知難而退，終身不敢言舟楫矣。  
東萊

瘍醫之不為疾醫，樂其有得於瘍也。疾醫之不能為而喪其所，以為瘍。此瘍醫之所懼也。若夫妄人礪針磨砭，乃欲為余附扁鵲之事，彼誠無得於心，而侈於外也。  
老泉

吳王浮於江，登乎狙之山，衆狙見之，恂然棄而走，逃於深莽，有一狙焉，委蛇攫抓，見巧乎王，王射之，敏給搏捷，矢王命相者趨射之，狙執苑王，願謂其友，顏不疑曰：「狙也，伐其巧恃其便，以教予，以至此殛也。戒之哉！嗟乎！無以汝色驕人哉！」  
莊徐無鬼



見大

命駕而遊五都之市則天下之貨畢陳矣寨裳而涉汶陽  
之上則天下之稼如雲矣推紆而守教庠海陵之倉則山  
坻之積在前矣板衽而登鍾山藍田之上則夜光璵璠之  
珍可觀矣 李蕭遠運命論

夫安一技者難語天地之運據腐之鳶仰而嚇鵠者非其  
智不如也處小則大者昧恬於幽則熠于眩故觀廟廊鍾  
鼎之盛則事功之心興覽穀文冠裳之會則進為之志增  
空同

登山者處已高矣左右視尚巍巍焉山在其上也賢者之



所處有似於此身已賢矣行已高矣右左視尚盡賢於已

呂氏

棲一塵於睫則其歎車輪置車輪於百步之外則其小如一塵是物本無大小而有大小者生於所見也 呂氏

明者舉大略小不伎罔求故能取威定功成天平地豈肯稱薪而爨數粒而炊屏瑕棄璧披毛索麀哉 抱朴子

筌可棄而魚未獲則不得無筌文可廢而道未行則不得無文曠者不可督之以分鄭用瞽者不可責之以別丹漆并哇不可以語滄海庸俗不可以語經術注清音聽九韶者巴人之聲不能悅其耳烹大宰宰方丈者荼蓼之味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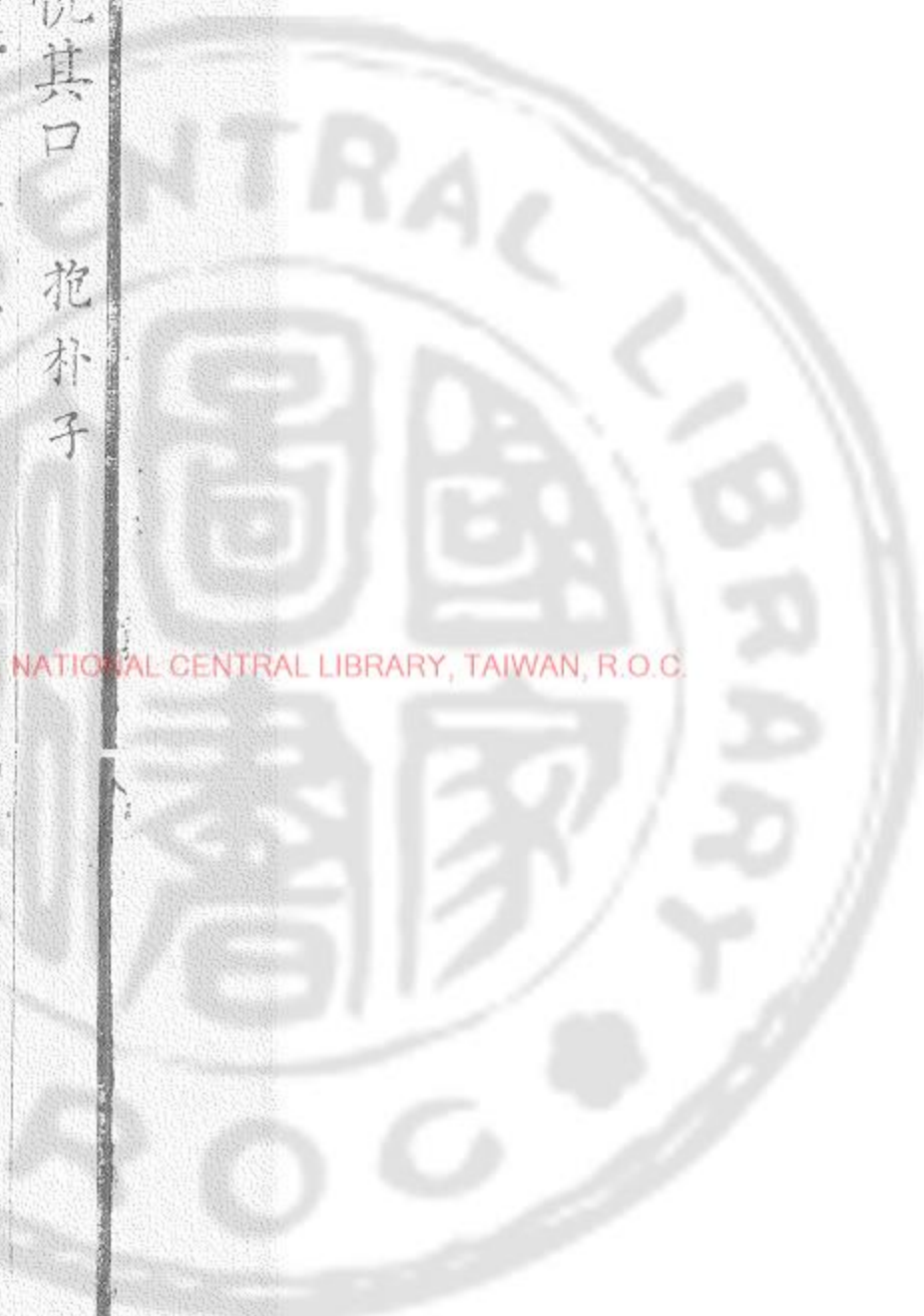
能悅其口 抱朴子

善愛其身者能使百年為千載不善愛身者忽焉如蚊蚋處乎盜缶之間夫蚊蚋之生亦自以為適矣而起滅生死不踰乎旬月當其快意於所欲以盜缶為天地而不知其所處之微昧陋之民亦若是矣 方謹行

如羣兒一餅爭獲自矜 空同戰國策序

螭螟屯蚊眉之中而笑弭天之大鵬鯨鮪游牛迹之水而責橫海之巨鱗故道業不足以相涉聰明不足以相逮理自不合無所多怪 抱朴子

道無常道道常道是為小道小道不遠學無常學學常學





是為曲學曲學不達言無常言言常言是為方言方言不  
通 何之子

夫澗谷之水深不過咫尺丘垤之山高不踰尋丈人則狎  
而說之及至臨泰山之懸崖窺巨海之驚瀾莫不戰掉悼  
慄眩惑而自失所觀變於前所守易於內亦其理宜也

昌黎

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  
其所措非智不若所居之卑也 東坡

宋國有田夫顧其妻曰負日之暄人莫知者以獻吾君將  
有重賞里之富室告之曰晉人有美茂菽甘泉莖芹萍子

者對鄉豪徐之鄉豪東而嘗之蜚於口慘於腹衆哂而怨  
之其人太憨于此類也 列子楊朱

殊水時至百川灌河涇流之大兩涘渚涯之間不辨牛馬  
於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已順流而東  
行至於北海東面而視不見水端於是焉河伯始旋其面  
目望洋向若而嘆曰野語有之聞道百以為莫已若此我  
之謂也且夫我嘗聞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者始吾  
弗信今吾睹子之難窮也吾非至於子之門則殆矣吾長  
笑於大方之家北海若曰井蛙不可以語於海者拘於虛  
也夏蟲不可以語於冰者篤於時也曲士不可以語於道



者束於教也計四海之在天地之間也不似壘空之在大  
澤乎計中國之在海內不似稊米之在太倉乎號物之數  
謂之萬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毫末之在馬體乎  
五帝之所連三王之所爭仁人之所憂任士之所勞盡此  
矣伯夷辭之以為名仲尼語之以為博此其自多也不似  
爾向之自多於水乎 莊子涑水

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生之道吾自以為至達已  
今吾聞莊子之言茫焉異之敢問其方公子牟隱機太息  
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埴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鼃曰吾  
樂與吾跽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涯赴水則接腋

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肘還蚌蠃與科斗莫吾能若也且夫  
絃一壑之水跨時埴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  
觀乎東海之鼃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繫矣於是逡巡而却  
告之海曰夫千里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  
極其深禹之時十季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季七  
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  
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埴井之蛙聞之適適然驚規規然  
自失也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  
猶使蚤負山商鉅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子獨不聞夫壽  
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



富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公孫龍口吐  
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去 莊子焠水

務大

夫臨江而釣曠日而不能盈羅雖有釣箴芒距微細芳餌  
加之以詹何娟環之數猶不能與網罟爭得射者扞鳥號  
之弓彎綦衛之箭重之以羿逢蒙之巧以要飛鳥猶不能  
與網者竟多何則以所恃之少也 淮南子

牛蹄之涔無尺寸之鯉塊阜之山無方丈之材所以然者  
何也管宇狹小而不能容巨大也 淮南子

為大者不屑於其細而事之非甚迫者君子不極已以從  
之也今夫千金之家雖其甚欲必不屑為販負之所為詩  
禮之儔雖其甚寔終不敢鬻先世之圖藉何者所傷者大



也 止齋

持寸斧者必不伐十丈之木操百金者必不駕萬斛之舟  
小之無補於大用也飾金王者又不為戰陣之刃多雕彩  
者必不為適遠之車文之無補於實用也 何之子

且夫水之積也不厚則負大舟也無力覆杯水於坳堂之  
上則芥為之舟置杯焉則膠水淺而舟大也 莊子逍遙遊

適莽蒼者三飡而反腹猶果然適百里者宿春糧適千里  
者三月聚糧

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  
晦朔蟪蛄不知春秋 俱逍遙遊

任公子為大鉤巨縵五十犗以為餌蹲乎會稽投竿東海  
旦旦而釣期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鉤銷沒而下  
驚揚而奮鬣白波若山海水震蕩殼侷鬼神悼嚇千里任  
公子得若魚離而膾之自澗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  
魚者已而後世輕才諷說之徒皆譙而相告也夫揭竿累  
趨灌瀆守鯢鮒其於得大魚難矣飾小說以干縣令其於  
大達亦遠矣是以未嘗聞任氏之風 莊子外物  
齊人之井飲者相舂也 莊子御寇



辨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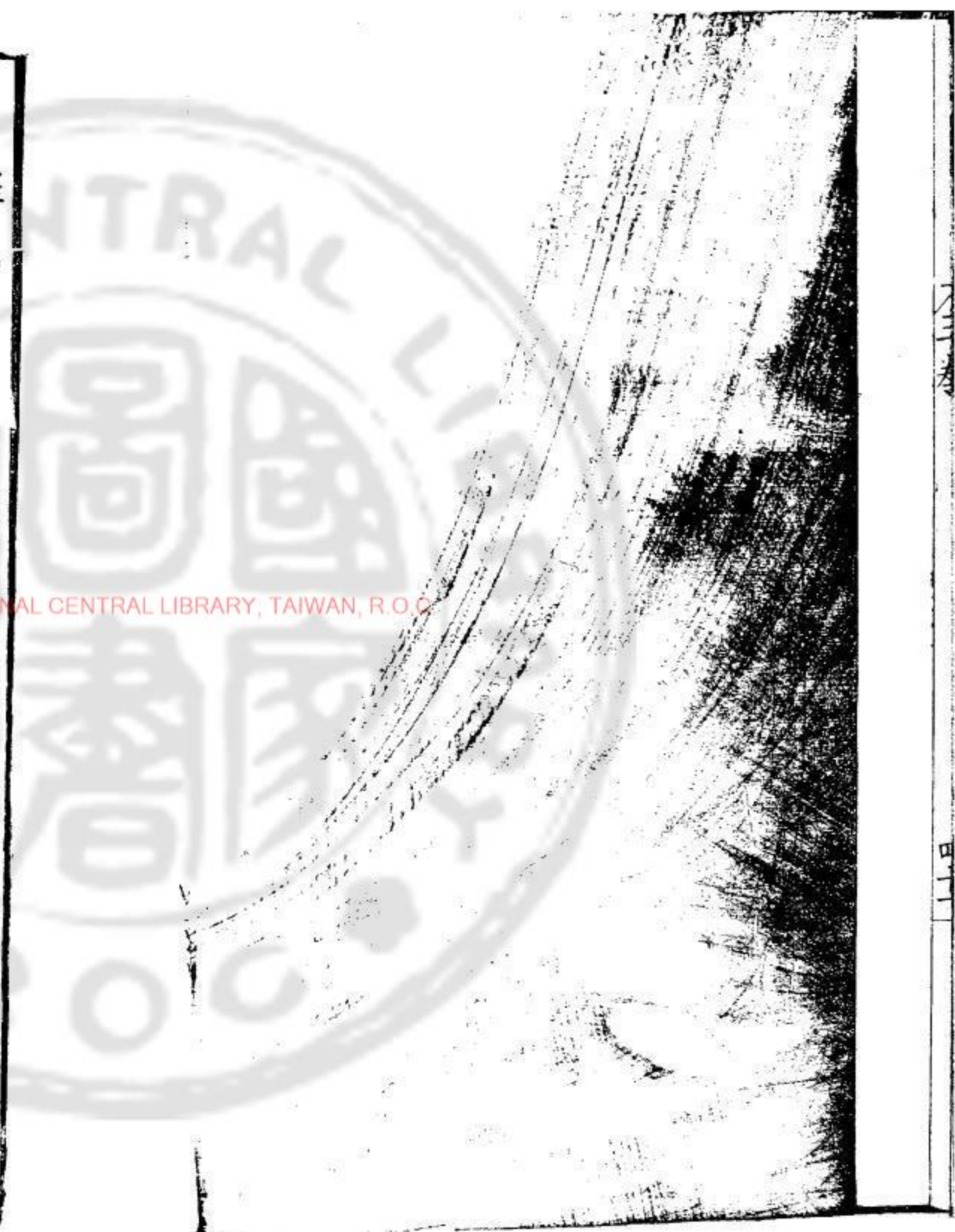
三人行而一人惑所適者猶可致也惑者少也二人惑則勞而不至惑者勝也而今也以天下惑大蔽不入於里耳折揚皇考則嗑然而笑高言不止於衆人之心至言不出俗言勝也以二缶鍾惑而所適不得矣而今也以天下惑予雖有祈嚮其庸可得邪知其不可得也而強之又一惑也 莊子天地

棘生矣

子華子

不得其所欲則疑得其所不欲則惑疑惑載于中虛則荆棘生矣

百事成而一事疑道必廢三人行而一人惑議必格





執要

十圍之木持千鈞之屋五寸之鍵制開闔之門豈其材之  
巨小足稱哉所居要也

淮南子

涓水大鄭之富人  
有弱者人得其死者  
富人請贖之其人  
求金甚多以告鄧析  
析曰安之人必莫之  
賣矣得死者患  
之以告鄧析  
析又曰安之此必無  
所更買矣

呂氏

人之於物聽其自附而信其自去則人重而物輕  
人重而物輕則物之附人也堅物之所以去人分裂  
四出而不可禁者物重而人輕也

穎濱

人有酒徒十人群居而飲有客請曰今日之宴毋隱厥枝



以為劇可乎其一入進曰吾善於簫有二人曰吾善於歌  
又有二人曰吾善於舞二人善於奕二人善於壺客曰若  
之藝咸聽於酒謂簫者曰吾忽焉舉觴而簫不應者罰忽  
焉投觴而簫不節者罰頃之簫者醉而不能罰矣又謂歌  
者曰吾忽焉舉觴而歌不應者罰忽焉投觴而歌者不節  
罰頃之歌者又醉而不能罰矣至於舞者奕者壺者亦然  
客笑而喜曰吾一觴而困九人何取於藝也

外史

真情

人有終身而為庶者能辭萬鍾於朝廷而不能不拾一金  
於無入之地人有終身而為禮者能整衣冠以接賓而不  
能不弛容於暗室之間

誠齋

父雖不慈子見其遇虎則失聲於奔救兄雖不友弟見其  
遇兵則荷戟而往鬪何者其愛之之真情出於自然也

誠齋

今夫童子誑其西隣之童而奪之一金不忤也而東隣之  
童旁觀而過見之則作焉

誠齋

無翼而飛者聲也不根而固者情也

管子



嘻笑之怒甚於裂皆長歌之笑過乎慟哭庸詎知吾之浩  
非戚戚之尤者乎 柳州

蹶市人之足則辭以放鷺兄則以嫗大親則已矣 莊庚  
未楚

舊國舊都望之暢然雖使丘陵草木之緜入之者十九猶  
之暢然况見見聞聞者也 莊則陽

強哭者雖悲不哀強怒者雖嚴不威強親者雖笑不和真  
悲無聲而哀真怒未發而威真親未笑而和真在內者神  
動於外是所以貴真也 莊漁父

機心

物之有是根者遇物必發隣人之笛懷舊者感之斜谷之  
鈴溺愛者悲之感在人而不在笛悲在人而不在鈴昔者  
子臧好聚鷓冠而見殺於鄭伯夫鄭伯父也子臧子也子  
華亦子也鄭伯因怒子華以及子臧雖事在十年之前而  
身居數百里之外終不能免吾以是知怒之不可藏也

呂

火之伏也噓之則燃煽之則炎猛獸之寢於山其怒而嗥  
也必或驚之其貪而殺也必或誘之夫天下之機心莫之  
禁也猶火而易擾也猶猛獸 止齋



白起發一疑心坑虜士如蟻蝨王愷發一快心截蛾眉如  
芻備李斯發一叻心橫尸四海楊國忠發一嫉心激禍百  
年其端甚微其流甚廣痛哉 劉屏山

子貢南游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爲圃畦鑿  
隧而入井抱甕而出灌搨搨然用力甚多而見功寡子貢  
曰有械於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見功多夫子不欲  
乎爲圃者卽而視之曰柰何曰鑿木爲機後重前輕挈水  
若抽數如沃湯其名爲槲爲圃者忿然作色而笑曰吾聞  
之吾師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機心存  
於胸中則純白不備純白不備則神生不定神生不定者

道之所不載也吾非不知羞而不爲也子貢瞞然慙俯而  
不對 莊天地

人有亡鉄者意其鄰之子視其行步竊鉄也顏色竊鉄也  
言語竊鉄也動作態度無爲而不竊鉄也俄而相其谷而  
得其鉄他日復見其鄰之子動作態度無似竊鉄者 列  
子說符



識微

紂為長夾之飲懼以失日問其左右盡不知也乃使問箕子箕子謂其徒曰為天下主而一國皆失日天下其危矣一國皆不知而我獨知之吾其危矣辭以醉而不知 韓非子說林

曾從子善相劔者也衛君怨吳王曾從子曰臣請為吳王相劔拔而刺之衛君曰子之為是也非緣義也為利也吳強而富衛弱而貧子必往吾恐子為吳王用之於我也乃逐之

晉中行子出亡過於縣邑從者曰此畜夫公之故人公奚



不休舍且待後車文子曰吾嘗好音此人遺我鳴琴吾好佩此人遺我玉環是振我過者也以求容於我者也吾恐其以我求容於人也乃去之果收文子後車二乘而獻之君矣 俱說林

齊桓公與管仲謀伐衛衛姬望君再拜請衛君之罪公曰吾於衛無故子曷為請對曰望君之入也足高氣強有伐國之志見妾而有動色伐衛也明日君朝揖管仲而進之管仲曰君舍衛乎公曰仲父安識之仲曰君之揖朝也恭而言也徐見臣而有慙色臣是以知之君曰善仲父治外夫人治內寡人知不為諸侯笑矣桓公之所以匿者不言

也今管子乃以容貌聲音夫人乃以行步氣志桓公雖不言若暗疾而燭燎也 呂氏

桓公與管仲謀伐莒未發而聞於國桓公怪之管仲曰國必有聖人公曰諱日之後者有執蹠瘡而上視者意者其是耶乃令復役無得相代少頃東鄙牙至管子曰子耶言伐莒者對曰然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對曰君子善謀小人善意臣竊意之也仲曰我不言子何以意之對曰臣聞君子有三色顯然善樂者鍾鼓之色也湫然清淨者衰經之色也艷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君吟而不唸所言者莒也舉臂而指所當者莒也臣竊慮諸侯之不



服者其惟莒乎臣故言之凡耳之聞以聲也今不聞其聲  
而以其容與臂是東部牙不以耳聽而聞也桓公管仲雖  
善匿弗能隱矣故聖人聽於無聲視於無形

呂氏

隰斯彌見田成子成子與登臺四望三面皆暘南望隰子  
家之樹蔽之隰子歸使伐之斧離數創隰子止之其相室  
曰何變之數也隰子曰田子將有事事大而我示之知微  
我必危矣不伐樹未有罪也知人之所不言其罪大矣乃  
不伐也

韓非子說林

### 事機

昔晉文之盪伯也二季而用其民間於子犯而子犯拒之  
者三越王之報吳也四年而召范蠡問曰伐吳可乎而范  
蠡拒之者四二臣者舉其君踴躍奮迅之氣而納於鬱抑  
憤悶之地使朝夕咨嗟求逞而不可得則無乃過乎蓋二  
臣者深所以養其君之志惧其速而折折而沮也及其用  
力已強兵事已振事機之來而不可失形勝之見而不可  
禦則破楚滅吳不崇朝耳唐之德宗其志有一日不在於  
平藩鎮乎然不勝其忿銳於遣三將而一伐一伐而生朱  
泚之變也則不敢言及於藩鎮者終其身文宗之志有一



日不在於誅宦官者乎然不勝其憤銳于任訓注而一決一決而生甘露之變也則不敢言及於宦官者終其身二君之志求以成天下之大功而反以得天下之禍速而折折而沮也 誠齋

天下之治不生於福而生於禍負者勝之基弱者強之府管者勾踐之喪邦而嘗有所不忍欲死於一決之快矣獨范蠡知會稽之棲所以餌夫差而釣之者也於是諫止其君陰携而陽厚之以養吳而飽其欲故吳之心自以為無越而不知越之志未嘗一日不在吳也黃池之會一舉而感之范蠡之蓄此久矣故夫天下之不可為者是乃大不可

為者也

止齋

理有常然事有適然因適然之事而疑常然之理智者不由也歷數天下之事出於常然者十之九出於適然者百之一苟持不必然之事而奪必然之理則物物可畏人人可防其心焦然無須臾寧矣蓋世有耕田而以其耜殺人者或者以為耕田之可廢矣夫殺人之可誅與耕田之不可廢此二事也安得以此而廢彼哉 止齋

事之不立也我知之矣執之者敗之也然則不可以執乎夫甚弊之俗不懲不可也苟懲也不執不可也然則曷敗之天下之事其動有機夫機者發於至密而藏於不可臆



科今夫一事之立昭然若揭而行之立的於此使過者皆  
得引弓而射之也吾知其不可以成之也何者天下之情  
不一衆多之口難制欲者不止而議者無窮則吾心不  
不徇吾說不得不搖事垂立而徇且搖者繼之則宜其不  
足以成也管漢之患諸侯之強也賈誼欲削之鼂錯又欲  
削之二子發其謀而皆不享其成彼其持必削之說以  
之相抗於必爭之中事未發而迹已暴於天下至主父偃  
之策則不然予之以意之所欲而吾無削之之名使之有  
不能不分之心而有不得不弱之勢嗚呼機之所動乃在  
於此故夫管之持必然之說以律天下者未有能濟者也  
止齋

慎密

韓昭侯與棠溪公謀終身獨寢慮夢言漏于妻妾也孔光  
不對温室之木恐泄言於左右也 劉子



見機

海溟之後漁者蹄而奔帝辛曰始風微水上魚方眠匿鈎  
未及吞而雷驚臣舟夫雷不發而震盍誅於爨理者帝辛  
曰夫多魚而垂之以鈎魚必爭而且畏後其餌今而猶相  
與眠其鈎豈非餌薄乎何戮之有微子聞而嘆曰殷餌薄  
矣臣不受戮殷民驚矣抱祭器而入周

劉蛻



過計

見卵而求時夜見彈而求鷄炙

莊子

夫藏舟於壑藏山於澤謂之固矣然而求半有力者負之而走昧者不知也

莊子大宗師

將為胠篋探囊發匱之盜而為守備則必攝絨滕固扃鑰此世俗之所謂知也然而巨盜至則負匱揭篋擔囊而趨唯恐絨滕扃鑰之不固也

莊子胠篋

見兔而顧犬未為晚也亡羊而補牢未為遲也

莊子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受命

良醫之子多死於病良巫之子多死於鬼彼豈工於活人而拙於活己之子哉乃工於謀人而拙於謀天也 方深慮一

鴛鴦之乘不騁千里之塗燕雀之儔不奪六翮之用漆椀之材不荷棟梁之任斗筭之子不秉帝王之權 班彪王命晏子出亡授綏而乘其僕將馳晏子曰徐之疾不必生徐不火死鹿生於野命懸於厨嬰命有繫矣按之成節而後去 晏子春妹

北宮子謂鹵門子曰朕與子並世也而人子達並族也而



人子敬並貌也而人子愛並言也而人子庸並行也而人子誠並仕也而人子貴並農也而人子富並商也而人子利朕衣則短褐食則粢糲居則蓬室出則徒行子衣則衣錦食則梁肉居則連櫬出則結駟在家熙然有棄朕之心在朝諤然有敖朕之色請謁不相及遨遊不同群固有杰矣子自以德過朕即鹵門子曰余無以知其實汝造事而窮余造事而達此厚薄之驗與而皆謂與余並汝之顏厚矣北宮子無以應自失而歸中途遇東郭先生北宮子言其狀東郭先生曰吾將舍汝之愧與汝更之西門氏而問之曰汝之厚薄不過言才德之差吾之言厚薄異于是矣

夫北宮子厚於德薄于命汝厚於德子之達非智得也北宮子之窮非愚失也皆天也非人也而汝以命厚自矜北宮子以德厚自愧皆不識夫固然之理矣鹵門子曰先生止矣予不敢復言北宮子既歸衣其短褐有狐貉之溫進其茂菽有稻粱之味庇其蓬室若廣廈之蔭乘其畢輅若文軒之飾終身道然不知榮辱之在彼在我也東郭先生聞之曰北宮子之寐久矣一言而能寤易悟也哉楊朱之友曰季梁季梁得疾七日大漸其子環而泣之請醫喬子梁謂楊朱曰吾子不肖如此之甚汝奚不為我歌以曉之楊朱歌曰天其弗識人胡能覺匪祐自天弗孽由人



我乎汝乎其弗知乎醫乎巫乎其知之乎其子弗曉終謁  
三醫一曰矯氏二曰俞氏三曰盧氏診其疾矯氏謂季梁  
曰汝寒溫不節虛實失度疾由饒飽色慾精慮煩散非天  
非鬼雖漸可攻也季梁曰衆醫也亟屏之俞氏曰女始則  
胎氣不足乳湮有餘病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  
弗可已也季梁曰良醫也且食之盧氏曰汝疾不由天亦  
不由人亦不由鬼稟生受形既有制之者矣亦有知之者  
矣藥石其如汝何季梁曰神醫也重貺遣之俄而季梁之  
疾自瘳

齊景公遊於牛山北臨其國城而流涕曰美哉國乎鬱鬱

芊芊若何滴滴去此國而死乎使古無死者寡人將去斯  
而之何史孔梁丘據皆從而泣晏子獨笑於菊公雪涕而  
顧晏子晏子對曰使賢者常守之則太公桓公將常守之  
矣使勇者常守之則莊公靈公將常守之矣數君者將守  
之吾君方將被簞笠而立乎畎畝之中又安得此位而立  
焉以其迭處之迭去之至于君也而獨為之流涕是不仁  
也見不仁之君見諂諛之臣臣之所為獨竊笑也景公慚  
焉舉觴自罰罰二臣者各二觴焉 見晏子春秋  
魏人有東門吳者其子死而不憂其相室曰公之愛子天  
下無有今子死不憂何也東門吳曰吾常無子無子之時



不憂今子死乃與向無子同巨奚憂焉

農赴時商趨利工追術仕逐勢勢使然也然農有水旱商有得失工有成敗仕有遇否命使然也

以上五段俱列

子力命

魯施氏有二子其一好學其一好兵好學者以術干齊侯齊侯納之以為諸公子之傅好兵者之楚以濃干楚王楚王悅之以為軍正祿富其家與榮其親施氏之隣人孟氏同有二子所業亦同而窘於貧其羨施氏之有因從請進趨之方二子以實告孟氏孟氏之一子之秦以術干秦王秦王曰當今諸侯力爭所務共食而已若用仁義治吾國是

滅亡之道遂宮而放之其一子之衛以法干衛侯衛侯曰吾弱國也而攝乎大國之間大國吾事之小國吾撫之是亦安之道若賴兵權滅亡可待矣若全而歸之適于他國為吾之患不輕矣遂削之而還諸魯既反孟氏之父子叩胸而讓施氏施氏曰凡得時者昌失時者亡子道與吾同而功與吾異失時者也非行之謬也且天下理無常是事無常非先日所用今或棄之今之所棄後或用之此用與不用無定是非也投隙抵時應事無方屬乎智智苟不足使若博如孔丘術如呂尚焉往而不窮哉孟氏父子舍然以無溫容曰吾知之矣子勿重言



孔子遊於匡宋人圍之數匝而絃歌不輟子路入見曰何  
夫子之娛也孔子曰吾語汝我諱窮久矣而不免命也求  
通久矣而不得時也當堯舜而天下無窮人非知得也當  
桀紂而天下無通人非知失也時勢適然夫水行不避蛟  
龍者漁父之勇也陸行不避虜兇者獵夫之勇也白刃交  
於前視死若生者烈士之勇也知窮之有命知通之有時  
臨大節而不惧者聖人之勇也由處矣吾命有所制矣  
莊焯水

孔甲畋於箕山大風晦冥入於人家主人方乳或占之曰  
后来而產是子不祥又有後殃孔甲取之曰為以爲余子  
誰敢殃之子長祈薪斧斬其左足遂為大閹孔甲曰嗚呼  
有疾命矣夫 刘子命相



輕勢

堯讓天下於許由曰日月出矣而燭火不熄其於光也不亦難乎時雨降矣而猶漫灌其於澤也不亦勞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猶尸之吾自視缺然請致天下許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猶代子吾將爲名乎名者實之賓也吾將爲賓乎鶴鶴巢於深林不過一枝偃鼠飲河不過滿腹歸休乎君子無所用天下爲庖人雖不治庖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莊逍遙遊

惠子相梁莊子往見之或謂惠子曰莊子來欲代子相於是惠子恐惶於國中三日三夜莊子往見之曰南方有鳥





其名鷓鴣子知之乎夫鷓鴣發于南海而飛于北海非柘  
桐不止非練實不食非醴水不飲於是鴟得腐鼠鷓鴣過  
之仰而視之曰嚇今子欲以子之梁國而赫我耶 莊水  
人有見宋王者錫車十乘以其十乘驕穉子莊子曰河上  
有家貧恃緯蕭而食者其子沒於淵得千金之珠其父謂  
其子曰取后来鍛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而驪龍  
領下子能得珠者又遭其睡也使驪龍而寤子尚奚微之  
有哉今宋國之深非直九重之淵也宋王之猛非直驪龍  
也子能得車者必遭其睡也使宋王而寤子為蘇枲矣  
莊列御寇

昔魯侯以不免於患為憂市南子曰夫豐狐文豹棲於山  
林伏於岩穴靜也夜行晝居戒也雖饒渴隱約猶且胥疏  
於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於網羅機辟之患  
是何罪之有其皮為之災也今魯國獨非君之皮耶吾願  
君剝形去皮洒心去欲而遊於無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  
為達德之國吾願君去國捐俗與道相輔而行君曰我無  
舟車柰何曰君無形倨無留居以為君車君田吾無糧安  
得而至焉曰少君之費寡君之欲雖無糧而乃足故有人  
者累見有於人者憂故堯非有人非見有於人也 莊子  
山木



居功

楚有養由基者善射去柳葉者百步而射之百發百中在  
右皆曰善有一人過曰善射可教射也矣養由基曰人皆  
善子乃曰可教射子何不代我射之耶客曰我不能教子  
支左屈右夫射柳葉者百發百中而不以善息少焉氣力  
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前功盡矣 蘇厲

楚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  
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成引酒  
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  
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



足者終亡其酒

俱國策

小民之家一朝而獲千金非有大福必有大咎何則彼之所獲者終日勤勞不數金耳所得者微故所用狹無故而獲千金豈不驕其志喪其守哉

東坡范文子

紉蘭握瑾者誨妬之良媒也要津利孔者招怨之危幟也  
綜談鯁論者騰謗之健駟也方人擬物者反刺之鋸刃也  
是以君子網盛綵而不揚履危椽而知戒

田汝成

事無全功而願有時謬責望者易峻而取又者難期是以  
詩人怨斗揭之朮而智者戒魯縞之射又日行百里者半  
九十言末路之不可保也

田汝成

諺曰巧婦忘飡懶婦倚門夫人束髮行義而沒齒令終盡  
非吉祥大願乎願事有難料而幸不可常是以馭馬僕於  
力窮而畫蛇敗於添足宜僚弄九九轉空中而不落客有  
教之者曰止止不止將墮前轂

田汝成

趙襄子使新穉穉子攻翟勝之取左人中人使遽人來謁  
之襄子方食而有憂色左右曰一朝而兩城下此人之所  
喜也今君有憂色何也襄子曰夫江河之大也不遇三日  
飄風暴雨不終朝日中不湏臾今趙氏之德行無所施於  
積一朝而兩城下亡其及我哉孔子聞之曰趙氏其昌矣  
乎夫憂者所以為昌也喜者所以為亡也勝非其所難者



也持之其難者也賢主以此持勝故其福及後世齊楚吳越皆常勝矣然卒取亡不達乎持勝也惟有道之王為能持勝 列子說符

雜說三卷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新刻彭氏類編雜說卷之四

伯子伯錢甫彭好古 編

季子季錢甫彭遵古 閱

門人

吳時集  
吳勉學

校

人道類下

順事

變化與屈伸交逐窮達與存亡並驅因其有而有之則萬物無不有就其無而無之則萬物無不無 盧照隣  
有言者自為名有事者自為形形名參同君子乃無事焉





韓非子主道

臨棊而誨奕不若旁觀者之長其智也執弓而教射不若側視者之得其情也蓋遇事者未又知事而知事者每出於不事

人心之疑舉天下之口以辨焉不解也而惟一無心者足以定之鈞千金之產雖其父兄不敢以意屬諸其隣二人之爭必塗之人曲直之而後釋蓋無心者天下之所信而自固也

止齋伊尹

老子曰鼓不藏聲故能有聲鍾不沒形固能有形金石有聲不動不鳴管簫有音不吹無聲是以聖人內藏不為物

倡事來而制物至而應

文子

魚不畏網而畏鷄復仇者不怨鎔錙而怨其人網無心而鳥有情劍無情而人有心也今人目若驪珠心如權衡評人好醜雖言得其實彼又嫌怨及其自照明鏡摹倒其容醜狀既露則內慚而不怨向之評者與鏡無殊然而向怨今慚者以鏡無情而人有心也三人居室二人交爭必取信於不爭者以辨彼此之得失不爭者未必平交爭者未必偏而信于不爭者何也以爭者之心並挾勝情故也是以聖人棄智以全真遺情以接物不為名戶不為謀府混然無際而俗莫能累矣

劉子名畫字孔昭



天下之事制之在始始不可制制之在末是以君子慎始而無後憂救之於其末而其始不為無謀失諸其始而邀諸其終而天下無遺事 老泉上文丞相

聖人見天地之間以物加物而不能皆長不能皆短於是  
有度見一人之手不能盛江河之沙礫而大山之谷納一  
石而不加淺於是  
有量見物橫於空中首重而末重於是  
有權衡長短之相形大小之相盛輕重之相抑昂皆物之  
所自有而度量權衡者因焉故度量權衡家有之而不可  
闕至于後世有作者出以為因物之自然以成物不足以  
見吾智於是作器使之不擊而自鳴不觸而自轉虛而歌

水實其中而覆半而端如常器嗚呼殆矣吾見其朝作而暮廢也 老泉送吳侯賤方赴蜀

子列子學於壺丘子林壺丘子林曰子知持后則可言持身矣列子曰願聞持後曰願若影知之列子願而觀影形枉則影曲形直則影正然則枉直隨形而不在影屈伸任物而不在我此之謂持後而處先 列子說符

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無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謂之道樞始得其環中以應無窮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也 莊齊物論  
可乎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物謂之而然惡乎然然



於然惡乎不然不然於不然物固有所然物固有所可無  
物不然無物不可 莊齊物論

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當車轍不知其不勝任也是  
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積伐而美者以犯之幾矣汝不  
知夫養虎者乎不敢以生物與之為其殺之之怒也不敢  
以全物與之為其決之之怒也時其饑飽達其怒心庸之  
與人異類而媚養已者順也故其殺者逆也夫愛馬者以  
筐盛矢以蜃盛溺適有蚊虻僕綠而拊之不時則缺銜毀  
首碎胸意有所至而愛有所亡可不慎邪 莊人閒世  
無為名尸無為謀府無為事任無為智主 莊應帝王

且子獨不見夫桔槔者乎引之則俯舍之則仰彼人之所  
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於人 莊天



擾事

今夫僦載者彈一車之任極一牛之力為軸之折也因加  
軸其上以為備不知轅軸之趣軸折也楚王之佩玦而逐  
鬼為走而破者玦也因備兩玦以為之預兩玦相觸破乃  
愈疾 淮南子

以事生事又以事止事譬猶揚火而使無焚也以智生智  
又以智備之譬猶撓水而欲求其清也 文子



去弊

夫秦越人之疾疽也不令疽人見乃煦煦然以手拊其辭  
率而一痛輒已今言汰去嘉才者則決疽之類也夫計未  
發而嘉者知之則多惧計已發而令嘉者備之則多沮故  
管之豪傑柄事恒弄竒務神甘蒙好術之名而弗辭非卑  
卑也畏事有不立也 槐野





責實

磐石千里不可謂富象人百萬不可謂強石非不大數非不衆也而不可謂富強者磐石不生粟象人不可使距敵也 韓非子顯李

倉公固抱竒然非起五日不寐之號太子無称也 梶野  
世有閉戶而學操舟之術者何以舵何以招何以艚何以帆何以引筭乃罔不講而預也及夫出而試諸山溪之濫大者風水奪其能次者灘漩汨其智其不緣而敗者幾希何也風水之險必熟其幾者然後能審而應之虛講而臆度不足以炫其工也 王廷相



建厦室者務其大而不務其實大不盈大而宇頽之矣築垣墉者務其高而不務其實高不及仞而基傾之矣

子

持劔擁盾而謂人曰我善鬪人又信之儒衣冠而謂人曰我善鬪不笑則怒矣故欲人之見信必先示之以事

方深慮五

今有牛繫于斯問主之者誰莫知也問係之者誰莫知也使塗之人疲半取之而去則主之者與係之者出而訟之矣

誠齋

夫耕之用力也勞而民為之者曰可以得富也戰之事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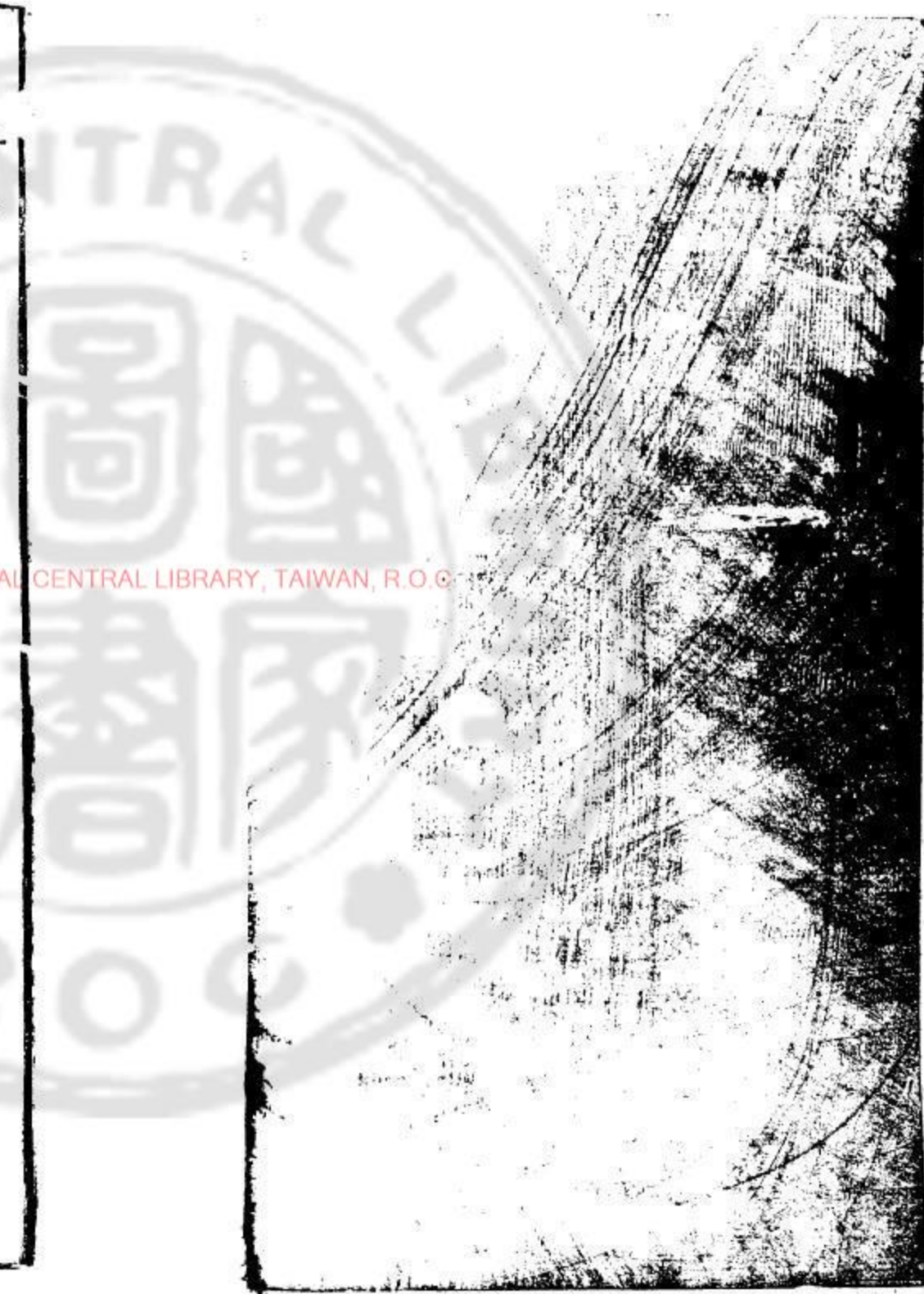
危而民為之者曰可以得貴也今脩文學習言談則無耕之勞而有富之實無戰之危而有貴之尊則人孰不為也是以百人事智而一人用力事智者衆則法敗用力者寡則國貧此世之所以亂也

韓非子五蠹



好名

凡為名者必廡廡斯貧為名者又讓讓斯賤 列子楊朱  
鬻子曰去名者無憂老子曰名者實之賓而悠悠者趣名  
不已名固不可去名固不可賓即今有名則尊榮無名則  
卑辱尊榮則逸樂卑辱則憂苦憂苦犯性者也逸樂順性  
者也斯實之所係矣名胡可去名胡可賓但惡夫守名而  
累實將恤危亡之不救豈徒逸憂樂苦之間哉 列子楊朱





狗迹

狀不必童而智童智不及童而狀童聖人取童智而遺童  
狀衆人近童狀而疏童智狀與我童近而愛之狀與我異  
者疏而畏之有七尺之骸手足之異戴髮含齒倚而趨者  
謂之人而未及無獸心雖有獸心以狀而見親矣傳翼載  
伯分平布瓜仰飛伏走謂之禽獸而禽獸未及無人心雖  
有人心以狀而見疏 列子黃帝

楊朱之弟曰布衣素衣而出天雨解素衣衣緇衣而反其  
狗不知迎而吠之楊布怒將朴之楊朱曰子無朴矣子亦  
猶是也嚮者使汝狗白而往黑而來豈能無怪哉 列子



說符

西施病心而曠其里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其里之富人見之堅閉門而不出貧人見之挈妻子而去之走

孔子見老聃而語仁義老聃曰夫播糠眯目則天地四方易位矣蚊虻嗜膚則通管夕不寐矣夫仁義憊然乃憤吾心亂莫大焉吾子使天下無失其朴吾子亦放風而動總德而立矣又奚傑然若負建鼓而求亡子者耶

俱莊天運

傳言

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也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其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莊人間世





泥古

登危者駭步入靜者疑影今之視古豈特危與靜已乎吾  
恐既疑且駭則又反走而下趨矣 顧璘答友人論文  
消人市千里馬而買其骨千金骨雖竒終不可以服駕吾  
子屈首扶策而猥云獲古人之心是馭駿骨而日行千里  
也 南明

魯哀公遙慕稷契之賢不覺孔丘之聖齊景公高仰管仲  
之謀不知晏嬰之智以夫子之聖非不光于稷契晏嬰之  
賢非有減于管仲然而如是者豈非重古而輕今崇名而  
毀實耶 刘子



近而弗察遠有所慕是猶駕鱣鯢而索舟策飛黃而問駿  
豈不惑哉 劉屏山

古者重冠禮將以責成人之道是聖人所尤用心者也數  
百年来人不復行近有孫昌胤者獨發憤行之既成禮明  
日造朝至外廷薦笏言於卿士曰某子冠畢應之者咸撫  
然京垓尹鄭叔則怫然曳笏却立曰何預我耶廷中皆大  
笑天下不以非鄭尹而快孫子何哉獨為所不為也 抑  
孔子南遊於衛顏淵問師金曰以夫子之行為奚如師金  
曰惜乎而夫子其窮哉顏淵曰何也師金曰夫留狗之未  
陳也盛以筐衍中以文繡尸祝齋戒以將之及其已陳也

行皆踐其首脊蘓者取而爨之而已將復取而盛以筐衍  
中以文繡遊居寢卧其下彼不待夢必且數昧焉今而夫  
子亦取先王已陳芻狗取弟子寢居遊卧其下故伐木於  
宋削迹於衛窮於商周是非其夢耶困於陳蔡之間七日  
不火食苑生相刳隣是非其昧耶 莊天運

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陸行莫如用車以舟之可行於水也  
而求推之於陸則沒世不行尋常古今非水陸與周魯非  
舟車與今蘄行周於魯是猶推舟於陸也

故夫三皇五帝之禮義灑度不矜於同而矜於治故譬言三  
皇五帝之禮義法度其猶相梨橘柚耶其味相反而皆可



於口故禮義澹度者應時而變者也今取襖袒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又齧齧挽裂盡去而後矍觀古今之異猶後袒之異乎周公也

仁義先王之蘧蘆也止可以一宿而不可以久處

俱莊天運

效顰者益其醜學步者失其故故亦迹以為近則愈遠矣

何大復

夫拘學不假於繩尺之外識見不及於衣帶之下習而不思由而不察猶弓人之不能矢冶人之不能匠也

何大復

有過江上者見人方引嬰兒而欲投之江中人問其故曰此其父善游其父雖善游其子豈遽善游哉

呂氏

### 達變

伯高之喪冉有攝束帛乘馬以將之孔子曰是使我不誠於伯高愧弗躬也而矐亡以歸豚則奚為而弗愧蓋掩吾之不意者不可以情往劫吾之所又至者不可以直遂雖孔子亦有之而非所以害道也

止齋陳平

攝裳露脛於朝廷之上則為慢涉水而攝裳雖及服不可謂之不恭何者非其本心也

遜志

宗彛蠹洗不鬻于市而貴於宗廟之中深衣逢掖之服田夫野婦之所怪笑而序庠之士不可一日無何也古器固不合於今而文者固不諧於俗也

誠齋



魯以重稅廢井田而適得聖人之權秦以私意廢封建而適得聖人之變漢以姑息廢肉刑而適得聖人之仁 何之子

楚公子微服出亡而門者難之其僕操箠而罵曰隸也不力門者出之以僕為不愛公子則不可以僕為事公子之法亦不可 東坡莊子

文子

夫江河之趨鬼神不能反時世之遷聖人不能拘故按調而移柱者善曲者也酌俗而制事者善世者也車轂行千

里而不滯其軸自若也聖人應萬變而不窮其道固在 故曰聖人不可朽時變是守 槐野

兩全

客有鬻矛與楯者譽其楯之堅物不能陷也俄而又與其矛曰吾矛之利物無不陷也人應之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楯何如其人弗能應也以為不可陷之楯與無不陷之矛為名不可兩立也 韓非子難勢

左手畫圓右手畫方不能兩成 韓非子功名



趨時

時有淳澆俗有華戎不可以一道治不可以一體齊也故無為以化三皇之時法術以禦七雄之世德義以柔中國之心政刑以威四夷之性故易貴隨時禮尚從俗適時而行也霜風慘烈周棄不執禾炎氣嚇曦曹明不製裘知時不可也貨章甫者不造閭越術赤舄者不入跣狺知俗不冝也故移餓者以圓寸之珠不如與之橡菽貽溺者以方尺之玉不如與之短綆是以中流失船一壺千金故明鏡所以照形而盲者以之蓋卮玉筭所以飾首而禿嫗以之挂杖非鏡筭之不美無用於彼也卮丁解牛適俗所傾朱



平屠龍無所用功故乖世務雖有妙術歸于無用故老瞽  
至西戎而效狹言夏禹入鰥國忻然而解裳非欲忘禮隨  
俗宜也墨子儉嗇而非樂者往見荆王衣錦吹笙非尚違  
性隨俗好也 刘子隨時

停燈於缸先燭非後燭而明者不能見藏山於澤今形非  
昨形而智者不能知何者火則時時滅山亦時時移夫天  
回日轉其誅如矢腰腹迅足弗能追也人之短生猶如石  
火炯然以過亦何異草木自生自死者哉歲之燠也涼風  
鳴條清露變葉則寒蟬抱木而長吟烈悲酸瑟于落日  
之際何者哀其時命迫于嚴霜而寄悲于苑柳今日向齒

峰道業未就鬱聲于窮岫之陰無聞于休明之世已矣  
亦奚能不霑於于將來染息於松煙者哉 刘子



謹微

迎虛爲其食田豕也獨不曰傷人乎周公驅而遠乃迎而祀之非公典也人亦有焉曰何進曰劉璋

鳳洲

魯酒薄而邯鄲圍羊羹偏而宋師敗郈孫以閏雞亡身齊侯以笑嬪破國皆以輕蔑細怨妄樹禍端以酒食戲笑之故敗國滅身爲天下笑不慎故也

劉子

焦味之渴切身而遙指滄海萬里之外滔天之水已及而方造舟於長洲之林安得免夸父之殃脫淪濡之患哉

抱朴子

扁鵲見齊桓公立有間扁鵲曰君有疾在腠理不治將恐



深桓侯曰寡人無疾扁鵲出桓侯曰醫之好利也欲治不疾以爲功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肌膚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曰君之疾在腎胃不治將深桓侯不應扁鵲出桓侯又不悅居十日扁鵲復見望桓侯而還走桓侯使人問之扁鵲曰疾在腠理湯熨之所及也在肌膚鍼石之所及也在腸胃大齊之所及也在骨髓司命之所屬無柰何也今在骨髓臣是以無請也居五日桓侯體痛使人索扁鵲已逃秦矣桓侯遂死故良醫之治病也攻之於腠理夫事之禍福亦有腠理之地故聖人早從事焉

韓非子喻老

在易之豫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蓋言幾也先事而備者也然在初則鳴在三則盱于五則疾于六則冥何也斯所謂戒也故不幾不知不知不戒不戒不亨亨者何也二之貞吉四之合簪是也然又由于戒何也時與位殊也

空同

贈豫齋子序

長木之斃無不櫟也國狗之喫無不噬也而况大國乎

左氏

龍以雲而神虜以風而威豹以霧而變鯤以水而化勢之使然也夫衆庶成風增積成山言勢以附成也何勢成輕諾必寡信多易則多難其安易持其未地易謀其脆易



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老子

當天下大亂極弊之時衆人皇皇而智者不以為憂罅隙生于宴安無事之中智者為之寒心而衆人熟寐以卧恬不為慮今夫見憂愁無聊之人不為之悲歌則為之涕泣而不可禁何者因其感心也話窮苦之志以干富貴之家則又貽笑以譴之何者養養之所安也 默齋玄宗論

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蝼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 淮南子

積德成玉積怨成土積石成山積水成海不積而能成者破其微易散為之於未有治之於未亂合抱之木生于毫末九層之臺起于累土千里之行始于足寸 老子

重字校

當天下大亂極弊之時衆人皇皇而智者不以為憂罅隙生于宴安無事之中智者為之寒心而衆人熟寐以卧恬不為慮今夫見憂愁無聊之人不為之悲歌則為之涕泣而不可禁何者因其感心也話窮苦之志以干富貴之家則又貽笑以譴之何者養養之所安也 默齋玄宗論

事者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蝼蟻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 淮南子

積德成玉積怨成土積石成山積水成海不積而能成者



未之有也

文子

合錙銖可以齊重於山陵聚百千可以致數於億兆羣色會而袞藻麗衆音雜而韶濩和

抱朴子

泰山之雷穿石卑極之統斷幹水非石之鑽索非木之鋸漸磨使之然也夫銖銖而稱之至石又差寸寸而度之至夫又過石稱丈量徑而寡失

枚乘

勿輕小事小隙沉舟勿輕小物小蟲毒身勿輕小人小人賊國能周小事然後能成大事能積小物然後能成大物能善小人然後能契大人

閔尹子九藻篇

事之適亂如地形之惑人也機漸而往俄而東鹵易而人

不自知也

賈誼新書

宓子治單父齊人攻魯父老請艾傳郭之麥三請宓子弗聽俄而麥畢還于齊冠季孫聞之使人讓宓子宓子蹴然曰今年無麥明季可樹不耕者得穫是樂有寇也且一歲之麥於魯不加強喪之不加弱令民有自取之心其創必數季不息故明者之感奸由也蚤其除亂謀也遠

賈誼

新書

登高者未及跌而嘗覆車於夷塗疲坐者未及寐而反失旦於昧爽

誠齋

過者怨之梯也怨者禍之府也禍之所生必由積怨過之



所始多因忽小故登峻坂而不跌墜者慎于大也跨阜垤而好顛蹙者輕于小也苟兢其步雖履險能安輕易其足雖夷路亦踣鴻毛性輕積之沉舟縞質薄疊之折軸以毛縞之輕微能敗舟軸者積多之所致也故牆之崩隕必因其隙劔之毀折皆由于壘尺蚓穿堤能漂一邑 劉子慎隙

海魚有吐黑水上庇其身而遊者人因黑而漁之夫智者多屈辨者多辱明者多蔽勇者多死扁鵲固盜賊喜忌諱嚴敵國幸禁可以越者蹠也兵可以奪者符也蜀敗于山晉敗于馬夫大人之機道德仁義而已矣 譚峭子

### 禍福

宋元君疾半而夢人被髮闕阿門曰予自宰路之淵為漁者余且得焉元君覺使人占之曰此神龜也於是殺龜以卜剗之七十二鑽而無遺筴夫神龜能見夢于元君而不能避剗腸能避余且之網知能七十二鑽而無遺筴而不能避剗腸之患如是則知有所困神有所不及也 莊子外物

猛獸搏也拘于陷穽鷲鳥攫也繫於樊籠素龜靈也被髮河津白龍神也挂鱗豫且何不泥潛而守處貪餌而吞鈎乎 駱賓玉

魑魅書遭坦途化穽壁之波臣號轍斗水孰施黃雀免羅



獵弧轉向蓋失路之人無向非淖也

夢澤寄頌子

淮南子曰犇車之上無仲尼覆車之下無伯夷言哲人智士又能自慎其身奚有覆轍之虞負乘之患也不觀於舟車乎地之於車莫仁於羊腸莫不仁于康衢水之於舟莫仁於瞿唐莫不仁於溪澗蓋戒險則全玩平則覆往往皆然也 球珣

舟不覆於龍門而覆於夷壑車不摧於太行而摧於康衢蓋難者人所畏易者人所忽是以君子難其難不易其易

民間書

屯蒙未出險者也訟師方履險者也戒之宜矣若夫需者

宴安之象比者親附之象乃亦有險焉蓋斧斤鷄犬每在於衽席杯觴之間而栩栩笑語未及非関弓下石者也

羅氏

天下之禍不生於逆而生於順劔楯戈戟未及能敗敵而金繒玉帛每足以滅人之國霜雪霾霧未及能生疾而聲色遊畋每足以殞人之軀久矣夫順之為禍也 樵談

欲剛者必以柔守之欲強者必以弱保之積於柔則剛積於弱則強觀其所積以知禍福之鄉是故柔弱者生之幹也而堅強者死之徒也 淮南子

譽見即毀隨之善見即惡從之利為害始福為禍先不求



利即無害不求福即無禍 文子

鄧通幸於文帝盡心而不違吮癰而無愠色帝曰天下誰最愛朕者乎鄧通欲稱太子之孝則因對曰莫若太子之最愛陛下也及太子問疾帝令吮癰有難色帝不悅而遣太子既而聞鄧通之常吮癰也乃慚而怨之及嗣帝位遂致通罪而使至於饒死故鄧通其行所以盡心力而無害人其言所以譽太子而昭慈孝也太子自不能盡其稱則反結怨而歸咎焉稱人之長欲彰其孝且猶為罪又况明人之短者哉 潜夫

鹿畏羆羆畏虎虎畏羆羆之狀被髮人立絕有力而其害

人焉楚之南有獵者能吹竹為百獸之音持弓矢矚火而即之山為鹿鳴以感其類伺其至發火而射之羆聞其鹿也趨而至其人恐因為虎而駭之羆走而虎至愈恐則又為羆虎亦亡去羆聞而求其類至則人也摔搏挽裂而食之今夫不善內而恃外者未有不為羆之食也 柳羆說  
臨江之人畋得麋麋畜之入門群犬垂涎揚尾皆來其人怒怛之自是日抱就犬習示之使勿動稍使與之戲積久犬皆如人意麋稍大忘已之麋也以為犬良抵觸偃仆益狎犬畏主人與之俯仰甚善然時啖其舌三年麋出門外見外犬在道甚衆走欲與為戲外犬見而喜且怒共殺食



之狼藉在道糜至死不悟 柳臨江之糜

黔無馱有好事者船載以入至則魚可用放之山下庸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稍出近之憖々然莫相知他日馱一鳴庸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已也甚恐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蕩倚衝冒馱不勝怒蹄之庸因喜計之曰技止此耳因蹠跟大嚼斷其喉盡其肉乃去噫形之龐也類有德聲之宏也類有能向不出其技庸雖猛疑畏卒不敢取今若是焉悲柳黔之馱

永有某氏者畏日拘忌異甚以子為已生歲直鼠因愛鼠不

畜猫犬禁僮勿擊鼠倉廩庖厨悉以恣鼠不問由是鼠相告皆來某氏飽食而無禍某氏室無完器椀無完衣飲食大率鼠之餘也晝累累與人無行夜則竊齧闔暴其聲萬狀不可以寢終不厭數歲某氏徙居他州後人來居鼠為態如故假五六猫闔門撤瓦灌穴購僮羅捕之殺鼠如丘棄之隱處晷數月乃已嗚呼彼以其身飽食無禍為可恒也哉 柳求某氏之鼠

晉文出會欲伐衛公子鋤仰天而笑公問何笑曰臣笑隣之人有送其妻適私家者道見桑婦悅而與言然願視其妻亦有招之者矣臣竊笑此也公寤其言乃止引師而還



未至而有伐其北鄙者 列子說符

宋人有好行仁義者三世不懈家無故黑牛生白犢以問孔子孔子曰此吉祥也以薦上帝居一年其父無故而育其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令其子問孔子其子曰前問之而失明又何問乎父曰聖人之言先忤后合姑復問之其子又復問孔子孔子曰吉祥也復教以祭其子歸致命其父曰行孔子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而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民易子而食之析骸而炊之丁壯者皆棄城而戰死者大半此人以父子有疾皆免及圍解而疾俱復

列子說符

牛缺者上地之大儒也下之邯鄲遇盜于耦沙之中盡取其衣裝車牛步而去視之歡然無憂去之色盜追而問其故曰君子不以所養害其所養盜曰嘻賢矣夫既而相謂曰以彼之賢往見趙君使以我為必困我不如殺之乃相與追而殺之燕人聞之聚族相戒曰遇盜莫如上地之牛缺也皆受教俄而其弟適秦至關下果遇盜憶其兄之教因與盜力爭既而不如又追而以卑辭請物盜怒曰吾活汝弘矣而追吾不已迹將著焉既為盜矣仁將焉在遂殺之 列子說符

楚人擔山雉者路人問何鳥也擔雉者欺之曰鳳凰路人



買以千金弗與請加倍乃與之將欲獻楚王經宿而烏死  
路人不遑惜金惟恨不得獻楚王國人傳之遂聞楚王王  
感其欲獻于己召而厚賜之過于買烏之金十倍 尹文子  
宋人獲白犢之祥而失明然其寃也卒以免禍北叟擅胡  
馬之利而折足然其寃也卒以保身 劉子  
位卑而圖大位卑則人不附圖大則人憚之夫以一縷之  
任千鈞之重上懸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傍  
人皆哀其絕而造之者不知其危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  
絕重而鎮之馬驚卓覆六轡不禁係絕于高墜入于深其  
危必矣 孔叢子

外物不可又故龍逢誅比干戮箕子狂惡來死桀紂亡人  
主莫不欲其臣之忠而忠未又信故伍員流于江萇弘死  
于蜀藏其血三季而化爲碧人親莫不欲其子之孝而孝  
未又愛故孝已憂而曾參悲 莊外物

寒土有獸其名曰貍生角當心俯而磨之憤心而死炎州  
有鳥其名曰梟媪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既成食母而飛  
劉子貪愛



盛衰

夸詡之子一旦逢挽籍勢氣滿而意得極其力之所可獵  
取漁奪而窮其志之所欲馳騁矜耀居則盛歌舞出則侈  
僮騎狼藉閭巷閭巷之人曩與等夷者莫不奔走伏謁喘  
汗不暇然曾未幾而景嚮銷歇所謂伏謁喘汗閭巷之人  
且將徘徊乎其高台曲池之間相與追其盛而詫乎其衰  
荆川

恩怨

夫楚人寄而謫閻者夜半於無人之時而與舟人鬪未始  
離於今而足以造於怨也 莊徐無鬼



虞氏者梁之富人也家充殷盛錢帛無量財貨無訾登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擊博樓上俠客相隨而行樓上博者射明瓊張中及兩榆魚而笑飛鳶適墜其腐鼠而中之俠客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吾不侵犯之而乃辱我以腐鼠請與若等戮力一志率徒屬又滅其家為等倫皆許諾至期日之疾聚眾積兵以攻虞氏大滅其家

列子說符

施受

魯祝以一豚祭而求百福于鬼神子墨子聞之曰是不可今施人薄而望人厚則人惟恐其有賜於已也今以一豚祭而求百福于鬼神惟恐其以牛羊祀也

子墨子

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髡之趙請救兵齋金百斤車馬千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傍有穰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盃而祝曰甌窶滿篝汙邪滿車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于是齊王乃益齋黃金千鎰車千乘徒聞



之夜引兵而去 史記



憂喜

子之失官有為子悲如子之自悲者乎有如子之父兄妻  
子之為子悲者乎子之所以悲者惑於得也父兄妻子之  
所以悲者惑於愛也惟不與於已者則不惑亦不悲夫惑  
則悲不惑則不悲人宜以惑者為正歛抑將以不惑者為  
正與以不惑者為正則不悲者正也 東坡



利害

方冬炙火非愛火也謂其驅寒也盛夏而飲水非愛水也  
謂其奪暑也夫火為寒謀也或因以剝指水為暑謀也或  
因以損中則寧寒暑甘焉而不敢水火之近何者畏之也

呂氏

庸兕在後隋侯之珠在前弗及撥者先避患而後就利也  
逐鹿者不顧兔决千里之貨不爭珠兩之價

梟野

天下未有無害之利也天下而有無害之利則誰不能計  
之者利於一必害於一越人坐於舟而行之以手燕人見  
而悅之歸而以手行之於塗未有不匍匐顛仆而可笑者



燕人而為越人固害也越人而不為越人豈不害哉誠齋  
風濤浩蕩舟中之人不知懼而舟外之人懼之酣醉怒罵  
席上之人不知懼而席外之人懼之身遊乎吉凶禍福之  
途心戰乎搶攘爭奪之境未有知懼之為懼者也 呂氏  
楚人有乘船而遇大風者先自投於水豈不好生而惡死  
哉惑於恐死而反忘生也 誠齋

庸豹之為害也則焚山不顧野人之救粟蛟蜃之為害也  
則絕流不顧漁人之釣網其所全者大其所去者小也噫  
孟津之師焚山絕流者也扣馬之諫計救粟而願釣網者  
也 羅隱

昔石勒嘗使人讀漢書聞酈食其勸立六國后驍曰此法  
當失何遂得天下及聞留侯諫乃曰賴有此耳夫以漢高  
之智豈不及石勒哉高帝處利害之中故其智昏石勒處  
利害之外故其智明也 止齋

天下未嘗有百全之利也舉事而待其百全則亦無時而  
可矣聖人之舉事也利一而害十有所不忍為利十而害  
一當有所必為利害之相當雖得其利而其為害亦足以  
償矣不若安於無事之為愈也 止齋

抱甕而知輕重者必在甕外望室而知高下者必在室外  
處當世而知利害者又在利害之外也 止齋



以一時之利害說人從之者十有八九以十年之利害說人從之者十有五六以百年之利害說人從之者十無一二以千萬年之利害說人從之者百無一二蓋恒人見此不見彼見小不見大見顯不見微見近不見遠故也 何

之子  
盜以兵擬人人又殺之夫豈獨其所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為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 東

坡隱公二

深山大澤有天地之寶無意於寶者得焉操舟於河舟之逆順水之曲折忘於水者見之是故惟天下之至廉為能

貪惟天下之至靜為能勇惟天下之至信為能詐何者不後於利也夫不後於利則其見之也明見之也明則其發之也果 東坡孫武

堂上不糞則郊草不瞻曠芸白刃捍乎胃則目不見流矢拔戟加乎首則十指不辭斷非不以此為務也疾養緩急之有相先者也 奇彊國

夫彈痊者痛飲藥者苦為苦憊之故不彈痊飲藥則身不活病不已矣 韓非子六反

酒有鴆肉有望然後人不敢飲食藥可以生死然後人不敢以苦口為諱去其鴆徹其莖則酒肉之權固勝於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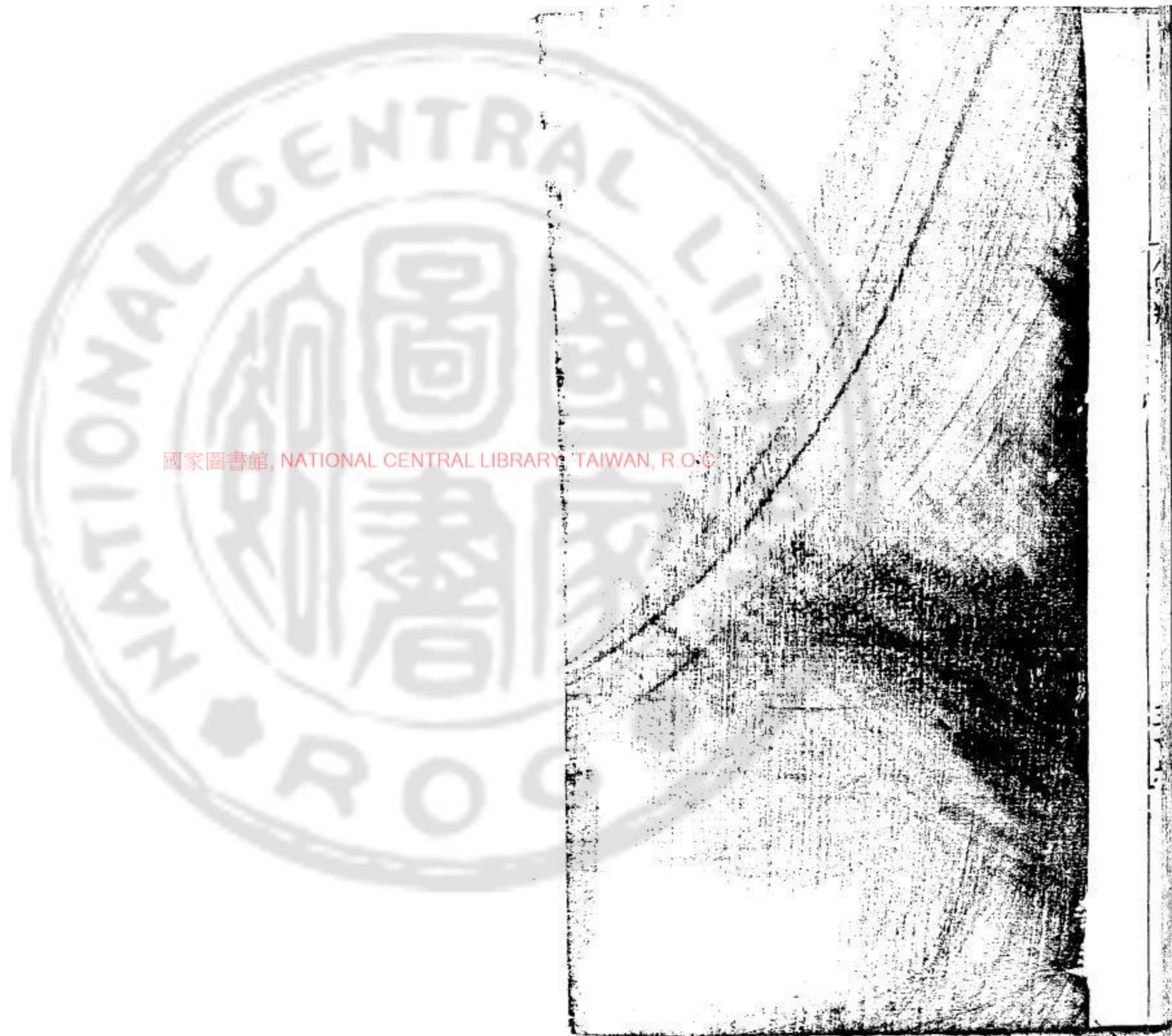
老泉

忍棄其不可棄者又有其不可棄者也刃在頭目斷指不  
顧病在心腹灼艾不辭彼豈以為不足愛而棄之哉是必  
有其不可棄者而奪其愛也 止齋

內熱者之飲毒藥非不害也疽瘞者之用砭石非不痛也  
然而為之者以小痛來而大痛滅小害至巨害除也饒而  
倍食渴而大飲熱而投水寒而投火雖暫怡性又為後患  
菖蒲去蚤虱而來蚰蜒石止齒齲之痛而朽牙根痲疾填  
胃而不敢鉞萬尾螫附而不敢斫醜酒盈卮渴者弗飲銷  
金在鑪盜者不掬墟虎在前地有墮珠雖貪如盜跖則手

不暇拾懸磬向心路有鹵施雖媯如景陽則目不暇視非  
不愛寶悅色而不顧者利緩而害急也 刘子利害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



義利

身者所為也天下者所以為也審所以為而輕重得矣有人於此斷首以易冠殺身以易衣世又惑之是何也冠所以飾首也衣所以飾身也殺所飾要所以飾則不知所為矣世之走利有似於此危身傷生刈頸斷頭以徇利則亦不知所為也 呂氏

賈人操利權視得失為生死即有不得直將以七尺狗之

汪南明

晉人有好利者入市區焉遇物即攫之以去市伯隨而索之晉人曰四海之物皆若已有不知其為尔物也尔且與



我市伯怒索物以還，倘有哂之者，晉人曰：世人好利更甚於我，往往百計而陰奪之，吾猶取之，白曰：豈不賢於彼哉！何哂之有？

宋有澄子者，亡其緇衣，順塗以求之，見婦人衣緇衣，援之弗舍，曰：而以是償我矣。婦人曰：公雖亡緇，然此吾所自為也。澄子曰：而弗如速以償我矣。我昔所亡者，紡緇也。今子之所衣者，禪緇也。以禪緇而當我之紡緇也，而豈有不得哉？甚哉利之奪人，鑑也。幸於得而忘其所以為質矣。幸於得而忘其所以為質，則亦何憚而不為哉？今世之人，白晝攫金，祛簡拾餅，求其不為澄子者，或寡矣。子華子

東南之美，有荆山之麝。齊為荆人，有逐麝者。麝急則挾其臍，投諸莽，逐者趨焉。麝因得以逸。令尹子文聞之，曰：是獸也，而人有弗如之者，以賄亡其身，及其家，何其智之不如麝耶？

郁離子

終南有猛虎，逐鹿。鹿走崖，窟甚，自謂必死。乃墜崖，虎貪鹿，亦隨而墜，並死。深崖中，獵者遇而獲之。玄微子曰：吁，嗟哉！人知虎之能死鹿，而不知崖之能死虎也。故貪鹿而忘險於崖。 穎胡子

公儀休相魯而嗜魚，一國人獻魚而不受。其弟諫曰：嗜魚不受，何也？曰：夫嗜魚，故不受也。 韓嬰



夫利物莫非天之財也天之制此財也猶國君之有府庫也賦賞奪予各有衆寡民豈得強取多哉故人民有無德而富貴是凶民之竊官位盜府庫者也終又覺覺又誅矣盜人必誅况乃盜天乎

潛夫

三人同行而入海一人得珠焉則二人者又擠乎一人者二人者亦何仇於一人也珠也者擠之招也

誠齋

蠅蝦者善負小虫也行遇物輒持取卽其首負之背愈重雖困劇不止也其背甚澀物積因不散卒躓仆不能起人或憐之爲去其負苟能行又持取如故又好上高極其力不已至墜地死今世之嗜取者遇貨不避以厚其室及其

怠而躓也苟能起又不艾日思高其位大其祿而貪取滋甚以近於危墜雖其形魁然大也其名人也而智則小虫也亦足哀夫

柳墳蝦傳

齊之國氏大富宋之向氏大貧自宋之齊請其術國氏告之曰吾善爲盜向氏大喜喻其爲盜之言而不喻其爲盜之道遂踰垣鑿室手目所及亡不探也未及時以賊獲罪沒其先居之財向氏以國氏之謬已也往而怨之國氏曰若爲盜者何向氏言其狀國氏曰嘻若失爲盜之道至此乎今將告若矣吾聞天有時地有利吾盜天地之時利雲雨之滂潤山澤之產育以生吾禾殖吾稼築吾垣建吾舍



陸盜禽獸水盜魚鱉亡非盜也夫禾稼土木禽獸魚鱉皆天之所生豈吾之所有然吾盜天而無殃夫金玉珍寶穀帛財貨人之所聚豈天之所與若盜之而獲罪孰怨哉向氏大惑以為國氏之重罔已也過東郭先生問焉東郭先生曰若一身庸非盜乎盜陰陽之和以成若生載若形况外物而非盜哉誠然天地萬物不相離也仞而有之皆惑也國氏之盜公道也故亡殃若之盜私心也故得罪有公私者亦盜也亡公私者亦盜也公公私私天地之德知天地之德者孰為盜耶孰為不盜耶 刘子天瑞

昔齊人有欲金者清旦衣冠而之市適鬻金者之所因攫

其金而去吏捕得之問曰人皆在焉子攫人之金何對曰取金之時不見人徒見金 列于說符

吏不與奸罔期而奸罔自至賈豎不與不仁期而不仁自至嗚呼吏非被重刑不知奸罔之害已賈豎非遭極禍不知不仁之害躬也夫易化而善者齊民也唯吏與賈豎難哉 鹿門子皮日休

今道有赤子將為牛馬所踐見之者無問賢不肖惕然皆欲驅牛馬以活之至夫國有弱君室有色婦謀其國欲其室者惟恨其君與夫不罹赤子之禍也噫是復何心哉 鹿門子皮日休



公私

昔者楚有直躬其父竊羊而告之吏令尹曰殺之謂其直於君曲於父也魯人從君戰三戰三北問其故曰吾有老父身死莫之養也君子以為淨而舉之由楚而觀公莫甚焉由魯而觀私莫大焉然公者見殺而私者見舉何也君子曰人能賣其父則君何有焉楚人之公非公也以公害公者也是以君子殺之也人能不棄其父則豈忍棄其君魯之私非私也以私而利公者也是以君子舉之也

釋韓非子

荆人有遺弓而不肯索曰荆人遺之荆人得之又何索焉孔子聞之曰去其荆而可矣老聃聞之曰去其人而可矣



故老聃則至公矣

人有枯梧樹者其隣父言枯梧之樹不祥其隣人遽而伐之隣人父因請以爲薪其人乃不悅曰隣人之父徒欲爲薪而教吾伐之也與豕隣若此其險豈可哉  
列子說符

矣  
敷文

棄金於市盜不敢取詢政於朝讒不敢語天下之至公也

譚子

### 毀譽

當貴盛之時人之奉我者非奉我也奉貴者也當貧賤之時人之陵我者非陵我也陵賤者也彼自奉貴耳我何爲而喜彼自陵賤耳我何爲而怒  
呂子

食者欲飽不須問人豕飽而人以為饒何損於飽我饑而人以為飽何益於饒然則毀譽之來審其饑飽而已矣

陽明子

納棄妻而論前夫之惡買僕虜而毀故主之暴凡人庸夫猶不平之何者重傷其類也  
抱朴子

木秀於林風必摧之堆出於岸流必湍之行高於人衆必



非之 止齋

夫鏃羽之鳥病鶻之所窺也折趾之兔寒廬之所利也

夢澤

論議

有其事不可辨也無其事不必辨也無其事而辨之是自  
謗也有其事而辨之是益增已之惡而甚人之怒也皆非  
所以自修而平物也 陽明子

登高而臨危者抑趨而陟巔不知其平地之可息也向陽  
而畏熱者疾走而格日不知其就陰之可爽也

欲湯之滄一人炊之百人揚之無益也不如絕薪止火而  
已不絕之於彼而救之於此譬如抱薪而救火也 俱枚乘

且以巧鬪力者始乎陽常平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  
酒者始乎治常平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



常率乎邳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 莊人間世  
人有畏影惡迹而去之走者舉足愈數而迹愈多走愈疾  
而影不離身自以為尚遲疾走不休絕力而死不知處陰  
以休影處靜以息迹愚亦甚矣 莊說劍

愛憎

昔彌子瑕有寵於衛君適其母疾竊駕君車以出君聞而  
賢之曰孝哉異日與君遊於菓園食棐而甘以其半啗君  
君曰愛我哉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於君君曰是固嘗竊  
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棐者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  
前之所以見賢而後獲罪者愛憎之變也 韓非子說難  
子車氏之假其色粹而黑一產而三豚焉其二則粹而黑  
其一則駁而白惡其弗類於己也嚙而殺之決裂其腎腸  
糜盡而後止其同于己者字之惟謹而恐其傷也子華子  
曰甚矣心術之善移也夫目眩於異同而意怵於愛憎雖



其所自生殺之而弗悔而况非其類矣乎今世之人其平居把握附耳沾沾相為然約不啻膠漆若也及勢利一接少有毫釐之差蹴然而變乎色又從而隨之以兵甚矣心術之善移也無以異乎子章氏之假

子華子程本

晉隆和中裴感撰語林時已流行後謝太傅嘲其用事未實語林遂廢鄉中有罷中宿縣詣太傅者太傅問其歸資曰嶺南凋弊唯有五萬蒲葵扇又以非時為滯貨太傅乃取其中者提之于是京師士庶競慕而服焉價增數倍夫所好生羽毛所惡成瘡痂謝祖一言挫成美於千載崇虛價於百金况人主之愛憎予奪可不慎哉

喻言

魯有惡者其父出而見商咄反曰商咄不若吾子矣且其子至惡也商咄至美也至美不如至惡者愛也

呂氏



語默

靈蔡默然而吉凶昭哲于無形春龜長譁而醜音見應於  
聒耳故聲希者嚮又巨辭寘者信又著

抱朴子

昔隣之人有雞夜鳴惡其不祥烹之越數日一雞旦而不  
鳴又烹之已而謂予曰吾家之雞或夜鳴或旦而不鳴其  
不祥柰何予告之曰夫雞惡能爲不祥於人欤其自爲不  
祥而已或夜鳴鳴之非其時也旦而不鳴不鳴非其時也  
則自爲不祥而取烹也人何與焉若夫時然後鳴則人將  
賴汝以時夜也孰從而烹之人之言默何以異此未可言  
而言亦可言而不言皆足取禍也

楊龜山



世之人舌長且圓捷若轉丸恣談極吐如河出崑崙而東  
注適宜中理如斧斷木炭就火猱援木以升兔走壙而攫  
之以鶻也 宋漁拙菴記

言不可不重也夫鍾鼓叩之然後鳴鏗訇鏗鞀人不以爲  
異也若不自鳴人孰不謂之妖耶可以言而不言猶扣  
之而不鳴也亦爲廢鍾矣 司馬氏

蟬語噪哇語聒犬搖尾鶴鶴步搖君子觀此而可以謹言  
慎動 何之子

順逆

七緯順度以光天象五性順理以成人行行象爲美美於  
順也故七緯逆則天象變五性逆則人道敗變而不生災  
敗而不傷行者未之有也今使孟說引牛之尾尾斷臄裂  
不行十步若環乘之條以貫其鼻縻以尋絢被髮童子騎  
而策之風於廣澤恣情所趣十步之行非遠於廣澤被髮  
之童非勇於孟說然而近不及遠強不如弱者逆之與順  
也司馬蒯曠天下之工擊劔者也令提劔鋒而掉劔觚必  
刳其指而不能以陷腐木而况金甲乎若提其觚而掉其  
鋒雖其允夫可以陸斷犀象水截蛟龍矣順理而行若執



劍觚逆情而動如執劍鋒

劉子



真偽

齊紫敗朱而朱者耻為朱矣

槐野

子為之號鶩於市而曰鸛也其曰非鸛而誑之者十九號  
山雞于市曰鶩也其不即以為鶩而誑之者十不一也夫  
鸛恒見而鶩不恒見也 鳳洲

昔嚴尤謂桓譚子曰子嘗稱雄書豈能傳乎譚曰又傳君  
與譚不及見也凡人賤近貴遠今親見子雲祿位容貌不  
能動人故輕其書左思作三都賦陸機聞而撫掌與弟雲  
書云此間有儉父欲作三都賦須其成當以覆酒甕耳今  
二書竟傳噫皮相之士不足與求人才夜糴之人不足與





論國是偽鳳悅楚真龍驪葉蓋自昔負鑑裁之難焉

喻

夫承死于柔而飛於爐者以真之又反也。鑰亂金者也。閤者金之明者鑰之以偽之難掩也。

空峒栢溪泉序

言以譯理理為言之本也。名以訂實實為名之源也。有理無言則理不可明。有實無名則實不可辨。昔丁氏鳩工而穿井于庭家相語曰：今吾之穿井得一人矣。有聞而傳之者曰：丁氏穿井而得一人也。國人更相道之語徹於宋君。宋君召其人而質之。丁氏曰：自臣穿井家獲一人之力。非得一人於井也。嗟夫！黃軒四面非有八日。夔之一足非有獨脛。周人玉璞。其實腐。周人之鳳鳥。乃是山雞。愚公知叟。

而像頑稱黃公名姝。而于陋親聞野犬人謂之田父。海上姪女謂之婦人。堯漿可飯。禹糧可食。凡此皆傳聞失真。名實淆亂者也。豈特穿井獲人哉。故智者課言以循理。不遺理而著言。執名以責實。不棄實而存名。

喻言祖子華子

參劉子

莊里夫人字長子曰盜。少子曰歐。盜出行其父在後追呼之曰：盜盜。吏聞因縛之。其父呼歐。喻吏遽而聲不轉。但言毆。毆吏因毆之。幾殪。廉衢鳴乎。父以名呼盜。吏以實縛盜。父以名呼毆。吏以實行毆。乃盜則何罪。竟以名盜之故而受實盜之死也。

喻言出尹文子



羊質而假虎之皮人共逐之矣鴟形而假鵞之聲人爭唾之矣棘本而假棠之華人咸斷之矣何者惡其非真也

呂氏

戎人見瀑布者而問之曰何以謂之莽莽也指麻而示之怒曰孰之壤壤也何以謂之莽莽也 呂氏

梁北黎丘部有奇鬼焉喜效人子姪昆弟之狀邑丈人有之市而醉歸者黎丘之鬼效其子之狀扶而道苦之丈人歸酒醒而誚其子曰吾為汝父也豈謂不慈哉我醉汝道苦豕何故其子泣而觸地曰孽矣無此事也其父信之曰嘻是又奇鬼也明日復飲於市欲遇而刺殺之明日之市

而醉其真子恐其父之不能反也遂逝而迎之丈人望其真子拔劍而刺之丈人惑於似其子者而殺於真子夫惑於似士者而殺於真士此黎丘丈人之智也 呂氏

燕人生於燕長於楚及老而還本國過晉國同行者誑之指城曰此燕國之城其人愀然變容指社曰此若里之社乃喟然而嘆指舍曰此若先人之廬指壠曰此若先人之冢其人哭不自禁同行者啞然大笑曰子管給若此晉國耳其人大慚及自燕真見燕國之城社真見燕人之廬冢

悲心更微 列子周穆王

鄭人謂玉未理者璞周人謂鼠未腊者朴周人懷璞過鄭



賈曰欲買朴乎鄭賈曰欲之出其朴乃鼠也因謝不取  
國策

畫鬼寐者易為巧摹丈馬者難為工何者鬼魅質虛而丈  
馬質露也託恠於無象可假非而為是取範於真形則雖  
是而疑非 刘子

堂珠黼幌綴以金魄碧流光霞曜爛炫目而醉者眸轉呼  
為焰火非黼幌狀移目改變也鏡形如盃以照西施鏡縱  
則面長鏡橫則面廣非西施貌易所照變也海濱居者望  
舟如島而須舟者不造島射島者不向舟知其望遠目亂  
而心惑也山底行者望嶺木如簪視岫厓如猫而求簪者

不上木求術者不往呼知其望高目亂而心惑也昔者仲  
尼先飯黍侍者掩口而笑子游褻裘而諺曾參揮指而哂  
以聖賢之舉指非不謬也而不免於嗤笑奚况世人未有  
名稱其容止文華能免于其誚者豈不難也 刘子



華實

昔萬石君以質行顯史氏登之于齊魯諸儒之間萬石君  
椎魯少文二子取醇謹耳齊魯優于文學豈不斌斌史氏  
獨推轂之且以諸儒為之下此華實之辨也

南明

布被誠至質且陋矣然以之廁於刺繡結繪綾綺銷金綴  
翠玄朱錯陳之間則如葦蕭土鼓而弁朱絃玉磬金鐘大  
鏞相吞嚙乃更足以成文又如貴介公子張筵邀客珠履  
貂冠狐裘豹舄聯翩雜坐既美且都而又有山澤被褐  
老人逍遙曳杖其間乃更足以粧點風景而不失其為質  
且陋也

荆川每方子介



席之先筦簞樽之上玄酒俎之先生魚豆之先黍羹皆不  
快于耳目不適於口腹而先王貴之先本而後末也 淮

南子

夫服心之文也如龜焉灼其中必形於外 國語

醴泉甘露不足以止渴熊蹯豹胎不足以療饑抗裂膚之  
寒則錦繡盈筐不如一裘之溫乘百尺之浪則蘭桂為舟  
不如一瓢之固 誠齋

巧拙

宋人有為其君以玉為楮葉者三季而成鋒殺莖柯毫芒  
繁澤亂之楮葉中而不可別也此人遂以巧食宋國列子  
聞之曰使天地之生物三季而成一葉則物之有葉者寬  
矣故聖人恃道化而不恃智巧 列子

墨子為木為三年而成蜚一日而敗弟子曰先生之巧至  
能使木為飛墨子曰吾不如為車輓者巧也用咫尺之木  
不費一朝之事而引三十石之重致遠力多久于歲數今  
我為為三年成蜚一日而敗惠子聞之曰墨子大巧巧為  
輓拙為為 韓非子



列炬燃膏夜光若晝何如晝也千壅菴抱汲流水若雨何如  
雨也巧女剪彩林巷若春何如春也三軍搥鼓聲聞若雷  
何如雷也是故任天者便任人者勞 何之子

輕重

見卵而求晨棄褰䟽而急袒免一齊衆楚其謂之何 楠  
千金與盈尺之璧孰重人必曰璧重函璧之櫝帛千金孰  
重人必曰千金重璧固重于千金矣以櫝而敵千金不可  
也 遜志趙苞

剪腐帛而火焚者人聞之又驚曰家之何而燎衣委餘食  
而在地者人見之又駭曰家之何而棄食燒衣易驚棄食  
易駭以衣可貴而食可厚不忍焚而棄之也然不知家有  
無用之人廐有無力之馬無用之人服其衣與其焚也何  
遠無力之馬食其粟與其棄也何異以是焚之以是棄之



未有少驚駭者公孫弘布被是驚家之焚衣也而不能驚  
漢武之奢服晏平仲豚肩不掩豆是駭家之棄食也而不  
能駭景公之千駟 來鵠

天下之勢兩則角持角持者互為輕重可以行吾之小說  
三則鼎立鼎立者迭為輕重可以行吾之中說四五六七  
則齒列齒列者倏輕倏重可以行吾之上說一則如盤石  
自為輕重矣善說柰何 何之子

村家化負帛帛壘驚為希捧而適通都啓重裘而呈珍通都  
士人厭棄之矣都邑小子獲羽會綠毛朱吻籠以金絲衣  
以梧桐邱陋山叟跪而請死則 平也 叟笑而退夫重

無常重之所罕有輕無常輕輕所狎見使世無都人則 帛  
帛埒文繡矣世無山叟則翡翠齊鳳凰矣悲夫 何之子

林回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或曰為其布與赤子之布  
宜矣為其累與赤子之累多矣棄千金之璧負赤子而趨  
何也林回曰彼以利合我以天屬也夫以利合者迫窮禍  
患害相棄也以天屬者迫窮禍患害相救也夫相救之與  
相棄亦遠矣 莊山木

利不十者不易業功不百者不變常 止齋



常異

怪生於罕而止於習赫然當空者謂之日燦然偏空者謂之星油然布空者謂之雲隱然在空者謂之雷突然倚空者謂之山渺然際空者謂之海使未識而驟見之豈不大可怪耶其所以舉世安之而不以為異者習也君蒿悽愴之妖木石鱗羽之異世爭性而共傳之者以其罕接於人耳天下之理本無可怪吉有祥凶有稜明有禮樂幽有鬼神是猶晝之必夜也何怪之有哉夫子之不語怪非惧其惑怪也本無怪之可語也 東萊

事不如意安得以意料之人不循理安得以理料之蓋意





與境異理與事睽睽焉其變也君子安能盡道其常 何  
之子

往聞庸蜀之南恒雨少日日出則犬吠僕來南二年冬幸  
大雪踰嶺被南越中數州數州之犬皆蒼黃吠噬狂走者  
累日至無雪乃已今韓愈既自以為蜀之日而吾子又欲  
使吾為越之雪不以病乎 柳

多為常創為異人情乎鱗翼而飛也蛇足而走也誰不異  
之乃于鳧兔也則否即鳧兔初鱗蛇焉人又異鳧兔美久  
之耳目口鼻手足一見焉豈不為異乎惟多故為常 蝸  
笑子

時勢

禹疏河決江以為天下利而不能使水鹵流稷辟土墾草  
以為百姓力農然不能使禾冬生豈其人事不至哉勢不  
可也 淮南子

城高五丈而樓季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牧其  
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羊也而易百仞之高哉  
峭壑之勢異也 史記

天不能冬蓮春菊是以聖人不違時地不能洛橘汶貉是  
以聖人不違俗人不能手步足握是以聖人不違彖所長  
聖人不能使魚飛鳥馳是以聖人不違人所長 關尹子



吞舟之魚蕩而失水制於蝼蟻者離其居也猿狖失木禽  
于狐貉者非其處也騰蛇遊霧而升騰龍乘雲而舉猿得  
木而捷魚得水而騫焉處地宜也

夫萍樹根於水木樹根於土鳥排虛而飛獸蟻實而走蛟  
龍水居席豹山處天地之性也兩木相摩而燃兩水相守  
而流圓者常轉窾者主浮自然之勢也

淮南子 頤道訓

范睢魏之亡命也拆脅摺髀免于徽索翕肩蹈背挾服入  
橐激昂萬乘之主介涇陽抵饗侯而代當也蔡澤山東之  
匹夫也顛頤折頰涕垂流沫西抑強秦之相搯其咽而亢  
其氣捩其背而奪其位時也天下已定金革已平都于洛

陽宴敬委輅脫輓掉三寸之舌達不拔之業舉中國徙之  
長安適也五帝垂典三王傳禮百世不易叔孫氏起于枹  
鼓之間解甲投戈遂作君臣之儀得也呂刑靡敝秦法酷  
烈聖漢權制而肖何造律宜也故有造蕭何之律于唐虞  
之世則悖矣有作叔孫通之儀於殷夏之時則惑矣有達  
婁敬之策於成周之世則謬矣有談范蔡之說于金張許  
史之間則狂矣為可為于可為之時則從為不可為于不  
可為之時則凶

楊雄

鼉鼓興而篋桴廢汗樽息而筵成張大輅起于推輪龍舟  
生于落葉其轉移遷變之勢又豈可以一定拘哉



道之興也則三五垂拱而有餘道之衰也則叔代馳騫而不足夫惟有餘故無為而化美惟不足故刑嚴而奸繁

抱朴子

夫寒者利短褐而饒者甘糟糠天下之囂囂新王之資也

賈誼新書

彼人也登高而望臨深則窺人之性非窺且望也勢使然也

賈誼新書

### 感慨

王良適齊投策而喙天歐冶去越折劍言辭藝不云售慨然若此况深悲極憤者乎

唐寅

累吁可以當泣痛言可以譬哀故姜氏嘆于室而堅城為之墮堞荆軻諫于朝而壯士為之徵劍良以情之所感木石動容而事之所激生有不顧也

唐寅

漢臣忠烈窮并飛于一言姜婦孝思潛波移于七里

駱子

怨于中者哀聲可以動木石感于情者至性可以通神明

駱子

賤臣叩心飛霜擊于壤地庶女告天振風襲于齊郊

江文通



悲者不可為繫歎思者不可為嘆息故高漸離擊筑易水之上荆軻為之低而不食雍門子壹微吟孟嘗君為之於

邑

中山靖王

嗚呼化光今復何為乎止乎行乎昧乎明乎豈蕩而為太空與化無窮乎將結而為光輝以助照臨乎豈為雨為露以澤下土乎將為雷為霆以洩怨怒乎豈為鳳為麟為景星為慶雲以寓其神乎將為金為錫為圭為璧以栖其魄乎豈復為賢人以續其志乎將奮為明神以遂其義乎不然是昭昭者豈得已乎抑有知乎其無知乎彼且有知其可使吾知之乎

柳祭呂化光文

人情

子宋子曰明見侮之不辱使人不鬪人皆以見侮為辱故鬪也知見侮之為不辱則不鬪矣應之曰然則亦以人之情為不惡侮乎曰惡而不辱也曰若是則又不得所求焉凡人之鬪也又以其惡之為說非以其辱之為故也今俳優侏儒狎徒詈侮而不鬪者是豈鉅知見侮之為不辱哉而不鬪者不惡故也今人或入其央積竊其猪彘則拔劍戟而逐之不避死是豈以喪猪為辱也哉然而不憚鬪者惡之故也雖以見侮為辱也不惡則不鬪雖知見侮為不辱辱之則又鬪然則鬪與不鬪即亡為辱之與不辱也乃



在于惡之尹不惡也夫今子宋子不能解人之惡侮而務  
說人以勿辱也豈不過甚矣哉 荀正論  
為巫者神必附之設像者神又主之蓋樂所饗也戎羯之  
禮事母而不事父禽獸之情隨母而不隨父九人之痛呼  
母而不呼父蓋乳哺之教也庸狼不過於嗜肉蛟龍不過  
於嗜血而入無所不嗜所以不足則鬪不與則叛鼓天下  
之怨激烈士之怒食之道非細也 譚子

物理

夏至而鹿角解月虧而蚌蛤消騏驎鬪而日蝕鯨魚死而  
彗出東風至而酒盈溢蠶含絲而商絃絕陽燧在掌而太  
陽火方珠運握而少陰水箕麗于月而飄風起畢動于天  
而驟雨散天將風也纖塵不動而鴉自鳴其將雨也可雲  
未布而蟻蚓移矣巢居知風穴處識雨風雨將至而鳥蟲  
應之太白暉芒雞又夜鳴火精光盛馬又晨驚抱薪救火  
燥者先燃平地注水濕者先濡物以類相感神以氣相化  
也豈惟人情哉 刘子

鼓哢園則蒼放鶴呼垓則雨來

槐野



夫物類之相應玄妙深微知不能論辨不能解故東風至而酒甚溢蟻蚋絲而商絃絕或應之也晝隨灰而月運闕鯨魚先而彗星出或動之也

淮南子覽冥訓

夫草虫鳴而阜螽躍雕虎嘯而清風起故絢緼相感霧涌雲蒸嚶鳴相召星流電激是以王陽登而貢公喜罕生逝而國子悲

劉孝標

夫鴈均也聲啾啾而殊離離而春非時使之耶

空同

梟夜明而晝昏雞晝明而夜昏或謂梟為異則謂雞為同或謂雞為異則謂梟為同噫孰為明而孰為昏孰為異而孰為同

譚子

譚子

抱薪救火燥者又先燧平地注水濕者必先濡此類相應也

鬼谷子

水泉縮而潛魚驚霜鍾鳴而巢鳥畏夫川之竭林之落也魚鳥且然而况于人乎

郁離子

陽燧見日則燃而為火方諸見月則津而為水虜嘯而谷風生龍舉而景雲屬

淮南子

嘗一鑊肉而知一鑊之味懸羽與炭而知燥濕之氣以小明大也見一落葉而知歲之將暮睹瓶水之冰而知天下之寒以近論遠也

淮南子

故水之守土也審影之守人也審物之守物也審

莊子



物之變也不可常也雉為蜮雀為蛤壤蟲假翼川蛙翻飛  
行苓為蛆田鼠為駕甚則牛哀成虎楚姬為龜技離為柳  
秦女為石曷故哉目察百步不能了了智者以所見定有  
所不見定無天下之無者夥矣 蝸笑子

水其寒乎火其炎乎石其沉乎羽其浮乎然驪山有溫泉  
矣蕭丘有寒火矣南海有浮石洋柯有沉羽矣故名不可  
紀而化不可窮 蝸笑子

天下之不可謝者時也萬物之不能逃者數也日之夕也  
暝月之晦也魄露之朝也晞冰之春也泮其時至其數窮  
也 止齋

聖賢

觀其文章則知其人之貴賤觀其書篆則知其人之情性  
聞其琴瑟則知其人之道德聞其教令則知其人之吉凶  
由是知唐堯之容淳淳然唐舜之容熙熙然伯禹之容滂  
蕩然殷湯之容堂堂然文王之容巍巍然武王之容諤諤  
然仲尼之容皇皇然 譚子

或謂舜有四耳四目信乎曰非然也以四方人之耳目為  
耳目是以無所不聞無所不見斯之謂四耳四目也禹有  
九手九足信乎曰非然也以九州人之手足為手足是以  
不行而至不疾而速斯之謂九手九足也 方山



假春炅之筆以誅亂賊孔子洙泗之堯舜也談仁義之兵以誅桀紂孟子戰國之湯武也

刮垢子

一仁一義柴也來由也醢一忠一孝微子去箕子奴聖人一致而百慮君子同歸而殊塗

盧照墜

魚欲異群魚捨水躍岸即死庸欲異群虎捨山入市即擒聖人不異衆人特物不能拘耳

閔尹子

有鳥將來張羅而待之得鳥者羅之一目亡今為一目之羅則無時得鳥矣披甲者以備矢之至若使人不知所備則懸一札而已矣事或不可前規物或不可先慮故聖人畜道以待時

淮南子

### 禪繼

按鮑白令對始皇曰天下官則讓賢家則世繼五帝以天下為官三王以天下為家合考帝王世紀乃知黃帝次妃生少昊則少昊乃黃帝子也是傳位與子自黃帝而已然矣且顓帝為昌意子則亦黃帝孫也而少昊又傳位於姪矣帝嚳祖玄囂父蟜極是嚳亦黃帝曾孫也而顓帝又傳位於從姪矣帝嚳下妃生摯曰堯而高辛氏又傳位於子矣堯非不欲傳之子而故求異于祖父也因丹朱有傲德不足以子吾民則擇同姓之姪孫而授之是舜雖舉于有虞氏之國而寔則顓頊之六世孫也且以祭法觀之周則



祖文而宗武商則祖契而宗湯夏則祖顓頊而宗禹舜則  
祖顓頊而宗堯若舜為異姓何以宗堯耶蓋曰弟曰姪曰  
姪孫既皆吾之族氏即謂五帝家天下亦奚有不可者哉  
而要之聖人則固不問其家與官也與賢與子惟公天下  
以為心而已矣

人物

蠶也仲連也張良也其所解之橈同也蠶迹卑而用神仲  
連迹遠而用奇張良迹近而用巧 鳳洲  
以李悝方后稷以白圭當神禹以昭遠擬諸葛以郭六配  
蘇卿真所謂刺畫魚鹽唐突鹵子者也 喻言



異端

或謂釋老虛聖道實然乎曰實則虛之虛則實之無所不  
虛以成一實釋老也實則實之虛則虛之以虛明實以實  
維虛聖道也故夫聖者自然者也老氏之本旨吾道之別  
途也其猶張杜之法小乘之剽擬也王馬之書禪宗之影  
嚮也 鳳洲

愚者徇迹智者厭跡釋氏竭兩端而畧之其術足以愚愚  
者而智智者愚愚也智智亦愚也故夫釋氏出而天下

茅靡矣 鳳洲

匹夫細民見其隣之徙而去也則私其土田而耕之他日





其隣者歸焉則為匹夫細民者將避而去乎猶將私之也  
老氏以道德為空虛此私吾聖人之田者也韓子出而仁  
義還則聖人之田宜誰歸 誠齋

神人無功聖人無名神人無功者不為有功之功聖人無  
名者不為可名之名不為有功之功故功莫大焉不為可  
名之名故名莫厚焉故古之明王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  
求福脩德以消禍不勞人以釀禍 高郢

術數

叩巫卜星相堪輿之家而問焉曰吉乎未必然也而聞者  
驟然喜叩巫卜星相堪輿之家而問焉曰凶乎未必然也  
而聞者驟然悲則是巫卜星相堪輿常操吉人凶人喜人  
悲人之權以奔走乎其人而其人之吉凶悲喜一係于巫  
卜星相堪輿之口而聽焉若是何也人情常喜希覲乎其  
所不可及而常揣摩乎其不可知而術家憑鬼神以自神  
故多言而或信巧發而竒中操希覲之心與揣摩之見而  
叩之憑鬼神之人而授之巧發竒中之說宜其入之深也



黃直丈夫也陳君夫婦人也以相馬立名天下齊張仲曲  
成侯以善擊刺學用劔立名天下留長孺以相彘立名榮  
陽褚氏以相牛立名 史記

非相

相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古者有姑布子卿今之世  
梁有唐舉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  
而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相形不如論心論心不  
如擇術蓋帝堯長帝舜短文王長周公短仲尼長子弓短  
昔衛靈公有臣曰公孫呂身長七尺面長三尺眉廣三寸  
鼻目耳具而名動天下楚之叔孫敖期思之邳人也突禿  
長左軒較之下而以楚伯葉公子高微小短瘠行若將不  
勝其衣然白公之亂也令尹子西司馬子期皆死焉葉公  
子高入據楚誅白公定楚國如反手耳仁義功名善于後



世長短大小美惡形相豈論也哉且徐偃王之狀目可瞻  
焉仲尼之狀面如蒙俱周公之狀身如斷菑臯陶之狀色  
如削瓜閔天之狀面無見膚傳說之狀身如植鱗伊尹之  
狀面無須廩禹趾湯偏堯舜參牟子從者將論志意比類  
文學耶直將差長短辨美惡而相欺傲耶古者桀紂長巨  
姣美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然身死國亡為  
天下大僂後世言惡則必稽焉今世俗之亂君鄉曲之僂  
子莫不美儷媿冶竒衣婦飾血氣態度擬於女子婦人莫  
不顧得以為夫處女莫不顧得以為士棄其親家而欲奔  
之者比肩並起然而中君羞以為臣中父羞以為子中兄

羞以為弟中人羞以為友俄則束手有司僂乎大市莫不  
呼天啼哭苦傷其今而後悔其始是非容貌之患也聞見  
之不衆謔論之卑耳詩曰雨雪瀼瀼見晚聿消莫肯下遺  
式居婁驕此之謂也 荀子非相

伏羲日角黃帝龍顏帝嚳戴肩顛頊駢髻堯眉八彩舜目  
重瞳禹耳三漏湯背二肘文王四乳武王齟齒孔子迺字  
顏回重瞳臯陶鳥喙若此之類皆聖賢受天殊相而生者  
也舜目重瞳是至明之相而項羽王莽亦目重瞳越王勾  
踐長頸鳥喙非善終之象夏禹亦長頸鳥喙 刘子命相

穀子豐下叔興知其有後衛青方類黥徒明其富貴亞夫



縱理許負見于餓死羊鮒聲豺叔姬見其滅族 劉子

高視者強低視者賊邪視者狡平視者仁張視者怒細視者佞遠視者智近視者拙外視者昏內視者明是故載我者身用我者神用神合身可以長存 譚峭子

彭氏雜說四卷終



新刻彭氏類編雜說卷之五

伯子伯錢甫彭好古 編

季子季錢甫彭遵古 閱

門人 吳時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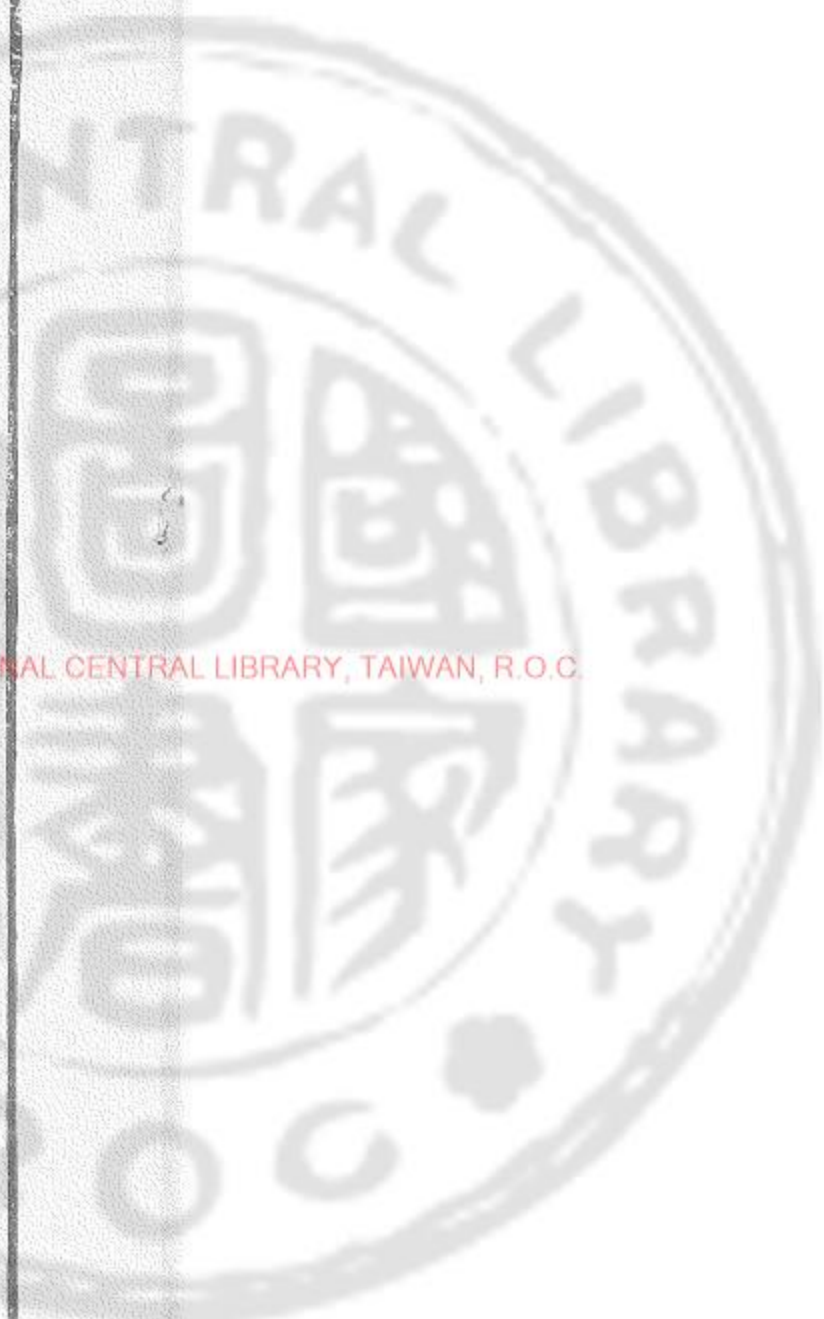
吳勉學

校

道學類

論道

老楓化為羽人朽麥化為蝴蝶自無情而之有情也賢女  
化為貞石山蚯化為百合自有情而之無情也是故土木  
金石皆有性情精魄虛無所不至神無所不通氣無所不





同形無所不類孰為彼孰為此孰為有識孰為無識萬物一物也萬神一神也斯道之至矣

譚子名峭字景升

且夫當空團塊見塊而不見空粉塊求空見空而不見塊形無妨而人自妨之物無滯而人自滯之悲哉

譚子

言道者如言夢夫言夢者曰如此金玉如此器皿如此禽獸言者能言之不能取而與之聽者能聞之不能受而得之惟善聽者不泥不辨

關尹子九藥篇

大道無形視之不見未嘗不見大道無聲聽之不聞未嘗不聞所謂可聞可見非耳目所及也心見意聞而已踰之浩風入山撼木入水揚波豈得謂之無視之不見搏之不

得豈得謂之有

瑩鏡子

太極理也動靜氣也氣行則理亦行二者常相依而未嘗相離也太極猶人動靜猶馬馬所以載人人所以乘馬馬之一出一入人亦與之一出一入蓋一動一靜而太極之妙未嘗不在焉此所謂所乘之杙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疑也

未子

夫一者萬之所從出也故言一而不及萬為有餘言萬而不及一為不足聖人之道一而已故無不足

大復心迹

月園千樹而同光風谷百岩而共聲何者以本之初者一也螳螂不與蟋蟀齊鳴絺綌不與貂裘並服戚悼殊慄泣



笑別音

槐野

太初者理之始也太虛者氣之始也太素者象之始也太一者數之始也太極者理氣象數之始也

蒙泉子

常易不易故能統無窮之變大象無象故能形無窮之事

易也象也其道之原乎

常易太極之本  
大象動靜之始

堯蟾子

太極生生之理自其妙用無息者而謂之動謂之陽之生非謂動而後生陽也就其生生之中指其常體不易者而謂之靜謂之陰之生非謂靜而後生陰也若果靜而後生陰動而後生陽則是陰陽動靜截然各自為一物矣陰陽一氣也一氣屈伸而為陰陽動靜一理也一理隱顯而為

動靜春夏可以為陽為動而未嘗無陰與靜也秋冬可以為陰為靜而未嘗無陽與動也春夏此不息秋冬亦此不息皆可謂之陽謂之動也春夏此常體秋冬亦此常體皆可謂之陰謂之靜也自元會運世歲月日時以至刻抄忽微莫不皆然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在知道者默而識之非可以言語窮也

王陽明

走之愈數而跡之愈多言之愈數而道之愈遠不若處隱而息跡忘言而體道也

妙明子

繪雪者不能繪其清繪月者不能繪其明繪花者不能繪其馨繪泉者不能繪其聲繪人者不能繪其情然則言語



文字固不足以盡道也

玉露

人之於道猶魚之於水也魚不可須臾離於水則人安可須臾離於道

誠齋

道不能無物而自道物不能無道而自物道之有物猶風之有動猶水之有流也夫孰能間之故離物求道者妄而

已矣

胡子知言

嵐氣不竭以其無也源泉不窮以其有也門樞不朽以其動也頑石不崩以其靜也谷神不死以其虛也喬木不折以其實也故無無則有有則無動動則靜靜則動虛虛則實實則虛况不無也奚其有不有也奚其無不動

也奚其靜不靜也奚其動不虛也奚其實不實也奚其虛故知天下未可執一論也

何之子

鸚難言而解縛默之所寬也鶴善鳴而完壽語之所延也鵲避歲而多育巧之所奪也鵠重構而仍巢拙之所便也駝徐步而察水遲之所詳也驢疾驅而渡深速之所超也豹隱霧而文蔚深之所藏也喙起口而見心淺之所露也是故會道者語默巧拙遲速淺深神通而惟其所使

何之子

故有生者有生者有形者有形形者有聲者有聲聲者有色者有色色者有味者有味味者生之所生者死矣而



生生者未嘗終形之所形者實矣而形形者未嘗有聲之所聲者聞矣而聲聲者未嘗發色之所色者彰矣而色色者未嘗顯味之所味者嘗矣而味味者未嘗呈皆無為之職也能陰能陽能柔能剛能短能長能圓能方能生能死能暑能涼能浮能沉能宮能商能出能沒能玄能黃能甘能苦能羶能馨無知也無能也而無不知也而無不能也

列子天瑞

形動不生形而生影聲動不生聲而生響無動不生無而生有  
列子天瑞  
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

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俄而有無矣而未始有無之果孰有孰無也

莊齊物論

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六合之內聖人論而不議春秋經世先王之志聖人議而不辯

莊齊物論

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

莊大宗師

意而子見許由許由曰堯何以資汝意而子曰堯謂我汝必躬服仁義而明言是非許由曰而奚來為軼夫堯既已黥汝以仁義而劓汝以是非矣汝將何以遊夫遙蕩恣睢轉徙之塗乎意而子曰雖然吾願遊於其藩許由曰不然



夫盲者無以與乎眉目顏色之好瞽者無以與乎青黃黼黻之觀意而子曰夫無莊之失其美據梁之失其力黃帝之亡其知皆在鑪錘之間耳庸詎知夫造物者之不息豕黔而補我劓使我乘成以隨先生耶許由曰噫未可知也我爲汝言其大畧吾師乎吾師乎整萬物而不爲義澤及萬世而不爲仁長於上古而不爲老覆載天地刻雕衆形而不爲巧此所遊也

莊大宗師

舜問乎丞曰道可得而齊乎曰汝身非汝有也汝何得有夫道舜曰吾身非吾有也況有之哉曰是天地之委形也生非汝有是天地之委和也性命非汝有是天地之委順也孫子非汝有是天地之委蛻也故行不知所往處不知所持食不知所味天地之彊陽氣也又胡可得而齊耶

莊知北遊

勿以聖人力行不怠則曰道以勤身勿以聖人堅守不易則曰道以執得聖人力行猶之發矢因彼而行我不自行聖人堅守猶之握矢因彼而守我不自守

關尹子一字

物亡而道何在

關尹子一字篇

習射習御習琴習奕終無一事可以一息得者惟道無形無方故可得之於一息

關尹子一字



兩人射相遇則巧拙見兩人奕相遇則勝負見兩人道相遇則無可示無可示者無巧無拙竊勝無負 關尹一字

吾道如處暗夫處明者不見暗中一物處暗者能見明中區事吾術如劍以刃割物即利以手握刃即傷 關尹子

一字

夢中鑑中水中皆昏天地存焉欲去夢天地者寢不寐欲去鑑天地者形不照欲去水天地者盪不波彼之有無在此不在彼是以聖人不去天地去識 關尹子二柱篇

流者舟也所以流之者是水非舟運者車也所以運之者是牛非車思者是心所以思之者是意非心不知所以然

而然惟不知所以狀而然故其來無從其往無在其來無從其往無在故能與天地本原不古不今 關尹五鑑篇

形可分可合可延可隱一夫一嬾可生二子形可分一夫一婦二人成一子形可合食巨勝則壽形可延夜無月火人不見我形可隱以一炁生萬物猶棄髮可換所以分形以一炁合萬物猶破唇可補所以合形以神存炁以炁存形所以延形合形於神合神於無所以隱形 關尹子六

七篇

道本至無以事歸道者得之一息事本至昏以道運事者周之百為得道之尊者可以輔世得道之獨者可以立象



知術非時之所能拘者能以一日為百年能以百季為一  
 日知術非方之所能礙者能以一里為百里能以百里為一  
 里知術無氣能運脊氣者可以召風雨知道無形能變有  
 形者可以易鳥獸得道之清者物莫能累身輕矣可以騎  
 鳳鶴得術之渾者物莫能溺身冥矣可以席蛟鯨有即無  
 無即有知此道者可以制鬼神實即虛虛即實知此道者  
 可以入金石上即下下即上知此道者可以侍星辰古即  
 今今即古知此道者可以卜龜筮人即我我即人知此道  
 者可以窺他人之肺肝物即我我即物知此術者可以成  
 腹中之龍虎知象由心變以此觀心可以成女嬰知炁由

心生以此吸神可以成爐冶以此勝物虎豹可伏以此同  
 物水火可入惟脊道之士能為之亦能能之而不為之

關尹子七釜篇

以盆為沼以石為島魚環遊之不知其幾千萬里而不窮  
 也夫何故水無源無歸聖人之道本無首末無尾所以應  
 物不窮

關尹子一字篇

故通於道如車軸不運於已而與載致於千里轉於無窮  
 之原也

文子

聖人之道猶坦途諸子之術猶斜徑坦途無不之也斜徑  
 亦無不之也然適坦途者脊津梁適斜徑者苦荆棘

鹿





道之委也虛化神神化氣氣化形形生而萬物所以塞也  
道之用也形化氣氣化神神化虛虛明而萬物所以通也  
是以古聖人明通塞之端得造化之源忘形以養氣忘氣  
以養神忘神以養虛虛實相通是為大同

譚子

傳道

昔有越人將渡河燕人從傍而指越人渡處比入舟又刺  
刺狀語以槩柁之事甚具已而問之越人也燕人竄入岸  
葦中不敢出越人入葦引燕人出而謝曰吾善操舟而子  
言之誠過然為吾謀則忠矣

槐野

昔公明儀為牛彈清角之操伏食如故非牛不聞不合其  
耳矣轉為蚤蚤之聲孤犢之鳴即掉尾奮耳蹠躩而聽蓋  
牛之耳限於是矣嗟嗟乎強聒者挈上乘以語中下吾知  
其不能轉清角之操為蚤蚤之聲孤犢之鳴也

喻言

子未覩乎燕石以求灰者乎火力具足矣乃得水而遂化



提楚人之身而教齊語雖終日不傳其言掩匠石之目而與之公輸之規矩則彼已得其法無他心之熟與不熟也  
止齋

剖石者乘其豐開鑰者透其簧

屏山孔子

今夫日能消冰而不能消木豈日之樂乎冰而怯乎木哉  
冰與日相受而木與日相捍故也

誠齋顏子

造父善御不能御駑駘公輸善匠不能匠散木陽貨者仲尼之駑駘也互鄉者仲尼之散木也

鹿門子皮日休

白公問孔子曰人可與微言乎孔子不應白公問曰若以

石投水何如孔子曰吳之善沒者能取之曰若以水投石何如孔子曰淄澠之合易牙嘗而知之白公曰人固不可與微言乎孔子曰何為不可唯知言之謂者乎夫知言之謂者不以言言也爭魚者濡逐獸者趨非樂之也故至言去言至為無為夫淺言之所爭者末矣

列子說符

昔人有言有知不死之道者燕君使人受之不捷而言者死燕君甚怒其使者將加誅焉幸臣諫曰人所憂者莫急于死已所重者莫過乎生彼自喪其生安能令君不死也乃不誅齊子亦欲學其道聞言者之死乃撫膺而恨富子聞而笑之曰夫所欲學不死其人已死而猶恨之是不



知所以為學胡子曰富子之言非也凡人各術不能行者有矣能行而無其術者亦有矣衛人有善數者臨死以訣諭其子其子志其言而不能行也他人問之以其父所言告之問者用其言而行其術與其父無差焉若然死者奚為不能言生術哉 列子說符

天下之理輕者易化重者難化譬之風雲須臾變滅金玉之性歷久不渝人之輕明者能與造化俱化而不留殆有未嘗化者存 閔尹子七釜

世之所貴道者書也書不過語語各貴也語之所貴者意也意有所隨意之所傳者不可以言傳也而世固貴言傳

書世雖貴之哉猶不足貴也為其貴非其貴也故視而見者形與色也聽而可聞者名與聲也悲夫世人以名色形聲為足以得彼之情夫名色形聲果不足以得彼之情則知者不言言者不知而世豈識之哉 莊天道

桓公讀書於堂上輪扁斲輪於堂下釋椎鑿而上問桓公曰公之所讀者何言耶公曰聖人之言也曰聖人在乎公曰已死矣曰然則公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已夫桓公曰寡人讀書輪人安得議乎輪扁曰臣也以臣之事觀之斲輪徐則甘而不固疾則苦而不入不徐不疾得之於手而應於心口不能言有數存焉於其間臣不能以喻臣之子



臣之子亦不能以受之於臣是以行年七十而老斷輪古之人與其不可傳也死矣然則君之所讀者古人之糟粕

已夫

莊天道

齊景公使人為弓三年乃成景公得弓而射不穿三札景公怒將殺弓人弓人之妻往見景公曰此弓者太山之楠烏號之柘駢牛之角荆麋之筋河魚之膠也四物者天下之練材也不宜穿札之少如此且妾聞奚公之車不能獨走莫邪雖利不能獨斷必有以動之夫射之道在手若附枝掌若握卵四指如斷短杖右手發之左手不知此蓋射之道景公以為儀而射之穿七札蔡人之夫立出矣

見道

今有賣珠於市者萃其積而中亡珠買人以其美也携而歸啓視之則喑然嗟焉

槐野

見解之得在膚而不在裏也偶然之得乍有而亦乍無也

鳳洲

甚哉道之難言也無所見者固不足以言道即有所見而未識其大者亦僅言其所見者耳而道之全未易究也昔有二盲子手象一得其耳爭云象如簸箕一得其鼻爭云象如春杵即其所手固不可謂之非象即其所名而遂目之曰象則象亦成物哉何也辨非坐堂觀在井中力薄廻



瀾才虛照石執一管之窺而欲照察於九天之上九地之下安知非手象者之二盲耶

喻言

秦伯嫁其女於晉公子衣文之媵七十人晉人慶其妾而賤公女此可謂善嫁妾而未可謂善嫁女者也楚人有賣其珠於鄭者為木蘭之櫃薰椒桂之櫃綴以珠玉飾以文瑰輯以翡翠鄭人買其櫃而還其珠此可謂善賣櫃矣未可謂善鬻珠也

韓非子外儲說左上

言飲者不可以為醉見食者不可以為飽子求其醉飽盍亦飲食之子求其見也其惟人之所不見乎

陽明見齋

記

人養生不能飲酒者問酒之何味其能飲酒者不過告之以酒之美而已若酒之所以美者雖能飲酒者亦不能自言也非告於告也極天下之善言酒者止於此也孰使能言而不止於此亦不能使不飲者之知味何則吾以其言言酒彼以其聽聽酒而言與聽卒非酒也

屏山孟子

楚越之交恒多山山民齊氏者不識琴問人曰何謂琴或告之曰琴之為制廣前狹後圓上方下嶽首而越底被之以絲則鏗鏗然泠泠然可聽也齊氏悅曰是知琴矣一日適通都大邑見負筑來者亟趨視之驚曰是不類廣前狹後圓上方下者耶反側視之良久曰是又不類嶽首而越



底者耶以指橫度之則亦肴聲出絲間復曰是又不類鏗鏗然泠泠然之可聽者耶遂致其人而歸師之三年蚤夜不輟自以為盡其技也鄉之告者偶過焉聞其聲輒矍然曰子習者筑也非琴也不然何若是嘈雜淫哇也因出琴鼓一再行齊氏惑之蹙頰曰子給我矣子給我矣澹乎若大美玄酒樸乎若蕢桴土鼓不足樂也予所嗜者異於是若鸞鳳之鳴若笙簫之間作若燕趙美人之善謳吾不知子琴之為筑吾筑之為琴也請終樂之

宋濂琴喻

夫內不開於中而強學問者不入於耳不著於心此何以異於聾者之歌也效人為之而無以自樂也

淮南子

今夫窮邳之社也扣盆拊瓶相和而歌自以為樂矣嘗試為之擊賁鼓撞巨鍾乃始仍仍然知其盆瓶之足羞也藏詩書脩學而不知至論之旨則扣盆拊瓶之徒也

淮南子

匹夫有璧而藏於家既久而偶忘之不勝其困而假丐於鄰自以為天下之至貧也人亦不知其富也忽憶其璧出而鬻之一朝而獲千金夫千金非自外至也匹夫之所自有也肴千金而困於貧既貧而富則察與不察也當其不察璧亦不亡及其既察璧固在也道也者吾身之璧也學者肴璧而弗察弗察而亡者也

誠齋



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胥目者或告之曰日之狀如銅盤扣盤而得其聲他日聞鍾以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為日也日之與鍾籥亦遠矣而眇者不知其異以其未嘗見而求之人也道之難見也甚於日而人之未達也無以異於眇達者告之雖胥巧譬善導亦無以過於盤與燭也自盤而之鍾自燭而之籥轉而相之豈有既乎故世之言道者或即其所見而名之或莫之見而意之皆求道之過也

東坡

道有可見乎曰有有而未嘗有也無可見乎曰無無而未嘗無也然則何以為見乎曰見而未嘗見也有而未嘗有

是真有也無而未嘗無是真無也見而未嘗見是真見也淪於無者無所用其心者也蕩而無歸滯於有者用其心於無用者也勞而無功夫有無之間見與不見之妙非可以言求也

陽明

知謂黃帝曰吾問無為謂無為謂不應我非不我應不知應我也吾問狂屈狂屈中欲告我而不我告非不我告中欲告而忘之也今予問乎若若知之奚故不近黃帝曰彼其真是也以其不知也以其似之也以其忘之也予與若終不近也以其知之也狂屈聞之以黃帝為知言

莊知

北遊



泰清問乎無窮曰子知道乎無窮曰吾不知也又問乎無  
為無為曰吾知道曰子之知道亦胥數乎曰有曰其數若  
何無為曰吾知道之可以貴可以賤可以約可以散此吾  
所以知道之數也泰清以之言也問乎無始曰若是則無  
窮之弗知與無為之知孰是而孰非乎無始曰不知深矣  
知之淺矣弗知內矣知之外矣於是泰清中而歎曰弗知  
乃知乎知乃不知乎孰知不知之知無始曰道不可聞聞  
而非也道不可見見而非也道不可言言而非也知形形  
之不形乎道不當名無始曰胥問道而應之者不知道也  
雖問道者亦未聞道道無問問無應無問問之是問窮也

無應應之是無內也以無內待問窮若是者外不觀乎宇  
宙內不知乎太初是以不過乎崑崙不遊乎太虛 莊知  
此遊

諦毫末者不見天地之大審小音者不聞雷霆之聲見大  
者亦不見小見邇者亦不見遠聞大者亦不聞小聞邇者  
亦不聞遠聖人無所見故能無不見無所聞故能無不聞

關尹子九藥篇

狡勝賊能捕賊勇勝虎能捕虎能克己乃能成己能勝物  
乃能利物能忘道乃能胥道 關尹子九藥

黃帝遊乎赤水之北登乎崑崙之丘而南望還歸遺其玄



珠使知索之而不得使離朱索之而不得使喫詬索之而不得也乃使象罔象罔得之黃帝曰異哉象罔乃可以得之乎 莊天地

子墨子曰今瞽者曰鉅者白也黔者黑也雖明目者無以易之兼白黑使瞽取焉不能知也故我曰瞽不知黑白者非以其名也以其取也今天下君子之名仁也雖禹湯無以易之兼仁與不仁而使天下之君子取焉不能知也

子墨子

論性

夫乘舟而惑者不知東西見斗極則悟矣夫性亦人之斗極也 韓非子

人之性其猶水然水之源本甚潔而無有褻穢其所以湛之者久則不能以無易也易而不能反其本初則還復疑於自性者矣是故方圓曲折湛於所遇而形易矣青黃赤白湛於所受而色易矣硨磲訇淙射湛於所閱而嚮易矣澗洑洑咨湛於所容而態易矣鹹淡芳臭湛於所染而味易矣凡此五易非水性也而水之所以為性者則然矣是故古之君子慎其所以湛之 子華子



今夫盤水立廷清之終日不能見眉睫濁之不過一撓而不能察方圓人神易濁而難清猶盤水之類也

淮南子

林之性靜所以動者風搖之也水之性清所以濁者土渾之也人之性貞所以邪者慾眩之也身之有慾如樹之有蠋樹抱蠋則還自鑿身抱慾而還自害故蠋盛則木折慾熾則身亡

劉子名書

昔吾嘗觀於此吾頭髮不可勝數而身毛孔亦不可勝數舉一髮而頭為之動拔一毛而身為之變然則髮皆吾頭而毛孔皆吾身也彼皆吾頭而不能為頭之用彼皆吾身而不能具身之智則物各以亂之吾將使世人左手運斤

而右手執削目數飛鳥而耳節鳴鼓首肯俯人而足識鱗級雖各智者有所不暇矣而况千手異執而千目各視乎吾燕坐寂然心念凝默湛然如大明鏡人鬼鳥獸雜然而陳於吾前聲色香味交通乎吾體心雖不起而物無不接必各道耶

東坡大悲閣

駢拇枝指出乎性哉而侈於德附贅縣疣出乎形哉而侈於性多方乎仁義而用之者列於五藏哉而非道德之正也是故駢於明者亂五色淫文章青黃黼黻之煌煌非乎而離朱是已多於聰者亂五聲淫六律金石絲竹黃鐘大呂之聲非乎而師曠是已枝於仁者擢德塞性以收名聲



使天下簧鼓以奉不及之法非乎而曾史是已駢於辯者  
纍瓦結繩竄句遊心於堅白同異之間而敝跬以譽無用  
之言非乎而楊墨是已故此皆多駢傍枝之道非天下之  
至正也彼至正者不失其性命之情故合者不為駢而枝  
者不為跂長者不為胥餘短者不為不足是故鳧脰雖短  
續之則憂鶴脰雖長斷之則悲故性長非所斷性短非所  
續且夫駢於拇者決之則泣枝於手者斲之則啼二者或  
有餘於數或不足於數其憂一也今世之仁人高目而憂  
世之患不仁之人決性命之情而饗富貴故意仁義其非  
人情乎自三代以下者天下何其囂囂也 莊駢拇

且夫待鈎繩規矩而正者是削其性也待繩約膠漆而固  
者是侵其德也屈折禮樂响喻仁義以慰天下之心者此  
失其常然也天下胥常然常然者曲者不以鈎直者不以  
繩圓者不以規方者不以矩附離不以膠漆約束不以繩  
索故天下誘然皆生而不知其所以生同然皆得而不知  
其所以得故古今不二不可虧也則仁義又奚連連如膠  
漆纏索而遊乎道德之間為哉使天下惑也夫小惑易方  
大惑易性何以知其然耶自虞氏招仁義以撓天下也天  
下莫不奔命於仁義是非以仁義易其性典故嘗試論之  
自三代以下者天下莫不以物易其性矣小人則以身徇



利士以身殉名大夫以身殉家聖人則以身殉天下故此  
數子者事業不同名聲異號其於傷性以身為殉一也臧  
與穀二人相與牧羊而俱亡其羊問臧奚事則挾筴讀書  
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二人者事業不同其於亡羊均也  
伯夷死名於首陽之下盜跖死利於東陵之上二人者所  
死不同其於殘生傷性均也奚必伯夷之是而盜跖之非  
乎天下盡殉也彼其所殉仁義也則俗謂之君子其所殉  
貨財也則俗謂之小人若其殘生傷性則盜跖亦伯夷已  
又惡取君子小人於其間哉且夫屬其性乎仁義者雖通  
如曾史非吾所謂臧也屬其性於五味雖通如俞兒非吾

所謂臧也屬其性乎五聲雖通如師曠非吾所謂聰也屬  
其性於五色雖通如離朱非吾所謂明也吾所謂臧非仁  
義之謂也臧於其德而已矣吾所臧者非所謂仁義之謂  
也任其性命之情而已吾所謂聰者非謂其聞彼也自聞  
而已矣吾所明者非謂其見彼也自見而已矣夫不自見  
而見彼不自得而得彼者是得人之得而不自得其得者  
也適人之適而不自適其適者也夫適人之適而不自適  
其適雖盜跖與伯夷是同為淫僻也

莊駢拇

陶人埴埴而生瓦然則埴埴豈陶人之性也哉工人斲木  
而生器然則器木豈工人之性也哉夫聖人之於禮義也



辟亦陶埴而生之也

荀性惡

天非私曾騫孝已而外衆人也然則曾騫孝已獨厚於孝之實而全於孝之名者何也以綦禮義故也天非私齊魯之民而外秦人也然而於父子之義夫婦之別不如齊魯之孝具敬父者何也以秦人之從情性安恣睢慢於禮義故也豈其性異矣哉故塗之人可以爲禹塗之人可以爲禹則然塗之人能爲禹未必然也雖不能爲禹無害可以爲禹足可以徧行天下然而未嘗有能徧行者也夫工匠農賈未嘗不可以相爲事也然而未嘗能相爲事者也用此觀之然則可以爲未必能也雖不能無害可以爲然則

能不能之與可不可其不同遠矣其不可以相爲明矣

荀性惡

堯問於舜曰人情何如舜對曰人情甚不美又何問焉妻子具而孝衰於親嗜慾得而信衰於友爵位盈而忠衰於君人之情乎

荀性惡

情生於心心生於性情波也心流也性水也

鑑篇

關尹子五

情出於性而情違性慾由於情而慾害情情之傷性性之妨情猶煙波之與水火也煙生於火而煙鬱火冰出於水而冰遏水故煙微而火盛冰泮而水通性真則情銷情熾



則性滅是以珠瑩而塵埃不能附性明而情慾不能染也

劉子防慾



論心

醉者俛入城門以為七尺之闕也超江淮以為尋常之溝也酒濁其神也怯者夜見立表以為鬼也見寢石以為虎也懼揜其氣也 淮南子

受光於隙照一隅受光於牖照北壁受光於戶照室中無遺物况受光於宇宙乎天下莫不藉明於其前矣 淮南

子

今夫錐之銳刀之利此物之敏者也然其能不出於刀錐之用而已窮日之力以瑩焉曾不能以燭陸步至於鏡其規不盈尺而天地之大萬物之衆秋毫之微一照而洞見



馬以為鏡往而鏡未始往以為物來而物未始來非往也而無拒也非來也而無逃也則明之功也錐刀脊是哉雖然鏡之明也反而照焉則與錐刀何擇

誠齋曾子

註極天之樞乎動靜至神而聽於靜靜處至微而能制動亦淵矣夫人日膠膠乎日擾擾乎反而求之而極安在哉

鳳洲

撞鈞石之鍾六樂合奏於庭所以寫樂也而隱憂者臨之而愈悲不主乎樂故也欝搖而行歌促絃而急彈所以寫憂也而安恬者得之而愈歡不主於憂故也然則憂樂在外也所以主之者內也內之所感積蒼正色東西貿區而

昧者則不知之也故曰觀流水者與水俱流其目運而心逝者歎

子華子

善牧畜者謹轡勒於未放之時善牧民者嚴禮法於未犯之時善牧心者彌思慮於未萌之時故良心之放必脊端也慮端不能彌必形於言言端不能彌必見於動動端不能彌必流於過過深於動動深於言言深於慮是以意防慮如撥口防言如遏身防動如奪行防過如割其發淺其制易其形深其制難捻滔滔於潤土滅赫赫於焦薪以君子平居自牧常持以謙之功也故脊持謙之功者其慮必直其言必式其動必宜其過必白

劉屏山



目也者能遠察天際而不能近見其背心亦如之君子誠  
知心之似目也是故務鑒於人以觀得失故視不過垣墻  
之裏而見邦國之表聽不過閭梟之內而聞千里之外

徐幹脩本篇

千金之子棄其室廬喪其資斧而逸逐於羈旅之鄉若將  
飢渴以斃不如反而之家其富固若也夫舍心不事而他  
斧所求者皆此千金之子之類也

屏山文王論

拘囹圄者以日為脩當死市者以日為短脩短有度也斧  
所在而脩有所在而短也則中不平也

屏山文王論

天有力故行健地奮力故博載日月奮力故運行而不息  
惟人亦然矚洞幽眇目之力也聽別洪纖耳之力也握持  
運掉手之力也趨盪趣蹌足之力也惟心亦然心之力藏  
於恍惚發於精微失其養則彫耗弱懦而不勝微得其養  
則運量酬酢動無抗心心苟無力何事能集力之大者由  
其心之精也以火煉金則金精以事煉心則心精

屏山

文王論

牛山之歌斧感者墮淚朝歌之邑有忌者還車歌非所以  
使人悲邑非所以使人畏也此心之變也是故此心澹然  
狐狸所家蓬藿所崇皆足以適吾意此心之亂處廟廊猶  
風雨之不避仰華軒猶塗潦之沾足也甚矣此心之不可



無所養也

止齋

夫不恐而謂之仁恐而謂之義見蹈水者不恐而拯其手而仁存焉見井中之人度不能出恐而不從而義存焉無傷其身而活一人人心吝之不肯殺其身以濟必不能生之人人心有之有人焉以為人心之所自吝而不足以驚人

人也乃曰殺吾身雖不能生人吾為之此人心之所自吝邪強之也強不能以及遠使人之心不恐殺人而亦不以無故殺其身是亦足為仁矣乎嗚呼吝餘矣

老泉

目將眇者先睹秋毫耳將聾者先聞蚋飛口將爽者先辨淄澠鼻將窒者先覺焦朽體將僵者先亟奔佚心將迷者

先識是非

列子仲尼

白公勝慮亂罷朝而立倒杖策鋅上貫頤血流至地而弗知也鄭人聞之曰頤之忘將何不忘哉意之所屬者其行足躓株塤頭抵植木而不自知也

列子說符

未成乎心而吝是非是今日適越而昔至也

莊齊物論

南海之帝為儵北海之帝為忽中央之帝為渾沌儵與忽時相與遇於渾沌之地渾沌待之甚善儵與忽謀報渾沌之德曰人皆有七竅以視聽食息此獨無有嘗試鑿之日

鑿一竅七日而渾沌死

莊應帝王

室無空虛則婦姑勃蹊心無天遊則六鑿相攘

莊外物



厭目而視者視一以為兩掩耳而聽者聽漠漠以為洶洶  
勢亂其官也故從山下望牛者若羊而求羊者不下牽也  
遠蔽其大也從山上望木者十仞之木若箸而求箸不上  
折也高蔽其長也水動而影搖人不以定美惡水勢玄也  
瞽者仰視而不見星人不以定昏無用精惑也 荀解蔽

夏首之南昏人 曰涓蜀梁其為人也愚以善畏明月而  
宵行俯見其影以為伏鬼也仰視其髮以為立魅也背而  
北走至其家失氣而死豈不哀哉 荀解蔽

心憂恐則口銜芻豢而不知其味耳聽鍾鼓而不知其聲  
目視黼黻而不知其狀輕暖乎簞而體不知其安故嚮萬

物之美而不能謙也 荀正名

今夫亡箴者終日求之而不得其得之非日益明也眸而  
見之也心之於慮亦然 荀大畧

端衣玄裳纒而乘路者志不在於食暈斬衰管屨杖而啜  
粥者志不在於酒食 荀哀公

人之善琴者有悲心則聲淒淒然昏思心則聲遲遲然有  
怨心則聲回回然有慕心則聲裴裴然所以悲思怨慕者  
非手非竹非絲非桐得之心符之手得之手符之物人之  
昏道者莫不中道 閔尹子三極

人之平日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精昏所結而使之然人



之病目目忽見非常之物者皆心有所歎而使之然苟知  
吾心能於無中示有則知吾心能於有中示無但不信之  
自然不神 關尹子五鑑

夫鳥飛於空魚遊於淵亦猶人之足馳手捉耳聽目視不  
待習而能之也蓋以任自然者久夫浩然而虛者心之自  
然也今人手足耳目則任其自然至於心則不任其自然  
而撓焉欲其至和而虛通也難矣 無能子

愚中子病心祈藥於無能子曰病何曰痛曰痛在  
何曰在心曰心在何愚中子告病已間矣 無能子

呂氏哭子而無戚心辟彊測其微紀昌子大笑而神不借

來左右疑其偽何者發之非其種也

綢笑子

及中虛圓不徑寸神明舍焉事物交滑如理亂棼如涉鷲  
浸一則以之惕怵一則以之忌諱一則以之懲創是則一  
日之間一時之頃而徑寸之地如炎如冰矣夫所神明者  
其若之何而堪之神弗留則蠢明弗居則耗而奚以善為  
古之知道者泊兮如大羹之未調謹謹兮如將孩隨推而  
遷因蕩而還其精白津津若遺而弗存其神明休休常與  
道謀去羨去慕孰不知其故今子之言曰謹志與為善則  
不善者將誰與耶違子所惡則惡將誰歸耶與而弗受歸  
而弗納則必齎忿恚之心起而與我立敵矣以我矜顧之



意而接彼忿憎之心何為而不鬪鬪且不止小則聳凌詬  
誅大則碎首穴胃夫以若之言而幸於完其幾於殆矣  
子華子

論學

楚人詹何以獨繭絲為綸芒針為鈎荊條為竿剖粒為餌  
引盈車之魚於百仞之淵汨流之中綸不絕鈎不伸竿不  
撓楚王聞而異之召問其故對曰臣聞先大夫之言蒲且  
子之弋也弱弓纖繳乘風振之連雙鶴於青雲之際用心  
專動手鈎也臣因其事放而學鈎五年始盡其道當臣之  
臨河持竿心無雜慮唯魚之念投綸沉鈎手無輕重物莫  
能亂魚見臣之鈎餌猶塵埃聚沫吞之不疑所以能以弱  
致強以輕致重也 列子湯問

劔之始下型擊則不能斷刺則不能入及加之砥礪摩其



鋒鐳則水斷龍舟陸刺犀甲明鏡之始下型朦然未見形  
容及其紛以玄錫摩以白旃鬚眉微毛可得而察夫學亦  
人之砥錫也 淮南子

山抱玉而草木潤川貯珠而岸不枯口滋味而百節肥心  
受典誥而五性通故不登峻岑不知天之高不瞰深谷不  
知地之厚不游六藝不知智之源夫還鄉者心務見家不  
可一步至也慕學者情纏典索不可以一讀能也故為山  
者基於一簣之土以成千丈之峭鑿井者起於三寸之坎  
以就萬仞之深懸岩滴溜終能穴石規車牽索卒至斷軸  
水非石之鑽繩非木之鋸然而斷穴者積漸之所成也

劉子

如秦者立而至有車也適越者坐而至胥舟也秦越遠塗  
也靜立安坐而至者因其械也 呂氏

天下胥三門由於情欲入自禽門由於禮義入自人門由  
於獨智入自聖門 揚子法言

昔者楚人胥慕烏獲之力而學之其里之父欲持千金之  
負而適秦者聞楚人之力也而請焉楚人者欣然而式負  
之然肩之而不能勝勝之而不能步步之而不能秦強而  
楚焉不十步而絕筋折脛以死學者無聖人之力而求以  
舉聖人之仁吾懼其負而不勝勝而不步步而不秦也



誠齋魯子

人皆知以食愈飢莫知以學愈愚夫學者崇名立身之本也儀狀齊等而飾貌者好賢性同倫而學問者智是故砥礪琢磨非金也而可以利金詩書辟立非我也而可以厲心 誠齋孟子

望山者其高蒼蒼望海者其遠茫茫振屐而昇蒼蒼愈高鼓棹而遊茫茫愈遠然後知向之所覩未盡也 屏山成

湯

晉平公問於師曠曰吾年七十欲學恐已暮矣師曠曰何不炳燭乎平公曰安各人臣而戲其君乎師曠曰盲臣安

戲其君臣聞之少而好學如日出之陽壯而好學如日中之光老而好學如炳燭之明炳燭之明孰與昧行公曰善

劉向

駟驥雖疾不遇伯樂不致千里干將雖利非各人力不能自斷烏號之弓雖良不得排檠不能自任人才雖高不務學問不能致聖水積成川則蛟龍生焉土積成山則豫樟生焉學積成聖富貴尊顯至焉 劉向說苑

杜預訂左氏之繆習羣史之長而武庫之名君子謂之痼癖韋昭窮周禮之義成一代之史而興作之咎君子謂之疵曠傳迪讀書雖多而心不能解時人訊以書麓陸澄學



識雖廣而理多朦昧當時號以書厨輝遠稱為五經庫  
無益於時殷踐猷號為五總龜何補於世貴徒博也哉

歸震川

昔楚人胥宿於其友之家者其僕竊友之屨以歸楚人不  
知也適使其僕市屨於肆僕私其直而以竊屨進楚人不  
知也他日友人來過見其屨在楚人之足大駭曰吾固疑  
之果然竊吾屨遂與之絕逾年而事暴友人踵楚人之門  
而悔謝曰吾不能知子而繆以疑子吾之罪也請為友如  
初

陽明

子見病狂喪心者乎方其昏迷曠亂赴湯火蹈荆棘莫不

恬然自信以為是也此遇良醫沃之以清冷之漿而投之  
以神明之劑始甦然以醒告之以向之所為又始駭然以  
苦示之以其所從歸之途又始欣然以喜且恨過斯人之  
晚也然病狂不復者反從而哂言之以為是變其常今吾  
與子之事亦何以異此矣

陽明

夫出溺於波濤者沒人之能也陸者冒焉而胥溺矣

陽

明

譬之兇弓垂矢王者用之可以伐僭亂而狂夫得之或以  
濟其惡而為盜豈弓與矢之不善哉挾莫邪之器而不能  
用未胥不為禍者也

遜志君學



越無車者遊者得車於晉楚之郊輻朽而輪敗輓折而轅  
毀無所可用然以其鄉之未嘗有也舟載以歸而誇諸人  
觀者聞其誇而信之以為車固若是效而為之者相屬他  
日晉楚之人見而笑其拙越人以為給已不顧及寇兵侵  
境越率車禦之車毀大敗終不知其車也學者之患亦然

遜志越車

夫學者之心發於憤憤其見必卓開於冥冥其詣必至拙  
魯愚鈍為道之資智巧聰明為性之障貞志立於端真習  
養於徐真用發於常真樂生於淡軒軒之志久必墮皦皦  
之習久必踈揭揭之用久必變沾沾之樂久必淪是以學





貴始終也千了萬通愈失其宗惟循惟默乃能自得

山孟子

以酒解醒可也惡醒而去酒不可也

東萊

昔者優孟學孫叔敖抵掌談笑歲餘與孫叔敖無辨或問之曰今人終身學孔孟何百不一如優孟荅曰心學滑稽

易口耳學聖賢難

譙談

青出於藍而青於藍染使然也冰生於水而冷於水寒使然也鏡出於金而明於金瑩使然也

劉子

楊子見岐路而哭之爲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爲其可以黃可以黑也

淮南子



一雨露也梧櫝得之以養其柯條荆棘得之以養其芒刺  
造化者何嘗有心厚梧櫝之材而稔荆棘之毒與咸其自  
養而未有養之者也 呂氏

震雷能驚百里而不能失七望於主祭之手蓋執七望以  
祭者一敬之外無餘念一望之外無餘知也 誠齋

聖人作易以陰陽別淑慝至於晉之象曰明出地上晉夫  
日出於積陰之下而升於至陽之位如人之破乎障塞而  
極乎高明此非強健有力者不能晉之所以次於大壯也  
然而大壯之象以雷晉之象也以日夫雷蟄於深冬寂然  
無聲至於春也劃然而萬物皆鼓日麗於天而舍於地見

乎南而潛乎北故其韜靜若無所事者乃所以厚蓄其力  
而用其壯者也君子之於學也本之以深沉育所不為而  
發之以果決有所必為是以能伐其陰慝而長其陽德其  
於進也幾矣 晉齋說唐荆川

或問仁義禮智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  
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 楊  
子

孔子謂子路曰汝何好子路曰好長劔孔子曰請以汝之  
所能加之以學豈可及哉子路曰學亦有益乎孔子曰夫  
人君無諫臣則失政士無教友則失德狂馬不失其策操



弓不返於檠木受繩則直人受諫則聖受學重問孰不順成毀仁惡士且近於刑君子不可以不學子路曰南山脊竹弗揉自直斬而射之通於犀革又何學為乎孔子曰括而利之鏃而砥礪之其入不益深乎子路曰敬受教哉

劉向

味道者以辭飽酣德者以義醒抱朴子

天生人也而使其耳可以聞不學其聞不若聾使其目可以見不學其見不若盲使其口可以言不學其口不若瘖使其心可以知不學其知不若狂故學非能益也達天性也

呂氏

甯越中牟之鄙人也苦耕稼之勞謂其友曰何為而可以免此苦也其友曰莫如學學三歲則可以達矣越曰請以十歲人將休吾不敢休人將臥吾不敢臥十五歲而周威王師之矢之速也而不過二里止也步之遲也而百舍不止也今以甯越之材而久為諸侯師豈不宜哉

呂氏

仲舒終身不問家事景君明經年不出戶庭富佚若彼而能勤精若此者材子也倪寬賣力於都巷匡衡自鬻於保徒貧阨若彼而能進學若此者秀士也

潛夫

造夫疾趨百步而廢而託乘輿坐致千里水師泛軸解維則溺自託舟楫坐濟江河是故君子者性非絕世善自託



於物也

潛夫

道之於心也猶火之於人目也中窅深室幽黑無見及設  
盛燭則百物彰矣此則火之耀也非目之光也而目假之  
則為明矣天地之道神明之為不可見也學問聖典心思  
道術則皆來覩矣此則道之材也非心之明也而人假之  
則為已知矣是故索物於夜室者莫良於火索道於當世  
者莫良於典

潛夫

孩提在襁父兄遠遊他日遇諸塗也類以恒人畜之擔而  
爭道矣母曰某也父某也兄則悵然失憮然悔泫然相持  
而泣悲其見之晚也油油然愛敬之矣嗚呼孩提而非見

且聞也本然之愛敬胡為乎來哉中藏外啓而心不閉外  
感內弱而心不馳不閉不馳無遮無迷澄徹通透而任天  
之知而完人之知 何之子

集毫為穎字書由之集絲為帛衣服由之集水為池魚鱉  
由之集木為材宮室由之集之功用大矣哉是故治世者  
集人治心者集義 何之子

學聖王之道者譬其如日靜居而獨思譬其若火夫舍學  
聖之道而靜居獨思譬其去日之明於庭而就火之光於  
室也 成湯逸言賈誼新書

學有三上焉汲汲然其次悠悠然其次憍憍然夫憍憍者



非不向學也心未達也誘而達之天去川決安知懵懵者  
不為汲汲者耶故悠悠者最為害道 屏山成湯

今夫狙猴之處山叫呼跳梁其輕躁狼戾異甚然得而繫  
之未半日則定坐求食唯人之為制其或優人得之加鞭  
箠押而擾焉跪起趨走咸能為人所為者未脊一焉狂奔  
掣頓踣斃自絕故吾信夫狂之為聖也 柳州

蓋嘗觀於富人之稼乎其田美而多其食足而有餘其田  
美而多則可以更休而地力得完其食足而脊餘則種之  
常不後時而斂之常及其熟故富人之稼常美少秕而多  
實久藏而不腐今吾十口之家而共百畝之田寸寸而取

之日夜以望之鋤耨銜艾相尋於上者如魚鱗而地力竭  
矣種之常不及時斂之常不待其熟此豈能復脊美稼哉

東坡稼說

顏回問乎仲尼曰吾嘗濟乎觴深之淵矣津人操舟若神  
吾問焉曰操舟可學耶曰可善遊者數能若乃夫没人則  
未嘗見舟而便操之也吾問焉而不吾告敢問仲尼曰善  
遊者數能忘水也若乃夫没人之未嘗見舟而操之也彼  
視淵若陵視舟之覆猶其車却也覆却萬物方陳乎前而  
不得入其舍惡往而不暇以瓦注者巧以鈎注者憚以黃  
金注者殫其巧一也而脊所矜則重外也凡外重者內拙



鴻超怒其妻而怖之引烏號之弓綦衛之箭射其目矢來注眸子而眦不睫矢墜地而塵不揚

列子仲尼

子夏見曾子曾子曰何肥也對曰戰勝故肥也曾子曰何謂也子夏曰吾入見先生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之樂又榮之兩者戰於胸中未知勝負故癯今先生之義勝故肥是以志之難也不在勝人在自勝故曰自勝之謂強

韓

非子喻老

好書者衆矣而倉頡獨傳者一也好稼者衆矣而后稷獨傳者一也好樂者衆矣而夔獨傳者一也倮作弓浮游作

矢而羿精於射奚仲作車乘杜作乘馬而造父精於御古及今未嘗有兩而精者也

荀子

羿而學王良之御則喪其射伯牙而學高漸離之斲則喪其琴技固不可以兩能其可以兩精乎

列子說符

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既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岐路之中又胥岐焉吾不知所以所以反也楊子戚然變容不言者移時不笑者竟日門人恠之心都子他日與孟孫陽偕入而問曰昔有昆弟三人游齊魯之間同師而學進仁義之道而歸其父曰仁義之道若何伯曰仁義使我愛身而後名仲曰仁義使



我殺身以成名叔曰仁義使我身名並全彼三術相反而同出於儒孰是孰非耶楊子曰人脊濱河而居者習於水勇於泅操舟鬻渡利供百口裹糧就學者成徒而溺死者幾半本學泅不學溺而利害如此若以為孰是孰非心都子默然而出孟孫陽讓之曰何吾子問之迂夫子答之僻吾惑愈甚心都子曰大道以多岐亡羊學者以多方喪生學非本不同非本不一而未異若是唯歸同反一為亡得喪子長先生之門習先生之道而不達先生之況也哀哉

列子說符

莊天運

仲尼適楚出於林中見痾僂者承蜩猶掇之也仲尼曰子巧乎胥道耶曰我有道也五六月累九二而不墜則失者錙銖累三而不墜則失者十一累五而不墜猶掇之也吾處身也若檉株拘吾執臂也若槁木之枝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唯蜩翼之知吾不反不側不以萬物易蜩之翼何為而不得孔子顧謂弟子曰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其痾僂丈人之謂乎 莊達生

梓慶削木為鐻鐻成見者驚猶鬼神魯侯見而問焉對曰臣將為鐻未嘗以耗氣也必齋以靜心齋三日而不敢懷



慶賞爵祿齊五日不敢懷非譽巧拙齊七日輒然忘吾有四枝形體也當是時也無公朝其巧專而外滑消然後入山林觀天性形軀至矣見鑿然後加手焉不然則已則以天合天器之所以凝神者其是與

莊達生

郢人望漫其鼻端若蠅翼使匠石斲之匠石運斤成風聽而斲之盡望而鼻不傷郢人立不失常

莊徐無鬼

宋人有學者三年反而名其母其母曰子學三年反而名我者何也其子曰吾所賢者無過堯舜堯舜名吾所大者無大天地天地名今母賢不過堯舜母大不過天地是以名母也其母曰子之於學者將盡行之乎願子之有以易

名母也子之於學也將有所不行也願子之且以名母為後也

國策

木直中繩揉以為輪其曲中規雖有槁暴不復挺者揉使之然也故木受繩則直金就礪則利

荀子勸學篇

于越夷貊之子生而同聲長而異俗教使之然也

荀勸學

登高而招臂非加長也而見者遠順風而呼聲非加疾也而聞者彰假輿馬者非利足也而致千里假舟楫者非能水也而絕江河君子生非異也善假於物也

荀勸學

積土成山風雨興焉積水成淵蛟龍生焉積善成德而神



明自得聖心循焉故不積頭步無以致千里不積小流無以成江河騏驥一躍不能十步駑馬十駕功在不舍鏃而舍之朽木不折鏃而不舍金石可鏤

荀勸學

無冥冥之志者無昭昭之明無惛惛之事者無赫赫之功行衢道者不至事兩君者不容目不兩視而明耳不兩聽而聰騰蛇無足而飛梧鼠五技而窮匏巴鼓瑟而特魚出聽伯牙鼓琴而六馬仰秣故聲無小而不聞行無隱而不形玉在山而木潤淵生珠而崖不枯故善不積邪安有不聞者乎

荀勸學

我欲賤而貴愚而智貧而富可乎曰其唯學乎彼學者行

之曰士也敦慕焉君子也知之聖人也上為聖人下為士君子孰禁我哉鄉也混然塗之人也俄而竝乎堯禹豈不賤而貴矣哉鄉也效門室之辨混然曾不能決也俄而原仁義分是非圖迴天下於掌上而辨白黑豈不愚而智矣哉鄉也胥靡之人俄而治天下之大器舉在此豈不貧而富矣哉今有人於此屑然藏于溢之寶雖行貨而食人謂之富矣彼寶也者衣之不可衣也食之不可食也賣之不可僂售也然而人謂之富何也豈不大富之器誠在此也

荀勸儒

曾子曰是其庭可以搏鼠惡能與我歌乎空石之中有人



焉其名曰觚其爲人也善射以好思耳目之欲接則敗其  
思蚊蚋之聲聞則挫其精是以闢耳目之欲而遠蚊蚋之  
聲閑居靜思則通思仁若是可謂微乎孟子惡敗而出妻  
可謂能自彊矣有子惡臥而焯掌可謂能自忍矣未及好  
也闢耳目之欲可謂能自彊矣未及思也蚊蚋之聲聞則  
挫其精可謂危矣未可謂微也夫微者聖人

荀解蔽

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  
也頻頻之黨甚於鷓斯亦賊夫糧食而已矣

楊學行

或曰有人焉姓孔而字仲尼入其門升其堂伏其几襲其  
裳則可謂仲尼乎曰其文是也其質非也敢問質曰羊質

而虎皮見草而悅見豺而戰忘其皮之虎也聖人虎別其  
文炳也君子豹別其文蔚也辯人狸別其文萃也狸變則  
豹豹變則虎好書而不要諸仲尼書肆也好說而見諸仲

尼說鈴也

楊子吾子

多聞則守之以約多見則守之以卓寡聞則無約也寡見  
則無卓也

楊吾子

夫以西施之美而蒙不潔則過之者莫不睨而掩鼻嘗試  
傳白騰黑榆流波雜芷若籠蒙視治由笑佳態佻志從容  
為說焉則雖王公大人孰能無怵憚癢心而巔一視之今  
以二三子材而蒙愚惑之智予恐過之有掩鼻之容也



竹木有火不鑽不薰土中有水不掘不出 文子

人之精神何所不至哉浩嘆決石搏膺隕霜悲泣傾城揮  
戈退日積思成璞流血化碧况至誠得道乎 綢笑子

有遊於子墨子之門者子墨子曰姑學乎吾將仕子勸於  
善言而學其年而責仕於子墨子子曰不仕子子亦聞乎  
魯語乎魯有兄弟五人者其父死其長子嗜酒而不葬其  
四弟曰子與我葬當為子沽酒勸於善言而葬已葬而責  
其酒於四弟四弟曰吾未與子酒矣子葬子父吾葬吾父  
豈獨吾父哉子不葬則人將笑子故勸子葬也今子為義

我亦為義豈獨我義也哉子不學則人將笑子故勸子為  
學 墨子



求師

一闕之市不勝異意焉一卷之書不勝異說焉一闕之市必立之平一卷之書必立之師

楊子

呱呱之子各識其親饒饒之學各習其師精而精之是在其中矣

楊寡見

善弓者師弓不師羿善舟者師舟不師奭善心者師心不師聖

關尹子五鑑

搏土為樽而畫之與犧象不異而不可以盛酒未嘗由於鈞陶也削木為弓而漆之與形骸不異而不可以穿革未嘗由於檠槩也人之欲成名而無師亦是之類矣

槐野



師消即善聽然琴竽竝奏不辨其指慶忌即善捷然塗徑  
多岐不審其適 槐野

管仲隰朋從於桓公而伐孤竹春往冬返迷惑失道管仲  
曰老馬之智可用也乃放老馬而隨之遂得道行山中無  
水隰朋曰蟻冬居山之陽夏居山之陰蟻壤一寸而仞有  
水乃掘地遂得水以管仲之聖而隰朋之智至其所不知  
不得不師於馬與蟻 韓非子說林

昔者齊君行而失道管子請釋老馬而隨之樊遲請學稼  
孔子使問之老農夫馬之智不賢於夷吾農之能不聖於  
尼父然且去爾者聖賢之能多農馬之智專也 昌黎

聖人師蜂立君臣師蜘蛛立網罟師拱鼠制禮師戰蟻置  
兵衆人師賢人賢人師聖人聖人師萬物惟聖人同物所  
以無我 揚學行

螟螽之子殪而逢鰥羸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矣速  
哉七十子之肖仲尼也 揚學行

甘蠅古之善射者殼弓而獸伏鳥下弟子名飛衛學射於  
甘蠅而巧過其師紀昌者又學射於飛衛飛衛曰爾先學  
不瞬而後可言射矣紀昌歸偃臥其妻之機下以目承牽  
挺二年之後雖錐末倒背而不瞬也以告飛衛飛衛曰未  
也惡學視而後可視小如大視微如著而後告我昌以鵞



懸虱於牖南面而望之旬日之間浸大也三年之後如車輪焉以觀餘物皆丘山也乃以燕角之張翔蓬之幹射之貫虱之心而懸不絕以告飛衛飛衛高蹈撫膺曰汝得之矣紀昌既盡衛之術乃謀殺飛衛相遇於野二人交射中路矢鋒相觸而墜於地而塵不揚飛衛之矢先窮紀昌遺一矢既簇飛衛以棘刺之端扞之而無差焉於是二子泣而投弓相拜於塗請為父子尅臂以誓不得告術於人

列子湯問

造父之師曰秦豆氏造父之始從習御也執禮甚卑秦豆三年不告造父執禮愈謹秦豆曰古詩言良弓之子必

先為箕良冶之子必先為裘汝先觀吾趣趣如吾然後六轡可持六馬可御造父曰唯命所從秦豆乃立木為塗僅可容足計步而置履之而行趣走往還無跌失也造父學之三日盡其巧秦豆歎曰子何其敏也得之捷乎凡所御者亦如此也曩汝之行得之於足應之於心推於御也齊輯乎轡銜之際而急緩乎脣吻之和正度於胸臆之中而執節乎撐握之間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是故能進退履繩而旋曲中規矩取道致遠而氣力有餘誠得其術也得之於御應之於轡得之於轡應之於手得之於手應之於心則不以目視不以策驅心閑體正六轡不亂而二



十四蹄所投無差周旋進退莫不中節然後輿輪之外可使無餘轍馬蹄之外可使無餘地未嘗覺山谷之險原隰之夷視之一也吾術窮矣汝其識之

列子湯問

養氣

行道之人一朝忿而鬪焉以亡其身是亦氣也方其鬪也不知其身之為小也不知天地之大禍福之可畏也然而氣之不養者也不養之氣橫行於中則無所不為而不自知於是勇進而為勇退而為怯其進而為勇也非吾欲勇也不養之氣盛而莫禁也其退而為怯也非吾欲怯也不養之氣衰而不敢也

穎濱

子亦嘗觀於江乎秋雨時至溝澮盈滿衆水既發合而為一汪濊洋溢充塞坑谷然後滂洋東流茂洲渚乘丘陵肆行而前遇木而木折觸石而石隕浩然物莫能支子嘗試



考之彼何以若此浩然也哉今夫水無求於深無意於行  
得高而停得下而流忘已而因物不為易勇不為險怯故  
其發也浩然放乎四海古之君子平居以養其心足乎內  
無待乎外其中演漾與天地相終始止則物莫之測行則  
物莫之禦富貴不能淫貧賤不能憂行乎夷狄患難而不  
屈臨乎生死得失而不懼蓋亦未有不浩然者也 穎濱

浩然堂

紀渚子為王養鬪鷄十日而問鷄已乎曰未也方虛憍而  
恃氣十日又問曰未也猶應響景十日又問曰未也猶疾  
視而盛氣十日又問曰幾矣鷄雖鳴者已無變矣望之似

木鷄矣其德全矣異鷄無敢應者反走矣 莊達生



全神

夫醉者之墜車雖疾不死骨節與人同而犯害與人異其  
神全也乘亦不知也墜亦不知也死生驚懼不入乎其胸  
中是故選物而不懼彼得全於酒而猶若是而況得全於  
天乎聖人藏於天故莫之能傷也復仇者不折鏃于雖有  
伎心者不怨飄瓦 莊達生

列御寇為伯昏無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發之適  
矢復沓方矢復寓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  
嘗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若能射乎於是無人  
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淵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



御寇而進之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  
上闢青天下潛黃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  
目之志爾於中也殆矣夫 莊田子方

兒子終日嗥而嗑不嗔和之至也終日握而手不挽共其  
德也終日視而目不曠偏不在外也 莊庚桑楚

羿工乎中微而拙乎使人無已譽聖人工乎天而拙乎人  
夫工乎天而俚乎人者唯全人能之 莊庚桑楚

介者侈畫外非譽也胥靡登高而不懼遺死生也 莊庚  
桑楚

帝王之崩藏骸於野其祭也祀之於明堂神貴於形也故

神制形則從形勝神則窮 文子



習染

蒙鳩棲於葦苕之顛澗毛生於絕壑之下非其高下固爾  
殊也其自取之也 龍門子

墨子見染素絲者而歎曰染於蒼則蒼染於黃則黃所以  
入者變其色亦變五入而為五色矣故染不可不慎也非  
獨染絲然也士亦有染 墨子

蝨處頭而黑麝食栢而香頭處險而瘦齒居晉而黃 熱  
叔夜養生

戒人生乎戎長乎戎而戎言不知其所受之楚人生乎楚  
長乎楚而楚言不知其所受之今使楚人長乎戎戎人長





手楚則楚人戎言戎人楚言矣由是觀之吾未知亡國之  
主不可以為賢主也其所生長者不可耳故所生長不可  
不察也 呂氏

鵠不日浴而白鳥不日黔而黑 莊天運

嬰兒生無石師而能言與能言者處也 莊外物

演門有親者以善毀爵為官師其黨人毀而死者半 莊

外物

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是非知能材性然也是注  
錯習俗之節異也 荀榮辱

人生而未嘗睹芻豢稻粱也惟菽藿糟糠之為睹則以至

足為在此俄而燦然肴秉芻豢稻粱而至者則瞞然視之

荀榮辱

今夫蘭湛之苦酒則君子不近庶人不佩湛之糜醢而賈  
匹馬矣非蘭本美也所蕩然也顧子之必求所湛 晏子

贈曾子

遠篠不可使俛戚施不可使仰僬僬不可使舉侏儒不可  
使援矇瞶不可使視囂瘖不可使言聾聵不可使聽僂昏  
不可使謀質將善而賢良贊之則濟可竦也若有違質教  
將不入其何善之為 國語陽處父

躑躅之酒烏啄之脯芟芻之膏冶芻之乳初噉之若芥再



嗽之若黍復嗽之若丸又嗽之若脯由是知強弩可以漸  
引巨鼎可以漸舉水火可以漸習虎兕可以漸侶 譚  
胡夫而越婦其子髯面而甦足蠻夫而羗婦其子拗鼻而  
昂首梨接桃而本強者其實毛梅接杏而本強者其實甘  
譚子  
陰陽相搏不根而生芝茵燥濕相育不母而生蝮鱗是故  
世人體陰陽而根之敷燥濕而母之無不濟者 譚子

### 制欲

愚者之養魚鳥也見天之寒則納魚於溫湯之中而棲鳥  
於火林之上水木者所以養魚鳥也養之失理必至焦爛  
聲色芳味所以悅人也悅之過理還以害生 劉子名書

字孔昭

夫蜂蠆螫指則窮日煩擾蚊蚋嗜膚則通宵失眠外疾之  
害輕於秋毫人知避之內疾之害重於太山而莫之避是  
棄輕患而負重害不亦倒乎 劉子

食之欲也思鹽梅之狀則輒有所吐而不能禁見盤飭之  
盛則若胥所吞而不能遏飢思啜牛渴思飲海故慾之於



人也如賊人之於欲也如戰

譚子



藝學類

論文

譬若芻狗土龍之始成文以青黃緇以綺繡纏以朱絲尸  
祝均絃大夫端冕以送迎之及其已成之後則壤土刳草  
而已矣 淮南子

意至而法偕至法就而意融乎其間矣夫意無方而法善  
體也意來甚難而出之若易法往甚易而窺之若難此所  
謂相為用也 鳳洲

自昔人謂言為心之聲而詩又其精者予竊以詩而得其  
人若靖節之言澹雅而超詣惠連之言豪逸而自喜少陵



八五卷  
之言宏竒而饒境左師之言幽中而偏造香山之言淺率  
而上達是無論其張門戶楹頰顏以高下為境然要自心  
而聲之即其人亦不必徵之史而十已得其八九矣 鳳

洲

語脊之豐玉荒穀明其用之不易兼也又脊之春華秋實  
明文與質之不相為用也天下之言文者則歸孔氏曰辭  
達而已矣意若弁髦其法而棄之乃其叙述墳典犧易麟  
史抑何彪炳爾雅也多學而識不如一貫空空者託而逃  
焉然至於陳廷之隼防風氏之骨商羊之舞而龍威仗人  
之秘文又若探篋而取對者何也古之君子收天地萬物

之精歸於吾之聰明而始有學出吾之聰明以與天地萬  
物之界會而始有言博而約而謂之學造理而備法而謂  
之言內極於貴外極於用文質稱而謂之君子大者經小  
者傳心者謨跡者史和而頌怨而騷性而雅情而風其言  
即人人殊要之未有通於德與功者也 鳳洲

養其根而竦其實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實遂膏  
之沃者其光曄仁義之人其言藹如也處若忘行若遺儼  
乎其若思茫乎其若迷當其取於心而注於手也維陳言  
之務去曷曷乎其難哉 韓子

累石為山峻岫突兀鑿池引水曲折紆迴竒矣哉遇真山



直木而失其趣矣古洞出崖禽木環笑涓流清沫漱石鳴風竒矣哉遇華岳洞庭而失其觀矣吾於是知文章貴於自然又貴於大也 何之子

夫決水於江河淮海也水順道而行滔滔汨汨日夜不止衝砥柱絕呂梁放於江湖而納之海其舒為淪連鼓為波濤激之為風颺怒之為雷霆蛟龍魚鼉噴薄出沒是水之竒變也而水初豈如此哉順道而決之因其所遇而變生焉溝瀆東決而西竭下滿而上虛日夜激之欲見其竒彼其所至者蛙蛭之玩耳江河淮海之水理達之文也不求竒而竒至矣激溝瀆而求水之竒此無見於理而欲以言

語句讀為竒之文也 張文潛

夫挾天子以令諸侯諸侯得奔走馬廐而虎皮人得而寢處之矣深於古以訾韓歐是挾天子以令諸侯者也影響古人而求勝之則麋而虎皮矣諸君子其無為韓歐寢處哉 由拳集

余讀詩至秦風其言盡田獵戰鬪之事其人翹然自喜愜然有躍馬賈勇之氣已而讀楚騷諸篇其言鬱紆而切怛則愀然有登山臨水羈臣棄婦之思夫秦風慨慷而入於猛楚騷柔婉而鄰於悲然君子不廢者豈非以其雖未止乎中聲而不失其風土之固然其陳之也可以觀風而其



歌之也可以貢俗也歟 荆川東川詩序

山澤好奇之士往往以極幽遐詭譎之觀博搜山川草木鳥獸變化之情狀為快然其耳目有所滯而不能徧於是  
有側身四望之思宦遊羈旅之士其力足以窮懸車束馬之徑凌跼鳶挂猱之阻然其情意有所累而不能遣於是  
有懷鄉去國之憂情志與耳目常相違而山川之與人常不相值其耳目所不接者既不能使景就乎情而工為鑿空揣懸之言其情志之所不快者又不能使情就乎景而洩其和平要眇之音於是大夫缺於登高能賦之義而騷人奇士縱欲原本山川極命草木亦無所憑焉以聚其精

神而發其辨博 荆川前後入蜀稿序

才非卜商安序毛詩識非侯芭曷足以言玄也 夢澤谷

劉子

應景構詞詞非補假酌形敷象象逼生成 夢澤谷相尚

天下有竅則聲有情則吟竅而情人與物同也然必春焉者時使之然也韓子曰以鳥鳴春夫竅吾竅情吾情耳以之者誰也鳴者鳥耶鳴之者鳥耶陰凝氣慘草木殞零情者不歛而竅者不實乎及柔風敷焉陽和四布夫然後在陰者和遷喬者嚶灌木有嚶嚶之聞叢棘有交交之音若是者春以之耶以之春者耶非春非鳥以之者誰耶夫天



地不能逆寒暑以成歲萬物不能逃消息以就情故聖以時動物以情徵竅遇則聲情遇則吟吟以和宣宣以辭暢暢而詠詠而詩生焉故詩者吟之章而情以之自鳴者也

有以之而無以之者也 空同鳴春集序

古之工如倭如班堂非不殊戶非不同也至其為方也圓也弗能舍規矩何也規矩者法也僕之尺尺而寸寸之者固法也假令僕竊古之意盜古形剪裁古詞以為文謂之影子誠可若以我之情述今之事尺寸古法罔襲其詞猶班圓倭之圓倭方班之方而倭之木非班之木也此奚不可也夫筏我二也猶兔之蹄魚之筌舍之可也規矩者方

圓之自也即欲舍之烏乎舍子試築一堂開一戶措規矩而能之手措規矩而能之必并方圓而遺之可矣何有於

規矩

空同

阿房之巨靈光之歸臨春結綺之侈麗楊亭葛廬之幽之寂未必皆倭與班為之也乃其為之也大小鮮不中方圓何也有必同者也獲所必同寂可也幽可也侈以麗可也

麗可也巨可也 空同

作文如作字歐虞顏柳字不同而同氣氣不同非字矣不同者何也肥也瘦也長也短也疎也密也故六者勢也字之體也非氣之精也精者何也應諸心而本諸法者也不



八五卷  
窺其精不足以為字而矧文之能為文猶不能為而矧能  
道之為 空同

士之文也猶醫之脉脉之濡弱緊數遲緩相似而實不同  
子以為濡可為弱緊可為數遲可為緩耶濡弱緊數遲緩  
不可相為則閒寂獨可為柔澹濁切可為沉著艱窒可為  
含蓄俚轉可為典厚耶 空同駁何氏論文書

夫文與字一也今人模臨古帖即太似不嫌反曰能書何  
獨至於文而欲自立一門戶耶自立一門戶必如陶之不  
冶冶之不匠如孔之不墨墨之不揚耶此亦足以類推矣  
空同

稷下之談一朝而服千人魯連一說使終身杜口 江波  
達

猶之畫臨粉本書摹法帖求一毛之似幸半體之同以為  
奇絕固未有脫棄陳體自據形神者也 槐野

子高處皆古人影子耳其下者已落近代之口 何大復  
理勝者文不期工而工理愧者巧為粉澤而隙間百出此  
猶兩人持牒而訟直者操筆不待累累讀之如破竹橫斜  
反覆自中節目曲者雖使假詞於子貢問字於楊雄如列  
五味而不能調和食之於口無一可愜何況使人玩味之  
乎故學文之端急於明理 張文潛



故吾每為文章未嘗敢以輕心掉之懼其剽而不留也未嘗敢以怠心易之懼其弛而不嚴也未嘗敢以昏氣出之懼其昧沒而雜也未嘗敢以矜氣作之懼其偃蹇而驕也抑之欲其與揚之欲其明踈之欲其通廉之欲其節激而發之欲其清固而存之欲其重此吾所以羽翼夫道也本之書以求其質本之詩以求其恒本之禮以求其宜本之春秋以求其斷本之易以求其動此吾所以取道之原也叅之穀梁以厲其氣叅之孟荀以暢其支叅之莊老以肆其端叅之國語以博其趣叅之離騷以致其幽叅之太史以著其潔此吾所以旁推交通而以為之文也

柳柳州

詩人之優柔騷人之清深孟韓之溫淳遷固之雄剛孫吳之簡切投之所嚮無不如意

老泉上田樞密

獨不觀夫水之與風乎油然而行淵然而留濔洄汪洋滿而上浮者是水也而風實起之蓬蓬然而發乎太空不終日而行乎四方蕩乎其無形飄乎其遠來既往而不知其迹之所存者是風也而水實形之今夫風水之相遭乎大澤之陂也紆餘委蛇蜿蜒淪連安而相推怒而相凌舒而如雲盛而如鱗疾而如馳徐而如面揖讓旋辟相顧而不前其繁如穀其亂如霧紛紜鬱擾百里若一汨乎順流至乎滄海之濱磅礴洶涌號怒相軋交橫綢繆放乎空虛掉



乎無垠橫流逆折潰旋傾側宛轉膠戾回者如輪縈者如帶直者如慄奔者如燄跳者如鷺躍者如鯉殊狀異態而風水之極觀備矣故曰風行水上渙以亦天下之至文也  
老泉仲兄文甫說

經學類

經學

昔者聖人之扶人極憂後世而述六經也猶之富貴者之父祖慮其產業庫藏之積其子孫者或至於遺亡散失卒困窮而無以自全也而記籍其家之所有以貽之使之世守其產業庫藏之積而享用焉以免於困窮之患故六經者吾心之記籍也而六經之實則具於吾心猶之產業庫藏之實積種種色色具存於其家其記籍者特名狀數目而已而世之學者不知求六經之實於吾心而徒考索於影響之間牽制於文義之末硜硜然以為是六經矣是猶



富貴之子孫不務守視享用其產業庫藏之實積日遺亡  
散失至為窶人丐夫而猶囂囂然指其記籍曰斯吾產業  
庫藏之積也何以異於是 陽明

方周官

故車人不量車履人不視足通其意也莊生觀解牛知養  
生張旭視舞劍知草書夫解牛於養生相懸也舞劍於草  
書至遠也然視之若一伎焉意誠通則迹不足以蔽之也  
是故圖以列陳也書以傳御也然以圖陳者不盡兵之道  
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 何心述

將之覆軍者相繼天下不疑兵書之難行醫之毒人者相  
望天下不疑醫書之難用萬古六經反坐腐儒曲士輩而  
廢之耶 東萊

徒挾經術為取世之資直優孟之抵掌耳 汪南明

昔者秦緩死其長子得其術而醫之名齊於緩其二三子  
者不勝其忌也於是名為新奇而托之於其父以求勝其  
兄非不愛其兄也以為不有以異於兄則不得以同於父  
天下未有以決也他日其東鄰之父得秦緩枕中之書而  
出以證焉然後長子之術始信於天下有所訟者必有所  
質也 誠齋



化當世莫若口傳來世莫若書

筌者所以在魚得魚而忘筌蹄者所以在兔得兔而忘蹄  
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吾亦安得夫忘言之人而與  
之言哉 莊子外物

觀書者譬諸觀山及水升東嶽而知衆山之剝施也况介  
丘乎浮滄海而知江河之惡沲也况枯澤乎捨舟航而濟  
乎瀆者未矣捨五經而濟乎道者未矣棄常珍而嗜乎異  
饌者惡觀其識道也山徑之蹊不可勝由矣向墻之戶不  
可勝入矣 楊子吾子

史學類

史學

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經不得史無以證其褒貶史不  
得經無以酌其輕重經非一代之實錄史非萬世之常法  
夫規矩準繩所以制器器所待而正者也然而不得器則  
規無所效其圓矩無所用其方準無所施其平繩無所措  
其直史待經而正不得史則經晦 老泉史上

域中有三權曰天曰君曰史官聖人以此三權者制天下  
之是非而使之更相助夫惟天之權而後能壽歿禍福天  
下之人使賢者無歿橫窮困之災不賢者無以享其富貴



壽考之福然而天之權有時而有所不及故人君用其賞  
罰之權於天道所不及之間以眩天爲治然而賞罰者又  
豈能盡天下之是非而賞罰之於一時猶懼其不能明著  
暴見於萬世之下故君舉而屬之於其臣而名之曰史官  
蓋史官之權與天與君之權均也

頴濱

彭氏雜說五卷終



新刻彭氏類編雜說卷之六

伯子伯錢甫彭好古 編

季子季錢甫彭遵吉 閱

門人 吳時集 校

吳勉學

吏部類

用人

夫求金於沙歛而揚之又從而汰之以為精矣及烘爐將熾飛廉煽之火烈金鎔融液澄徹而飛者鉛錫沉者瓦礫則又不能不致畚於歛而揚之者之不精然則選才者能





保其不為鉛錫與瓦礫乎是不可以不慎也

且夫垂竿而為事者太公之遺術也形坐磻溪之石兆應  
滋水之璜夫如是者將以釣川耶將以釣國耶然後知古  
之善釣者其惟太公乎又有妙於此者其惟文王乎夫文  
王制六合而為釣懸西伯而為餌筮之于清廟投之於巨  
川一引而獲太公再舉而登尚父由此觀之躄會稽而沉  
轄者鮑肆之徒也踞滄溟而負鰲者漁人之事也斯蓋眇  
少者之所習安知大丈夫之所為哉

駱賓王

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廡廟之棟非一木之枝先王之法  
非一士之智也

王褒

夫國之有材辟如山澤之有猛獸江河之有蛟龍伏于其  
中而威乎其外悚然有所不可狎者至於鳧鴈之所蟠  
豚之所伏千仞之山百尋之溪而人易之何則其見於外  
者不可欺也

東波

遊江海者托於舟致遠道者托於乘欲霸王者托於賢弓  
矢不調則羿不能以中微六馬不和則造父不能以致遠  
賢才不用雖舜禹猶難為國而况於俗主乎哉

有司請事於齊桓公公曰以告仲父有司又請公曰告仲  
父若是三請者曰一則仲父二則仲父易哉為君公曰未  
得仲父則難已得仲父之後曷為其不易也

呂氏



瓊瑤俟荆和而顯連城之價烏號須龍門而著陷堅之功  
飛菟待子豫而颯騰俊民值知己而宣力 抱樸子

天下無粹白之狐而有粹白之裘取之衆白也故以衆勇  
無畏乎孟賁矣以衆力無畏乎烏獲矣以衆視無畏乎離  
朱矣以衆智無畏乎堯舜矣夫以衆者人君之大寶也

呂氏

凡為善難任善易矣以知之人與驥俱走則人不勝驥矣  
居於車上而任驥則驥不勝人矣人主好治人臣之事則  
是與驥俱走也 呂氏

夫馬者伯樂相之造父御之賢主乘之一日千里無御相

之勞而有其功則知所乘矣今夫召客者酒酣歌舞鼓瑟  
吹竽明日不拜樂已者而拜主人主人使之也先王之立  
功名有似於此 呂氏

猿獮錯木據水則不若魚鯨歷險乘危則騏驥不如狐狸  
曹沫奮三尺之劍一軍不能當使曹沫釋其三尺之劍而  
操鈹耨與農人居壟畝之中則不若農夫故物捨其所長  
之其所短堯亦有所不及矣 齊策

不見夫天駟之驥乎朝秣越而夕刷燕其用良也又不見  
夫飲飛之用湛盧乎水以斷蛟蜃而陸以刺犀兕急欲悉  
其材也夫國欲亂則賢者常逸國欲治則賢者常勞勞非



所以異賢者然使宰物之柄優賢者以虛禮而不竟其才  
賢者苟於逸而有所不竟於志此非治徵也人主之所注  
嚮則天下之精神才術奔走以應之而唯恐後急欲竟賢  
者之秘而忘均其勞賢者亦忘其勞而遂竟其秘以治徵  
也 鳳洲

士之赴功名也譬則飲也待士之道猶酌也滿者挹之虛  
者注之飲皆至客皆醉歸主人以美譽何者平之所至也

槐野

夫居高者自處不可以不安履危者任杖不可以不固自  
處不安則墜任杖不固則仆是以聖人居高處上則以仁

義為巢乘危履傾則以賢聖為杖故高而不墜危而不仆  
昔堯以仁義為巢舜以禹稷契為杖故高而益安動而益  
固秦以刑罰為巢故有覆巢破卵之患以趙高李斯為杖  
故有傾仆跌傷之禍故杖聖者帝杖賢者王杖仁者伯杖  
義者強杖讒者滅杖賊者亡 新語

良馬非獨騏驥利劍非惟干將美女非獨西施忠臣非惟  
呂望今有馬而無王良之御有劍而無砥礪之功有女而  
無芳澤之飾有士而不遭文王道術蓄積而不舒美玉韞  
匱而深藏故懷道者須世抱道者待王道為智者說馬為  
御者良賢為聖者用辯為智者通書為曉者傳事為見者



明新語

有鳥於此架巢於葭葦之顛天喟然而風則葭折而巢毀其所托者弱也稷蜂不攻而社鼠不薰非稷蜂社鼠之神其所托者善也故聖人求賢者以輔夫吞舟之魚大矣蕩而失水則螻蟻所制失其輔也

韓嬰

夫王之所貴者以其為珪為璋可薦之郊廟也故追之琢之礪之錯之若雕刻禽虫之飾以共翫好之資則何貴於玉合抱之材以充棟梁之具若使輪囷屈曲反不如拱把之適於用何者物不貴異貴適也

遜志

養才

王良之馬豈皆騏驥哉當良執轡馳車試之於郊徐之則徐疾之則疾萬蹄之驟如一馬然非無駕劣下材者也雖駕劣下材者皆化而騏驥當其化也馬不知其筋力曷為而化而執鞭策日侍王良左右之人亦不知其何為而頓異也獨良知之耳馬之材質得於天者已定王良豈能增益之哉能作其氣馬耳故以騏驥待馬則馬皆騏驥也以駕駘待馬則雖有善馬皆失其所為善矣

方深慮十

胡邪之富人聚馬盈谷而不得一善馬善御者執鞭策指麾而區別之一日馬之致千里者以百計而盈谷之畜無



棄乘者御非能假馬以力而易其性也能別其高下而不失其性則善馬出矣為治者能不失其性豈特不患無材天下亦安所患哉 方

朱綠之藻不秀於枯柯傾山之流不發於涸轍 抱朴子

岫蘊玉而虹驚浦含珠而星落 王勃

雷霆奮發而潛底震動枹鼓鏗鏘而介士奮竦故物不震不發士不激不勇 王褒四子講德論

今有二人焉一人善揖讓一人善騎射則人未有不以揖讓賢於騎射矣然而揖讓者未必善騎射而騎射者捨其弓以揖讓於其間則未必失容何哉才難彊而道易勉也

老泉養才

管燕得罪於齊王謂其左右曰子孰而與我赴諸侯乎左右默然莫對管燕連然流涕曰悲夫士何其易得而難用也田需對曰士三食不得饜而君鵝鶩有餘食下宮操羅紈曳綺縠而士不得以為緣且財者君之所輕死者士之所重君不肯以所輕與士而責士以所重事君非士易得而難用也 國策

國平則養儒俠難至則用介冑所養者非所用所用者非所養此所以亂也 韓非子顯學



求士

水泉深則魚鱉歸之，樹木盛則飛鳥歸之，庶草茂則禽獸歸之，人主賢則豪傑歸之。故聖王不務歸之者而務其所歸，以歸。

呂氏

今夫燔蟬者，務在乎明其火，振其樹而已。火不明，雖振其樹，何益？明火不獨在火，在於闇。當今之時，世闇甚矣。人主有能明其德者，天下之士其歸之也。若蟬之走明火也。

呂氏

昔者齊伐魯，取饒鬲。魯人以厲應之。齊人知其誑也，曰：必以柳下惠之言為信。魯人又告柳下惠曰：奚不以真者與？



之曰吾所愛也柳下惠辭曰吾亦愛吾鼎由今觀之夫士亦不有鼎也用才者慎毋使士自愛其鼎也哉

祖呂氏

齊桓公設庭燎爲使人欲造見者暮年而士不至于是東野有以九九進者桓公使戲之曰九九足以見乎鄙人曰臣聞君設庭燎以待士暮年而士不至夫士之所以不至者君天下之賢君也四方之士皆自以不及君故不至也夫九九薄能耳而君猶禮之况賢於九九者乎桓公曰善乃因禮之暮月四方之士相導而至矣

韓嬰

融 珠玉無脛而自至者以人好之也况賢者之有足乎

孔

一雀適羿羿必得之威也以天下爲之籠則雀無所逃

莊

庚桑楚

魯三問於左權曰士之遊於諸侯利歟否歟左權對曰得其士則利不得其士則替故諸侯之不可失士猶嬰兒之不可失乳也失乳而生者有矣未有失士而利者也臣聞諸侯以士爲體故動無異形以士爲心故謀無異類好士者如飲和羹擇士者如調亂絃此言士之重於諸侯也王曰士不同歟曰得賢士者興得謀士者固得辯士者達得勇士者強得藝士者揚士役於諸侯則馳辯無端策發慮



無忠謀故曰一激之怒炎如火三寸之舌芒如劍是以身  
危而功不成夫焉利於諸侯哉 外史

明月之珠夜光之璧以暗投人於道衆莫不按劍相盼何  
則無因而至前也蟠木根抵輪囷雜奇而爲萬乘器者以  
左右爲之先容也今天下布衣窮居之士身在貧羸雖蒙  
堯舜之術挾伊管之辨懷龍逢比干之意而素無根柢之  
容雖竭精神欲開忠於當世之君則人主必襲按劍相盼  
之迹矣是使布衣之士不得爲枯木朽株之資也 鄒陽

先生王斗造門而欲見齊宣王宣王因趨而迎之于門王  
斗曰昔先君桓公所好者五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天子授

籍立爲太伯今王有四馬宣王說曰寡人愚陋守齊國  
恐夫耘之焉能有四馬王斗曰先君好馬王亦好馬先君  
好狗王亦好狗先君好酒王亦好酒先君好色王亦好色  
先君好士王不好士宣王曰當今之世無士寡人何好王  
斗曰世無騏驎駮駟王之駟已備矣世無東都俊盧氏之  
狗王之走狗已具矣世無毛嬙西施王宮已充矣王亦不  
好士也何患無士 國策

帝者與師處王者與友處伯者與臣處亡國與役處詘指  
而事之北面而受學則百已者至先趨而後息先問而後  
嘿則什已者至人趨則若已者至憑几據杖眄視指使則



廝役之人至若恣睢奮擊响籍叱咄則徒隸之人至矣

國策

求士於草昧之時難而易求士於泰交之日易而難何則  
天造草昧人爭鶩於有為雖推埋販繒可與筭鼎玉璜爭  
烈惟泰平之世在有為無為之間難識者事幾難平者人  
心士大夫喜事好名意見稍偏跬步千里舉國家金甌而  
瓦注之故聖人當茅茹彙征之世而戒之曰尚于中行曰  
勿恤其孚夫中則公正而無偏孚則允諧而無猜貳同心  
一德乃能馮泰河而允濟焉

黃葵陽鄉試錄序

禮士

齊桓公見小臣稷一日三至弗得見從者曰亦可以去矣  
公曰不然士驚爵祿者固輕其主其主驚伯王者亦輕其  
士縱夫子驚爵祿吾安敢驚伯王乎

呂氏

晏子見反裘負芻息於塗者以為君子使人問焉名越石  
父晏子解左驂贖之載與歸至舍不辭而入越石父怒而  
請絕晏子曰子為僕三年吾乃今日睹而贖之吾於子尚  
未可乎石父曰吾聞之士詘於不知已而伸於知已晏子  
出見之曰向也見客之容而今也見客之意嬰聞之省行  
者不引其過察實者不稽其辭嬰可以辭而無棄乎越石



父曰夫子禮之敢不敬從遂以為上客君子曰俗人有功則德德則驕晏子功免人于阨而反詘下之其去俗亦遠矣  
晏子春秋

武王至殷郊係墮五人御於前莫肯之為曰吾所以事君者非係也武王左釋白羽右釋黃鉞俛而自為係  
呂氏

齊莊公出獵有螳螂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虫也御曰此螳螂也其為虫知進而不知退不量力而輕就敵莊公曰以為人必為天下勇士矣于是迴車避之而勇士歸之  
韓嬰

景公飲酒夜移於晏子晏子被玄端立于門曰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司馬穰苴之家穰苴介冑操戟立于門曰臣不敢與焉公曰移於梁丘據之家前驅欵門梁丘據左操琴右挈竽行歌而出公曰樂哉今夕吾飲也微彼二子何以治吾國微此一臣何以樂吾身君子曰聖賢之君皆有益友無儉樂之臣景公弗能及故兩用之僅得不亡  
晏

子春秋

晉文公與楚戰至黃鴈之陵履係解因自結之左右曰不  
可以使人乎公聞曰吾聞上君所與居皆其所畏也中君  
之所與居皆其所愛也下君之所與居皆其所侮也寡人  
雖不肖先君之人皆在是以難之也  
韓非子外儲說左



杜赫欲重景翠於周謂周君曰君之國小盡君之重寶珠玉以事諸侯不可不察也譬之如張羅者張之於無鳥之所則終日無所得矣張於多鳥處則又駭鳥矣必張於有鳥無鳥之際然後能多得鳥矣今君將施於大人大人輕君施於小人小人無可以求又費財焉君必施於今之窮士不必且為大人者故能得所欲矣

國策

齊宣王見顏觸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觸人臣也王曰觸前觸亦曰王前可乎觸對曰夫觸前為慕勢王前為趨士使觸慕勢不如使王為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

曰有說乎觸曰昔者秦攻齊今有敢去柳下季壘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今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先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壘也

國策

晏子侍於景公朝寒公曰請進暖食晏子對曰嬰非君奉餽之臣也敢辭公曰請進服裘對曰嬰非君茵席之臣也敢辭公曰然則夫子之於寡人何為者也對曰嬰社稷之臣也自是之後君不以禮不見晏子

晏子春秋



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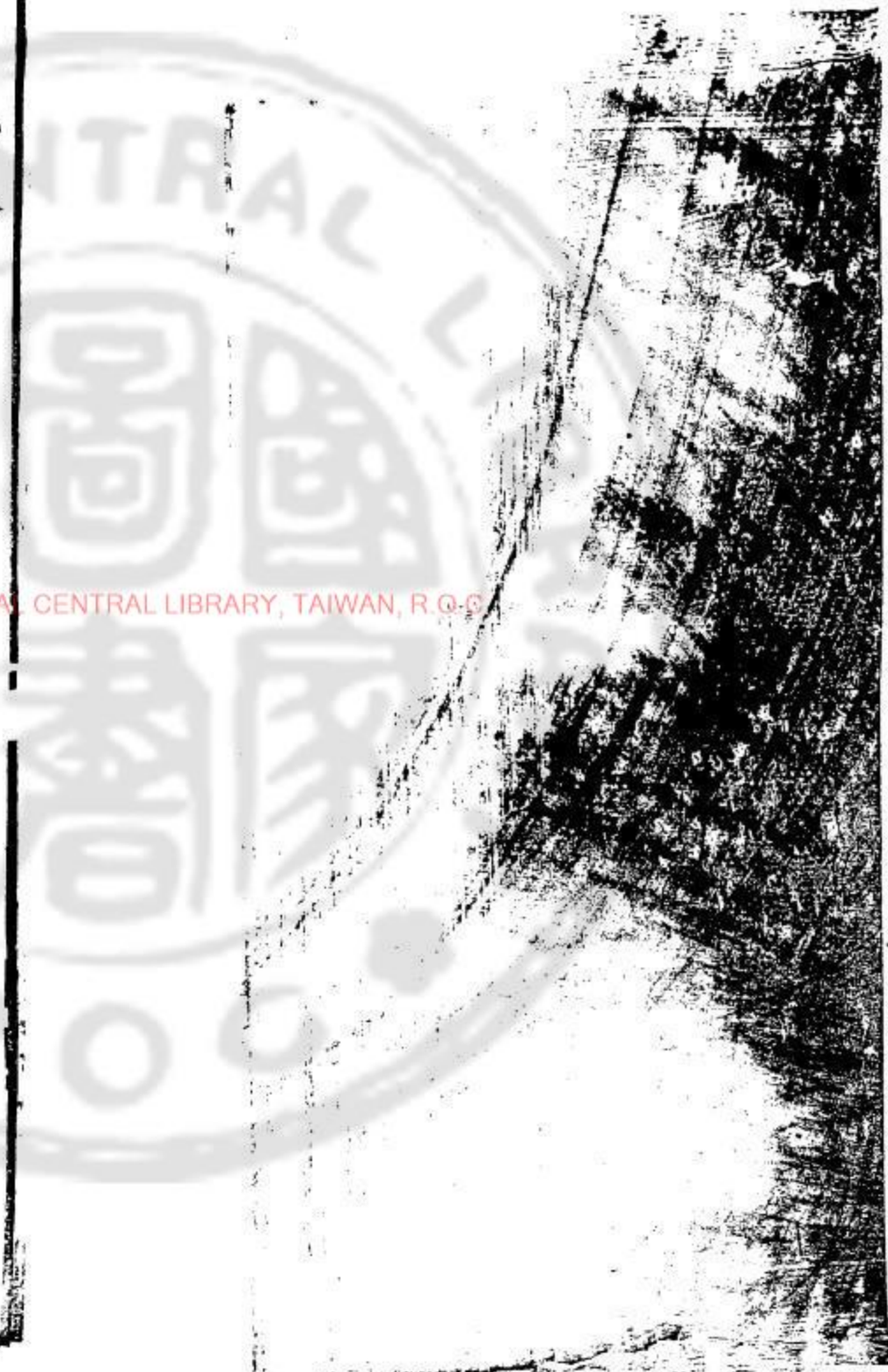
以玉為石者亦將以石為玉矣以賢為愚者亦將以愚為賢矣

抱朴子

孔子窮乎陳蔡之間七日不嘗粒顏回索米爨之幾熟孔子見顏回攬飯而食之選間謁孔子進食孔子佯為不見起曰今者夢先君食潔後饋回對曰向者煤入甑中棄食不祥回攬而飯之孔子歎曰所信者目也而目猶不可信所恃者心也而心猶不可恃弟子記之知人固不易矣

呂氏

天下之事其受欺者必其所不識也鬻昆山之石於市而





見者不酬乃舉而擲之以為不美之玉奏亡國之音於廷而過者不聽乃舉而以為未盡善之韶嗟夫古今豈有不美之玉未盡善之韶哉抑不思前日之所見者石所聞者亡國之音也不尤其已之不識而責其物之非是其異亦甚矣 東萊

夫惡馬之奔蹏也求其無奔蹏可也得偶馬而愛之可乎

陳宛丘論文帝殺亞父相衛綰

稂莠之始天然與嘉穀並茂而其味則遠矣故擇之不可不精也 張治試錄後序

稻梁藥石吾審知其良於祖藜藜芟芟也而雜羞焉則亦祖

藜藜芟之啗而不先於稻梁藥石何也快於人者下人非有誤焉則亦未果却也 止齋霍光

子高子謂魏王曰臣入魏見君之二計臣馬張叔謀有餘范威智不逮然其功一也王曰叔也有餘威也不逮何同乎曰駑驥同轅伯樂為之咨嗟玉石相揉和氏為之歎息故賢愚共貫則能士匿謀真偽相錯則正士結舌叔雖有餘猶威不逮也 孔叢子

龍之潛也慶雲未附則與魚鱉為鄰驥之伏也孫陽未賞必與駑駘同櫪士之翳也知己未顧亦與傭流雜處故范蠡吠於犬竇文種聞而拜之鮑龍跪石而吟仲尼為之下



車聖賢觀察不待成功而知之也

劉子

昔九方臯之相馬天下不雙也以其術傳於子又以其術傳於孫其子以其相馬之法求之於天下經年而不得既而得之乃駑馬也其孫亦以其術求之出門見巨墓遽歸謂其祖曰得一馬畧與相法同四其足而雙其目但蹄不如累趨耳九方臯往視之大笑曰此墓也爾則誤矣嗚呼驥失而駕駑失而慕學之愈差一至於此乎 誠齋

昔有司原氏者燎獵中野鹿斯東奔司原縱謀之西方之衆有逐菟者聞司原之謀也競舉音而和之司原聞音之衆則輟已之逐而往伏焉遇夫俗惡之菟司原喜以為獲

白瑞珍禽也蓋芻秦單困以養之豕俛仰嗷咿為作容聲司原愈益珍之居無何烈風興而澤雨作灌巨豕駭懼真聲出乃知是家之艾豕爾此隨聲逐響之過也 潛夫

亮也賢胡失之謬好奇也夫光也賢胡失之確好同也失好奇則誕者間中其求好同則諂者多投其曲 何之子

昭明臯鳥而似鳳騶虞仁獸而類虎貌之難以知人也車狸咆哮而衛主化攫柔語而櫻婦言之難以知人也糞蛙負穢而修清木蟻飲流而飽朽迹之難以知人也卯可擊不可再玉可碎不可污一事之難以知人也 何之子

秦穆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



對曰臣有所與共擔纏薪菜者有九方臯此其相馬非臣之下也請見之穆公見之使行求馬三月而反報曰已得之矣在沙丘穆公曰何馬也對曰牝而黃使人往取之牡而驪穆公不說伯樂喟然太息曰一至於此乎若臯之所觀天機也得其精而忘其麤在其內而忘其外見其所見不見其所不見視其所視而遺其所不視若臯之相馬乃有貴于馬者也馬至果天下之馬也 列子說符

孔子曰凡人心險於山川難於知天天猶有春夏秋冬旦暮之期人者厚貌深情故有貌愿而益有長若不肖有順環而達有堅而漫有緩而鈇故其就義若渴者其去義若

熱 莊列禦寇

鹿形似馬而迅於馬豺形似大而捷於犬國有千金之馬而無千金之鹿有十金之犬而無十金之豺以犬馬有用而豺鹿無用也 劉子

觀人有四鏡一名圭一名珠一名砥一名孟圭視者太珠視者小砥視者正孟視者倒觀彼之器察我之形由是無大小無短長無妍醜無美惡 譚子



任人

嶧陽孤桐不能無絃而激哀響大厦孤竹不能莫吹而吐清聲是以官卑者稷契不能康庶績權薄者伊周不能臻昇平 抱朴子

釋駮駟之乘不可以去千里奪專諸之劍不可以劫匹夫非匹夫強而千里遠也無據故也 魏野

今有人使之為之牧其牛羊將責之以牛羊之肥則因其肥瘠而制其利害使夫牧者趨其所利而從之則可以不勞而坐得其所欲今求之以牛羊之肥瘠而乃使之盡力于樵蘇之事以其薪之多少而制其賞罰之輕重則夫牧



人將為牧耶將為樵耶為樵則失牛羊之肥而為牧則無以得賞故其人舉皆為樵而無事于牧吾之所欲者牧也而反樵之為得此無足恠也

穎濱

吏之與民猶工之與器易器而操之其始莫不齟齬而不相得是故雖有長材異能之士朝夕而去則不如庸人之久且便也工人數變業則失其功作者數搖徙則忘其功一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人之功萬人之作日亡半日十日則亡五萬人之功矣然則數變業者其人彌眾其虧彌大

韓非子解老

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而咤叱

之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笞之馬不能十里共故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擗下而不能成曲亦共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為治以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其臣共勢以成功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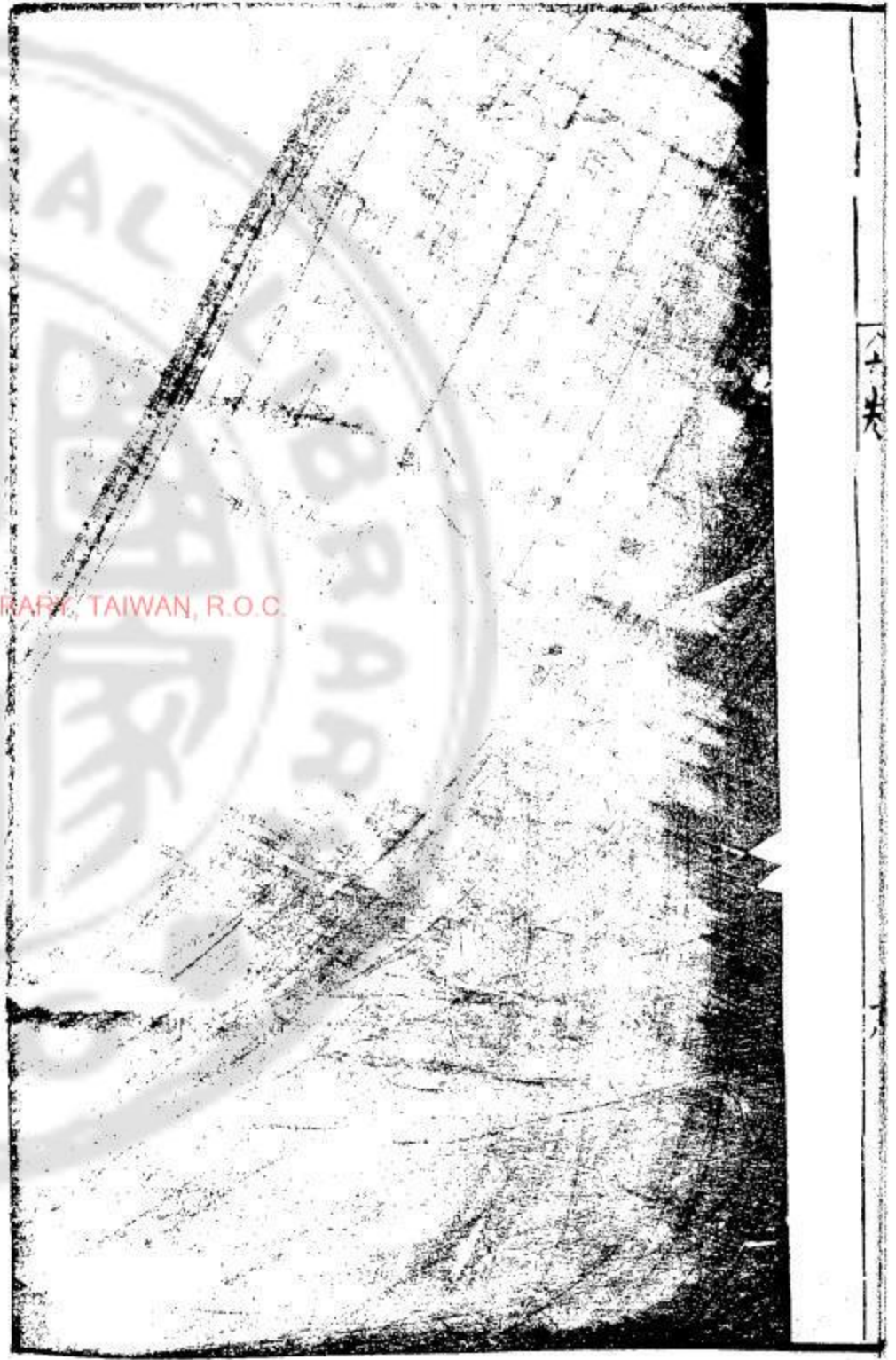
韓非子外

儲君

子產惠人則自昔稱之矣始不得于鄭鄭人願得而甘心焉藉第令移官是子產無令名而鄭無遺愛也

南明





器使

夫南越之修簞簇以百鍊之精金羽以秋鶉之勁翮加於強努之上而曠之千步之外雖有犀兕之捍無不立穿而死者此天下之利害而決勝觀武之所寶也然用以敲朴則無以異於朽槁之挺是知雖得天下之瑰才桀智而用之不得其方亦若此矣

蜚景之劔光搖白日氣干紫電天下之至神也截盤匝斷蛟龍運掌不留行若以之封獲則與恒及無擇矣

呂氏

大鵬無戒旦之用巨兕無馳逐之才故蔣宛敗績于百里而為三台之標陳平困瘁於治家而懷六奇之畧

抱朴



子

夫驂騑駉駉一日而至千里然使之搏兔不如豺狼伎能殊也鵠夜撮蚊察分秋毫晝日顛越不能見丘山形性詭也  
淮南子

蘭蕙榮於堂階也而後芬芳被於几席萑葦也而後可刈以覆垣今將刈蘭蕙而責之以覆垣之用子為憂之耶抑為害之耶  
南明

函牛之鼎以烹鷄多汁則淡而不可食少汁則熬而不可熟蓋器大而小用之則不宜也  
鳳洲

萬石之鼎不可滿以盂水一鈞之鍾不可容於流泉十圍

之木不可蓋以茅茨棘棘之柱不可負於廣廈故奔鱗不能化藿蠋而能化螟蛉越鷄不能伏鵠卵魯鷄能伏之藿蠋與螟蛉俱蟲也越鷄與魯鷄同禽也然化與不化伏與不伏者藿大越小也是以君子量材而授任量任而授爵又豈有負山之累折足之憂哉  
劉子

巧冶不能銷木良匠不能斲冰

意謂也

磨利劔者必以柔砥擊鍾磬者必以濡木蓋兩堅不能相和兩強不能相負也  
淮南子

燕人之馬令晉人乘之悲鳴號矣安責行千里哉  
槐野

夫侍驥裏飛兔而駕之則世莫乘車待西施毛嬙而為配



則終身不家矣。騏驎千里一日而通，駑馬十舍旬亦至之。

淮南子

勇者可令進，闢不可令持，堅愚者可令固，守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不可令分，財廉者可令守，分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不可令應，變五者聖人兼用而材使之。

文子

錦以寸吾知其不如丈，布也。金以綵吾知其不如鉤，鐵也。珠以粟吾知其不如巨石也。璉以碎吾知其不如完，缶也。何也？物以能用者貴也。夏以裘吾知其不如蔽，葛也。陸以舟吾知其不如蹇，驢也。薪以棟吾知其不如荆，棘也。弓以

玉吾知其不如竹，角也。何也？物以適用者貴也。

何之子

賈竒者千重不償，則嗔操輕者務遠中止，則怒持楫者涉江湖登之太山也。則大拂貨賤者走閭閻而不過，王公之門治帶笏者遊公卿而不入，處士之里。矢人函人親武弁而不登章句之堂，物有所當時有所宜。辰玉暮土，彼主此奴類也夫。

何之子

六畜其初皆獸也。彼虎豹能搏能噬，而馬亦能蹄。牛亦能觸。先王知能搏能噬者不可以人力制，故殺之。殺之不能驅之而後已。蹄者可馭以羈，繼觸者可拘以輻，衡故先王不忍棄其才而廢天下之用。如曰是能蹄是能觸，當與虎



豹並殺而同驅則是天下無騏驥終無以服乘耶 老泉  
梁麗可以衝城而不可以窒穴言殊器也騏驥驊騮一日  
而馳千里捕鼠不如狸狴鷓鴣夜撮蚤察秋毫畫出瞋目  
而不見丘山言殊性也 莊秋水

褚小者不可以懷大綆短者不可以汲深 莊至樂  
物有美惡施用有宜美不常珍惡不終棄美惡雖殊適用  
則均今處繡戶洞房則蓑不如裘被雪沐雨則裘不如蓑  
以此觀之適才所施隨時成務各有宜也伏臘合歡必歌  
採菱牽石拖舟則歌噓喚非無激楚之音然而棄不用者  
方引重抽力不如噓喚之宜也卞莊子之昇殿庭也鳴珮

趨蹌温色怡聲及其搏虎必撫袂鼓肘曠日震呼非不知  
温顏下氣之美然而不能及者方格猛獸不如讓袂之宜  
也安陵神童通國之麗也八音繁會使以噉吹噴聲而人  
悅之則不及瞽師侏儒之美蛇銜之珠百代之傳璧以之  
彈鴉則不如泥丸之勁也棠溪之劍天下之銛也用之獲  
穗曾不如鈎鑣之功也昔野人棄子貢之辨而悅馬圍之  
辭越王退吹籟之聲而好邳野之音非子貢不及馬圍吹  
籟不若野聲然而美不必合惡而見珍者物各有用也水  
火金木土穀六府異物而皆有施規矩權衡準繩六法殊  
形而各有任故伊尹之興土功也長勁者使之蹋錘強瘠



者使之負土眇目者使之準繩偃倭者使之塗地因事施用仍便効才各盡其分而立功焉商歌之士鷄鳴之客才各有施不可棄也時湏過關莫若鷄鳴欲隆伯主莫若商歌商歌之雅而鷄鳴之邳雖美惡有殊至於適理排難其揆一也 劉子適才

規者所以法圓裁局則垂矩者所以象方製鏡必背輪者所以輾地入水則溺舟者所以涉川施陸必躡何者方圓殊形舟車異用也 劉子文武

盛暑炎蒸必藉涼風寒交冰結必處温室夏不御氈非憎惡之炎有餘也冬不卧簟非怨仇之涼自足也 劉子文武

### 取節

荆岫之玉必含纖瑕驪龍之珠亦有微類然馳光于千載飛價于侯王者以小惡不足傷其大美也今忌人之細短忘人之所長以此招賢是書空而尋跡披水而覓路不可得也伊尹夏之庖厨傳說殷之胥靡百里奚虞之亡虜段干木魏之大馭此四子者非不賢也而其迹不免汚也名不兩盛事不俱美故仲尼見人一善而忘其百非鮑叔聞人一過而終身不忘夫子如斯之弘鮑叔如斯之隘也是觀之聖哲之量相去遠矣牛躅之靈不生魴鱖巢幕之窠不容鵠卵崇山廓澤不辭污穢佐世良才不拘細行何



者量小不足以包大形器大無分小瑕者也樊噲屠販之  
豎蕭曹糾笮之吏英布刑墨之隸周勃俳優之任其行皆  
中律其實則將相才也張景陽郢中之大淫也而威諸侯  
顏濁鄒梁父之大盜也而為齊勳臣此皆有所短然而功  
名不朽者大畧得也 刘子妄瑕

### 器使

繳者身仰鈎者身俯俯仰別狀取利同焉織者漸進耕者  
漸退進退異勢成務等焉墨子救宋重趺而行干木在魏  
身不下堂行止異跡存國一焉 刘子

### 考功

夫劔不試則利鈍闇弓不試則勁撓誣鷹不試則巧拙惑  
馬不試則良駑疑 潜夫

明王不以辭盡人不以意選士如或好善而不擇所用悅  
言而不驗所行進退隨愛憎之情離合係異同之趣是猶  
捨繩墨而意裁曲直棄權衡而手揣輕重雖甚精微不能  
無謬 陸宣公

夫砥礪殺矢而以妄發其端未嘗不中秋毫也然而不可  
謂善射者無常儀的也設五寸之的引十步之遠非羿逢  
蒙不能以必中者有常也故有常則羿逢蒙以五寸的為



巧無常則以妄發之中秋毫為拙今聽言觀行不以功用為之的發言雖至密行雖至堅則妄發之說也 韓非子明辨

人皆寐則盲者不知皆嘿則暗者不知覺而使之視問而使之對則暗盲者窮矣不聽其言也則無術者不知不任其身也則不肖者不知聽其言而求其當任其身而責其功則無術不肖者窮矣夫欲得力士而聽其自言雖庸人與鳥獲不可別也授之以鼎俎則罷健效矣故官職者能士之鼎俎也 韓非子六反

夫視鍛錫而察青黃歐冶不能以必劍水擊鵠鴈陸斷駒馬則臧獲不疑鈍利發齒吻形容伯樂不能以必馬授車就駕而觀其末塗則臧獲不疑駕良觀容服聽言辭仲尼不能以必士試之官職課其功伐則庸人不疑於智愚

韓非子顯學

夫虛生與次枯其難易相絕千里矣論功者宜殿最之母令濶哉 槐野

計步則良馬不如狸計里則良馬不如犬計百里而千里而良馬見矣君子可小知哉 何之子

資格

或謂世以拘格論士非所以遇異材使果材耶驟可也惡



用格哉余嘗聞用人如用兵其法一也五步則止五伐則止非司馬之揖讓乎不共命者有刑而後可以無敵法也李陵簡師深入不旋踵而困匈奴非法矣今之愆步伐者不為不多而猶將廢格是將為陵之師耶三代之師耶

南明

槐野

夫世稱造父為周王御八駿日行千里周游八極人咸恠之八駿信善馳能一騁千里哉惟御者節其控縱時其奔徐察其休若不竭其材遂千里至也蓋百里一息千里十息八極可周急轡疾鞭以速必到崇朝而絕故脫駮駐珂休力養健御者之法也授閒投散儲精需晉官家之度也

### 汰沉

楚人有拙于耕者患于踐其所種而莫之生也則以數人肩其輿而已坐其上以種焉自以為策之得也既而鄰里之稻生而已之稻不生矣楚人者非不知愛稻也而愛非其愛也以已之不踐為不踐而忘其數人之踐為踐之大也設官以為民也恐一官一人之不治而以數人治一官得無殘吾民者多耶 誠齋

里有畜馬者患牧人欺之而盜其芻菽也又使一人焉為之廐長廐長立而馬益癯 東坡

五尺童子操寸之煙天下不能足以薪今君之左右皆操



煙之徒也而君終不知 晏子

名器

凡物貴於不易得而賤於施所不當與未嘗拜人者拜一人焉則人以為盡禮逢乞人而與之揖則其拜為不足貴而受其拜者皆褻而賤之矣 方重齋錄

賈家之市欲使千家之人日為市於其門猶必權物之價使人不能賤其物操區區之空名欲俾智者盡其謀才者效其功勇者陳其力而不使人知自貴之道謂之善慮天下不可也 方

聖人之於天下惟其我能取必於人而人不能取必於我夫是以天下惟聖人之為聽何者我取必於人則權在我



人取必於我則權在人人君所為奔走天下者權也以奔走天下之具而委之於人則欲富者富欲貴者貴如執券取償其勢不得不應其勢既應之則在我之富貴有限而彼之欲無窮置而不問則怫然有所不平於其心夫聖人者不牽於天下之私情而務合於天下之公議必其有可以得富貴之理然後遺之以富貴之資故得之則釋然有以自慰而不得者亦憊然有以自愧 止齋

戶部類

財賦

公儀子謂魯穆公曰君知圃人之為圃乎沃其根平其畦通其風日疏其水潦而施藝植焉宍隆乾濕各隨其物產之宜時而樹之無有違也蔬成而後擷之相其豐瘠取其多而培其寡不傷其根擷已而溉蔬忘其擷於是庖日克而圃不匱今君之有司取諸民不度知取而不知培之其生幾何而入于官者倍焉君之圃匱也已臣竊為君憂之

郁離子

譬之萬金之家責之千金其力亦足以供我之求然吾日



取一金焉於是有所不得已而取之百金彼猶樂輸而不怨何則彼惟所有者未竭而不厭故也天下之勢不可以激而民之智不可窮激之以所欲者必得其所不欲窮之以所能者必報之以不能 宛丘法制

夫弊政之大莫若賄賂行而征賦亂苟然則貧者無貨以求於吏所謂有貧之實而不得貧之名富者操其贏以市於吏則無富之名而有富之實貧者愈困餓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橫侈泰而無所忌是不可懼撓人而終不問也 柳州

井田

井田之制九夫為井井間有溝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甸方八里旁加一里為一成成間有洫其地百井而方十里四甸為縣四縣為都四都方八十里旁加十里為一同同間有澮其地萬井而方百里百里之間為澮者一為洫者百為溝者萬既為井田又必兼備溝洫溝洫之制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澮澮上有道萬夫有川川上有路萬夫之地蓋三十二里有半而其間為川為路者一為澮為道者九為洫為涂者百為溝為畛者千為遂為徑者萬此二者非



塞丘壑平澗谷夷丘陵破墳墓壞廬舍徙城郭易疆壠不可為也縱使能盡得平原廣野而遂規畫於其中亦當驅天下之人竭天下之糧窮數百年專力於此不治他事而後可以望天下之地盡為井田盡為溝洫已而又為民作屋廬於其中以安其居而後可呼亦已迂矣 老水

禮部類

名分

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所爭者特再重耳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之堂七尺所爭者纔二尺耳由庸人而觀天子諸侯之分豈再重之席二尺之堂所能抑揚何儒者之迂耶大堤雲橫屹如山嶽其視尺寸之土若不能為堤之損益也然水潦暴至勢與堤平苟猶有尺寸之土未沒則瀕水之人可恃無恐尺寸之土可以遏昏墊之害尺寸之禮可以遏僭亂之源然則儒者力爭於毫釐尺寸間非迂也勢也 呂氏



聖人知人之安於逸而苦於勞故使貴者逸而賤者勞又知坐之爲逸而立且拜之爲勞也故使其君父坐之於上而使之立且拜於其下明日彼將有怒作於心者徐而自思之必曰此吾嚮之所坐而拜之且立於其下者也奮手舉挺以搏逐吾心不安焉刻木而爲人朝夕而拜之他日折之以爲薪而猶且忌之故聖人以其微權而使天下尊其君父兄而權者又不可以告人故先之以耻

老泉

論禮

坐身於地非席則寒履足於地非屨則傷無以藉之故也薄莫薄於茅也然重莫重於藉也有茅以藉是物則茅雖薄而用則重矣故非幣不娵非贄不見非百拜不行酒皆有以藉之也

誠齋

禮爲情貌者也文爲質飾者也夫君子取情而生貌好質而惡飾夫恃貌而論情者其情惡也湏飾而論質者其質衰也何以論之和氏之璧不飾以五采隋侯之珠不飾以銀黃其質至美物不足以飾之夫物之待飾而後行者其質不美也是以父子之間其理不明

韓非子解老



人情莫不好逸豫而惡勞苦今吾必也使之不敢箕踞而  
磬折百拜以爲禮盍亦反其本而思之今吾以爲磬折不  
如立之安也而將惟安之求則立不如坐坐不如箕踞箕  
踞不如偃仆偃仆而不已則將裸袒而不顧苟爲裸袒而  
不顧則吾無乃亦將病之夫豈吾獨病之天下之匹夫匹  
婦莫不病之也苟爲病之則是其勢將必至於磬折而百  
拜由此言之則是磬折而百拜者生於不欲裸袒之間而  
已也

東坡

故禮者養也芻豢稻粱五味調香所以養口也椒蘭芬苾  
所以養鼻也雕琢刻鏤黻黼文章所以養目也鍾鼓管磬

琴瑟竿笙所以養耳也䟽房楛頽越席牀策几筵所以養  
體也

荀禮論

創巨者其日久痛甚者其愈遲三年之喪稱情而立文所  
以爲至痛極也

荀禮論



論樂

聞宮音使人溫舒而廣大聞商音使人方正而好義聞角音使人惻隱而愛人聞徵音使人樂善而好施聞羽音使人整齊而好禮夫禮由外入樂自內出故君子不可斯須離禮離禮則暴慢之行窮外君子不可斯須離樂離樂則奸邪之行窮內故樂音者君子之所以養義也夫古者天子諸侯鍾磬未嘗雜於庭卿大夫聽琴瑟之音未嘗雜於列所以養行義而防淫佚也

史記

亡國戮民非無樂也不樂其樂溺者非不笑也罪人非不歌也狂者非不武也亂世之樂有似於此

呂氏



朱襄氏之治天下也多風而陽氣畜積萬物散解果實不成故士達作爲五絃瑟以采陰氣以定群生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壅塞民氣鬱悶而滯着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爲舞以宣道之

呂氏

雨吾見其所以濕萬物也日吾見其所以燥萬物也風吾見其所以動萬物也隱隱欲欲而謂之雷者彼何用也陰凝而不散物蹙而不遂雨之所不能濕日之所不能燥風之所不能動雷一震焉而凝者散蹙者遂曰雨者曰日者曰風者以形用曰雷者以神用用莫神於聲故聖人因磬以爲樂

老泉



聽其雅頌之聲而志意得廣焉執其干戚習其俯仰屈伸  
而容貌得莊焉行其綴兆要其節奏而行列得正焉進退  
得齊焉故樂者出所以征誅也入所以揖讓也征誅揖讓  
其義一也出所以征誅則莫不聽從入所以揖讓則莫不  
從服故樂者天下之大齊也中和之紀也人情之所必不  
免也

夫民有好惡之情而無喜怒之應則亂先王惡其亂也故  
修其行正其樂而天下順焉故齊衰之服哭泣之聲使人  
之心悲帶甲嬰冑歌於行伍使入之心傷姚冶之容鄭衛  
之音使入之心淫紳端章甫舞韶歌武使入之心莊

俱





夏甲作破竹之歌始爲東音殷辛作靡靡之樂始爲北音  
鄭衛之俗好淫故有溱洧桑中之曲楚越之俗好勇故有  
赴湯蹈火之歌哀樂之心感則焦殺嘽緩之聲應濮上之  
音作則淫泆邪放之志生故延年造傾城之歌漢武思靡  
嫚之色雍門作松柏之聲齊潛願未寒之服荆軻入秦宋  
意擊筑歌於易水之上聞者瞋目髮直穿冠趙王遷於房  
陵心懷故鄉作山水之謳聽者嗚咽泣涕流連此皆淫泆  
悽愴憤厲哀思之聲非理性和情德音之樂也桓帝聽楚  
琴慨慷嘆息悲酸傷心曰善哉爲琴者此豈非樂乎夫樂

者聲樂而心和所以爲樂也若以悲爲樂亦何樂之有哉

君子辨樂

鍾聲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君子聽鍾聲則思  
武臣石聲硜硜以立別別以致死君子聽磬聲則思死封  
疆之臣絲聲哀哀以立廉廉以立志君子聽琴瑟之聲則  
思志義之臣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君子聽竽笙管  
籥之聲則思聚畜之臣鼓鼙之聲灌灌以立動動以進衆  
君子聽鼓鞀之聲則思將帥之臣

史記



兵部類

任將

夫所貴于騏驥者必至也然繫其足則駑馬先之矣所貴於賁育者必敵也然縛其手則女子勝之矣夫任將用兵之所尚者在事必成而勢必行也為中制以挈之立外監以撓之是繫騏驥之足而縛孟賁之手也故繫騏驥之足者不可望其必至縛賁育之手者不可望其必敵用將而監制之者不可責其成功

何景明任將

夫多指亂視多言亂聽千夫舉瓢無不破者也千夫牧羊無不擾者也故以一御衆則衆志定以衆制一則羣疑生



是故千人舉瓢不如一人負而趨也千夫牧羊不如一人驅而走也

任將

夫養騏驥者豐其芻粒潔其羈絡居之新閑浴之清泉而後責之千里彼騏驥者其志常在千里也夫豈以一飽而廢其志哉至於養鷹則不然獲一雉飼以一雀獲一兔飼以一鼠彼知不盡力於擊搏則其勢無所得食故然後為我用才大者騏驥也不先賞之是養騏驥者飢之而責其千里不可得也才小者鷹也先賞之是養鷹者飽之而求其擊搏亦不可得也

老泉御箭

夫天下之患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敵國患在於將帥之

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內邀其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強兵加而寇賊愈堅敵國愈強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權愈重則爵祿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為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為君之讎而將帥幸之舉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故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御將之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如良醫之用藥烏喙蝮蝎皆得自效於前而不敢肆其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也

東坡孫武二

公孫接田開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聞晏子過而



趙三子者不趙晏子因請景公使人少餽之二桃曰三人  
何不計功而食桃公孫接曰吾一搏貓而再搏乳虎若接  
之功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援桃而起田開疆曰吾伏  
兵而卻三軍者再若開疆之功亦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  
矣援桃而起古冶子曰吾嘗從君濟於河鼉御左騃以入  
砥柱之流冶左操騃尾右挈鼉頭鶴躍而出若冶之功亦  
可以食桃而無與人同矣二子何不反桃抽劔而起公孫  
接曰開疆皆反其桃挈領而死古冶子曰二子死之冶獨  
生之不仁耻人以言而夸其聲不義恨乎所行不死無勇  
亦反其桃挈領而死

晏子

### 制敵

夫中國與夷狄鄰猶衣冠富貴之族而與貧狡兇悍之人  
相比也以彼貪得之心窺此可欲之富彼衣冠富貴者不  
知高其垣墉厚其茨蓋而謹其扃鑰嚴其守望至使盜賊  
直闖於閨闥之中公行於堂寢之上而區區斲名顧倩欲  
與格鬪而求勝雖愚者知其無益也

胡松九邊議

南方有猩猩焉其力能食群猴群猴畏其威往往相率跪  
伏以待噉彼猩猩因擇肥瘠輒置瓦礫其顛以爲識其猴  
被識因移已識於他規免噉夫受闔外重寄爲國家封疆  
之臣力能則當效其官不能則當死其職此臣子之大義



也而乃至若猴焉豈不辱國家而敗乃事哉 胡松  
狩者之於獸漁者之於魚其伏機投餌也於其聚則多驚  
於其散則無獲必於聚散之間而伺之矣敵之機我餌我  
也亦猶是也 何敵中

君子憂我之弱而不憂敵之強憂我之愚而不憂敵之智  
弱者強之對也我苟不弱則天下無強兵智者愚之對也  
我苟不愚則天下無智術 呂氏

冉叔誓必死於田侯而齊國皆懼豫讓誓必死於襄子而  
趙氏皆恐成荆致死於韓王而周人皆畏又况乎萬乘之  
國而有所誠必則何敵之有矣今以木擊木則拌以水投

水則激以冰投冰則沉以塗投塗則陷此疾徐先後之勢  
也 呂氏

今夫叫呼跳踉以氣先者世之所謂善鬪者也雖然蓄全  
力以待之則未始不勝彼叫呼者聲也跳踉者形也無以  
待之則聲與形者亦足以乘人於卒不然徒自弊其力於  
無用之地是以不能勝也 老泉

夫蠻夷者以力攻以力守以力戰顧力不能則逃中國則  
不然其守以形其攻以勢其戰以氣故百戰而力有餘形  
者有所不守而敵人莫不忌也勢者有所不攻而敵人莫  
不憊也氣者有所不戰而敵人莫不懾也 東坡



是猶使處女嬰寶珠珮寶玉負戴黃金而過中山之盜雖  
爲之逢蒙視訕要撓媢君盧屋妾由將不足以免之 苟  
官目

御兵

御將者天子之事也御兵者將之職也天子者養尊而處  
優樹恩而收名與天下爲喜樂者也故其道不可以御兵  
人臣執法而不求情盡心而不求名出死力以捍社稷使  
天下之心繫於一公而已不與焉故御兵者人臣之事不  
可以累天子也今之所患大臣好名而懼謗好名則多樹  
私恩懼謗則執法不堅是以天下之兵豪縱至此而莫之  
或制也

古者兵在外慶將軍而忘天子在內慶天子而忘將軍慶  
將軍所以戰慶天子所以守



昔者郭子儀去河南李光弼實代之將至之日張用濟斬於轅門三軍股慄夫以臨淮之悍而代汾陽之長者三軍之士竦然如赤子之脫慈母之懷而立乎嚴師之側何亂之敢生且夫天子者天下之父母也將相者天下之師也師雖嚴赤子不敢以怨其父母將相雖厲天下不敢以咎其君其勢然也

一俱老泉

### 論兵

古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蚩尤作兵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之時民固剝木以為戰矣勝者為長長不足以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於君君之立也出於長長之立也出於爭爭鬪之所自來久矣故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夫有以饑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舡悖有以用兵喪其國者欲偃天下之兵悖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則為福不能用之則為衎若用藥者然得良藥則活人得惡藥則殺人義兵之為天下良藥



也亦大矣

呂氏

故聖人之用兵也若櫛髮耨苗所去者少而所利者多

淮南子

獵者逐禽車馳人趨各盡其力無刑罰之威而相為斥闢  
要遮者用所利也同舟而濟於江卒遇風波百族之子捷  
猝招扞若左右手不以相德其憂同也故明王之用兵也  
為天下除害而與萬物共享其利民之為用猶子之為父  
弟之為兄威之所加若崩山決塘敵孰敢當故善用兵者  
用其自為用也不善用兵者用其為已用也用其自為用  
則天下莫不可用也用其為已用所得者鮮矣 淮南子

善用兵者上隱之天下隱之地中隱之人何謂隱之天大  
寒甚暑疾風暴雨大霧冥晦因此而為變者也何謂隱之  
地山陵丘阜林叢險阻可以伏匿而不見形者也何謂隱  
之人蔽之於前望之於後出奇行陣之間諶如雷霆疾如  
風雨擗巨旗止鳴鼓而出入無形莫知其端緒者也 淮

南子

夫飛鳥之擊也俛其首猛獸之櫻也慝其爪故用兵之道  
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剛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強為之以歛  
而應之以張夫狐之捕雉也必先卑体弥耳以待其來也  
雉見而信之故得而擒也使狐瞋目直覩見必殺之勢雉



亦知驚彈遠飛以避其怒矣

淮南子

五指之更彈不若捲手之一桎萬人之更進不如百人之俱至也今夫虎豹便捷熊羆多力然而人食其肉而席其革者不能通其智一其力也夫水勢勝火章華之台燒以升勺沃而救之雖渴井而涸池無柰之何也舉壺榼盤盞而以灌之其滅可立而待今人之於人非有水火之勝也而欲以少勝衆不能成功亦明矣

淮南子

飛芻輓粟給餉餽糧費於兵者幾何而琳宮梵宇照耀糊山土木之費則漏卮也列宮雲屯樵蘇後爨費於兵者幾何而雷震利衣靡金飾寶中庭之費則尾閭也生熟口券

月給衣糧費於兵者幾何而糧珠輦玉偉寵希息戚曉之費則濫腸也盡天下之財以供軍則財未有不不足者

管子

血流標杵非虛言也紂徒七十萬其輔而惡者百無一焉倒戈而攻明其有禦者也內亂而自爲敵衆訐而交相蹂能無漂鹵乎夫然後而知語兵之難也

鳳洲

西門豹之令鄰也餼不廩蓋兵不庫藏卒然而調蒞而子弟操芟父兄糧構兵食廝於閭閻之間而却敵西河之外此所謂脩於不見跡者非見跡而動者也

鳳洲

齊將伐魯子墨子見齊王曰今有刀於此試之人頭倅然



斷之可謂利乎王曰利子墨子曰多試之人頭倅然斷之  
可謂利乎王曰利子墨子曰乃則利矣孰將受其不祥王  
曰乃受其利試者受其不祥子墨子曰并國覆軍賊敖百  
姓孰將受其不祥王俯仰而思之曰我受其不祥 墨子  
今夫嬰兒之微或有犯其父母者即欲奮臂而擊之此非  
有爵祿誘其前而刑戮驅于後也特為其所親愛者而有  
所不能忍故也如使執路人而殺之雖欲其奮臂以往不  
可得已故為上者視將士如嬰兒使將士視之如父母則  
可以百戰而百勝雖有至愚之人寧有舍其父母而嚮其  
仇敵者乎 止齋

造蒙善射不能用不調之弓造父善御不能策不服之馬  
殺僞善斷不能運不利之斤孫吳善將不能戰不習之卒  
纓絲戾歎黃帝教之戰鷹鷂鷲鳥羅氏教之擊夫鳥獸無  
知之性猶隨人指授而能戰擊者教習之功也奚况國之  
士民而不習武乎是以先王因於閑隙大閱簡重教修成  
器為國備預也 劉子

夫利猛獸之樂者忘銜楯之虞好馳坂之巧者昧覆輪之  
悔喜速瘳之藥者蹈發毒之戒

強國戰兵伯國戰智王國戰義帝國戰德皇國戰無為  
文中子



無李廣之才則省文書擊刀斗莫若為程不識烏獲之力  
弛而不用過盜而三楫之則盜知服矣無烏獲之力遇盜  
而揖則死矣 止齋

陸宣公

上兵伐謀其次伐兵其下攻城 孫子

善將者如坐漏舟之中伏澆屋之下使智者不及謀勇者  
不及怒 吳子

鼓聲金鐸所以威耳旌旗壘舍所以威目禁令刑罰所以  
威心耳威於聲不可不清目威於色不可不明心威於刑

不可不嚴三者不立其國必敗 吳子

古者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軍容入國則民德廢國容  
入軍則民德弱 司馬

民無兩畏畏我侮敵畏敵侮我見侮者敗立威者勝是故  
知勝敗之道者必先知畏侮之權 尉繚子

有虞氏不賞不罰而民可用至德也夏賞而不罰至教也  
殷罰而不賞至威也周以賞罰德衰也賞不踰時欲民速  
得為善之利也罰不過刻欲民速覩為不善之害也 司馬

觀國者觀君觀軍者觀將觀備者觀野 管子

譬猶屠殺牛羊剝鬻魚鼈以為膳羞食者甚美死者甚苦



使陛下見其號呼於挺刃之下宛轉於刀几之間雖八珍之美必將投筯而不忍食而况用人之命猶為耳目之觀乎 東坡

昔者田忌與齊諸公子逐射孫臏見其馬有上中下因教之曰以君下駟與彼上駟取君上駟與彼中駟取君中駟與彼下駟忌從之一不勝而再勝卒獲千金 老泉

善用兵者使之無所顧有所恃無所顧則知死之不足惜有所恃則知不至於必敗尺箠當猛虎奮呼而操擊徒手遇漸騶變色而却步人之情也知此者可以將矣 老泉  
袒裼而按劍則烏獲不敢逼冠冑衣甲據兵而寢則童子

彎弓殺之矣故善用兵者以形固夫能以形固則力有餘矣 老泉心術

夫能靜而自觀者可以用人矣吾何為則怒吾何為則喜吾何為則勇吾何為則怯夫人豈異於我天下之人孰不能自觀其一身是以知此理者塗之人皆可以將 老泉  
法制

今夫盜之於人抉門斬關而入者有焉他戶之不扃鍵而入者有焉乘壞垣坎牆址而入者有焉抉門斬關而主人不之察幾希矣他戶之不扃鍵而主人不之察大半矣乘壞垣坎牆址而主人不之察皆是矣為主人者宜無曰門



之固而他戶牆隙之不卹焉夫正道之兵抉門之盜也竒道之兵他戶之盜也伏道之兵乘垣之盜也 老泉攻守

虎方捕鹿羆處其穴搏其子虎安得不置鹿而返返則碎於羆明矣 老泉頌籍

今夫外御一隸內治一妾是賤丈夫亦能夫豈必有人而教之及夫御三軍之衆闔營而自固或且有亂然則是三軍之衆惑之也故善將者視三軍之衆與視一隸一妾無加焉故其心常若有餘夫以一人之心當三軍之衆而其中心恢恢然猶有餘地此韓信之所以多多而益辦也故夫用兵豈有異術哉能勿視其衆而已矣 老泉孫武

閭閻之小民爭鬪戲笑卒然之間而或至於殺人當其發也其心飄然其色勃然若不可已者雖天下之勇夫無以過之及其退而思其身顧其妻子未始不惻然悔也此非必勇者也氣之所乘則奪其性不忘其故故古之善用兵者用其飄然勃然於未悔之間而其不善者沮其飄然勃然之心而開其自悔之意則是不戰而先自敗也 東坡

倡勇敢

凡大國之所恃吾能分兵而彼不能分吾能數出而彼不能應譬如千金之家日出其財以罔市利而販夫小民終莫能與之競者非智不若其財少也是故販夫小民雖有



桀黠之才過人之智而其勢不得不折而入於千金之家  
何則其所長者不可以與較也

東坡策斷中

夫吳干之劍肉試則斷牛馬金試則截盤匝薄之柱上而  
擊之則折為三質之石上而擊之則碎為百今以三萬之  
衆而應強國之兵是薄柱擊石之類也且夫吳干之劍材  
無脊之厚則鋒不入無髀之薄則刃不斷無鈎竿鐔蒙湏  
之便操其刃而刺則未入而手斷今君無十萬二十萬之  
衆以為鈎竿鐔蒙湏之便而徒以三萬行于天下君將能  
乎

趙策奢對田單

舉兵而征行三軍之士其心在號令而其氣在戰息兵而

為營三軍之士其心在一壁而其氣在御陣兵而遇敵三  
軍之士其心在白刃而其氣在勝氣之所在者氣之所向  
也故兵在外士氣在敵而不在其上是故撫之而易悅予  
之而易足誅之而易定動之而易使及夫天下既安三軍  
之士各反其室家羨衣甘食優游無為投石超距不足以  
洩其怒而各求而上之所短當此之時軍中之士圍視四  
顧而始不可忍矣是故久於不用則其意不欲復戰久於  
不使則其意不欲復役夫惟不欲而疆使之與之出戰則  
不樂而與之從役則為亂此必然之勢也

顏濱臣事五

夫人之情嘗已用其力則其心自滿而不復求報其上士



無求報之心則有不可以與之犯大難而涉大勞惟其飽食而無所試優游無爲以觀夫人之成功而不得自効者則其氣剛銳而其心不倦古之善用兵者惟能及其心之未倦而用其銳氣是以其兵無敵於天下

穎濱民政十

善附民者是乃善用兵者也故以桀詐桀猶巧拙有幸焉以桀詐堯譬之以卵投石以指燒沸

荀議兵

仁者愛人愛人故惡人之害之也義者循理循理故惡人之亂之也彼兵者所以禁暴除害也非爭奪也

荀議兵

楚人鮫章犀兕以爲甲鞞如金石宛如鉅鐵鈍慘如鱗鼉輕利傑傲卒如飄風然而其殆於垂沙唐笈死莊躡起楚

分而爲三四是豈無堅甲利兵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汝穎以爲險江漢以爲池限之以鄧林緣之以方城秦師至而鄢郢舉若振稿然是豈無固塞隘阻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剗比干囚箕子爲炮烙刑殺戮無時臣下凜然莫必其命然而周師至而令不行乎下不能用其民是豈令不嚴刑不繁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

荀議兵

御得其道則天下徂詐咸作使御失其道則天下徂詐咸作敵故有天下者審其御而已矣

楊子問道

故其令強者其敵弱其令信者其敵誦先勝之於此則勝



之於彼誠若此則敵胡足勝也 亢倉子

凡敵人之來也以求利也今來而得死且以走爲利敵皆以走爲利則亦無所與接矣 亢倉子

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有不祭則修意有不祀則修言有不享則修文有不貢則修名有不王則修德序成而不至則修刑大戎氏以其職來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其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 國語祭

公謀父 夫三軍之所尋將蠻夷戎翟之驕逸不虔於是乎致武此羸者陽也未狎君政故臣承命君若惠及之唯官是徵其誰敢逆命何足以辱師君之武震無乃玩而頓乎

### 刑部類

#### 刑法

宋人有取道者其馬不進倒而投之瀾水又復不進又倒而投之瀾水如此者三雖造父之所以威馬不過是矣不得造父之道而徒得其威威愈多民愈不用 呂氏

夫牧者之於羊操長鞭而遠麾之未嘗及其体則逐逐然行矣苟步步而鞭之則必馳突斂走而不可制故刑者非所以治民者也不得已而後用民知其不得已而後用則烏忍犯之哉 方正俗

聖人之用刑豈遽不仁於天下者哉以用刑爲不仁於天



下是以用藥石不仁於其身也可乎嗚呼燔炙刻烙戕馬  
之性然所以服馬之悍無使棄乘者亦燔炙刻烙之力也  
彫縷青黃朽木之質然所以成木之用使無棄材者亦彫  
縷青黃之功也刑以震民亦以厚民 止齋

人情安則樂生痛則思死捶楚之下何求不得故囚人不  
勝痛則飾詞以視之吏治者利其然則持道以明之上奏  
畏却則鍛鍊而周内之蓋奏當之成雖咎繇聽之猶以為  
死有余辜何則成練者衆文致之罪明也 路溫舒

古之為法者以仁義禮樂爲穀粟而以慶賞刑誅爲鹽醢  
故功成而民不病矣穀粟而食鹽醢此亂之所由生也山

谷之民固多不待鹽醢而生者矣其害不過羸僮而無功  
以鹽醢爲食不至于腐腸裂腹而死豈遂止哉 方成化  
惡犬升竈而食廩必嚴禁而預防之使不可近則可矣不  
能制之於先伺其既食而擠之於釜雖可以快意而釜之  
廩豈可食哉秦漢之法擠犬於釜之類也 方成化  
夫操如束薪止不折焉急如絞繩止不絕焉故治不可急  
急則無不亂者也 大復嚴治

夫人祇天而畏帝者以未嘗輕用其誅殛其誅殛者必不  
可使復生也如使鬼神臨人之庭梓人而擊之則愚夫愚  
婦皆思持挺而逐之矣其何畏之有欲人之重犯乎法在



於不輕用法於民吾視殺戮為輕刑而數用之彼將輕吾之殺戮而數犯之矣吾視笞罵為大辱重而施之彼亦以笞罵為足恥而畏避之矣得其要術者能使民畏笞罵為殺戮不得其要者刑人接於市而人談笑犯法不為之少衰人惟以死為足重也故知樂其生知生之樂也故凡可以賊身害名之事慎忌而不為使皆不愛其死則將紛然驚肆馳逐於法令之外趨死而不顧雖有法何足以制之

方治要

二人治家一以變色不言為怒一以善撻詬罵為怒自嚴者言以變色不言者為不肅矣不知其怒者雖異而其為

怒則同人見其色之不易變也於其偶糞也而其畏且恐與善撻何擇哉故法不必嚴在示其意向而已 方治要

夫衣冠飾貌人見而敬之乘駕唱騶人望而避之毀冠而囚首人不讓席矣救車而單行人不讓路矣嚴與不嚴所由致相遠也 大復嚴治

管者舜使吏決鴻水先令有功而舜殺之禹朝諸侯會稽之上防風之君後至而禹斬之以此觀之先令者殺後令者斬則古者貴如今矣 韓非子飾邪

夫以重止者未必以輕止也以輕止者必以重止矣是以上設重刑而姦盡止姦盡止則此奚傷於民也故先聖有



諺曰不躓於山而躓於垤山者大故人慎之垤微小故人易之也今輕刑罰民必易之犯而不誅是驅國而棄之也犯而誅之是為民設陷也是故輕罪者民之垤也此則可為傷民矣 六反

慈母之於弱子也愛不可為前然而弱子有僻行使之隨師有惡病使之事醫母不能以愛存家君安能以愛持國

八說

今有不才之子父母怒之弗為改鄉人譙之弗為動師長教之弗為動州部之吏操官兵推公法而求索姦人然後恐懼變其節易其行矣故十仞之城樓季弗能踰也峭也

千仞之山跛牂易牧者夷也故明主削其法而嚴其刑也

五嘉俱韓非子

十人之家寬則浹嚴則離百人之家嚴則整寬則亂信乎十人之長不可以理百人之家况帥三軍統四海者乎何之子

古之法簡今之法繁古之法若方書論其大槩而增損劑量則以屬醫者使之視人之疾而參以己意今之法若鬻履既為其大者又為其次者又為其小者以求合天下之足故其繁簡則殊而求民之情以服其心則一也 老泉

議法



古者以仁義行法律後世以法律行仁義夫夫代之盛王其教化之本出於學校蔓延於天下而形見於禮樂下之民被其風化循比翼比務為仁義以求避法律之所禁故其法律雖不用而其所禁亦不為不行於其間下而生於漢唐其教化不足以動民而一於法律故其民懼法律之及其身亦或相勉為仁義

老泉議法

今之世亂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陷焉則從而制之是以刑彌繁而邪不勝數仞之墻民不踰也百仞之山而豎子憑而遊焉陵遲故也夫夫世之陵遲亦久矣而能使君子勿踰乎

荀宥坐

考

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鞭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

孔叢子

越王勾踐一決不辜拔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

淮南子

工部類

役民

翟王使使至楚楚王誇使者以章華之臺臺甚高三休乃至楚王曰翟國亦有此臺乎使者曰否翟寔國也惡見此臺也翟王之自為室也堂高三尺壤堦三級亦茨弗剪采

八上卷

三



祿弗刮且翟王猶以作之者太苦居之者太佚翟國惡見  
此臺也楚王媿 賈誼新書

彭氏雜說六卷終



國家圖書館, NATIONAL CENTRAL LIBRARY, TAIWAN, R.O.C.